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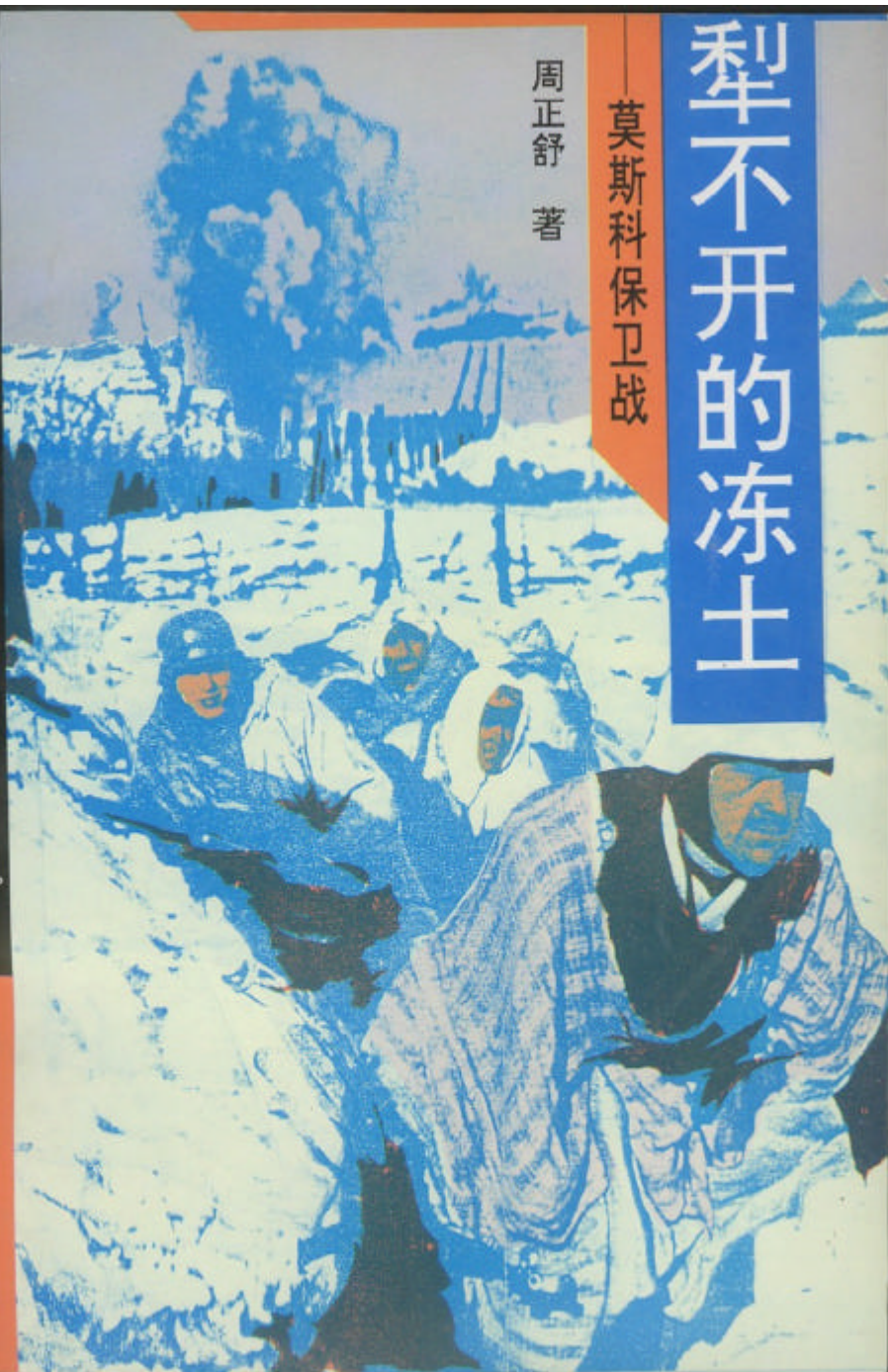
犁不开的冻土

莫斯科保卫战

周正舒 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纪实丛书

蓝天出版社



犁不开的冻土——莫斯科保卫战

第一章 画在纸上的和平

一、乌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939年3月14日下午，德国驻布拉格公使馆不附加任何解释地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要求哈查总统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到柏林去。

3月15日凌晨一点钟，纳粹选择这个人类抵抗力最弱的时刻，带哈查——这位老态龙钟、年大体衰的总统去见希特勒。

会见一开始，希特勒发表了滔滔不绝的长篇讲演。先是数落前总统贝奈斯的不恭及“劣迹”，才导致了慕尼黑协定。然后，希特勒就以赤裸裸的蛮横口吻谈到要点：“捷克西亚”没有很好利用过去5个月中提供给它的机会。它同德国“合作”方面表现得极不热心，对此他无法容忍。他现在决定宣布波希米亚和摩拉维西两省为德国的保护领地。为了执行这一决定，德国军队将于6时——就是说，将在5个小时之后——越过“捷克西亚”边界，德国空军将占领捷克各机场。布拉格将在9点钟被占领。因此，有两条道路可供哈查选择：或者捷克人抵抗德国的进军，那时他们将被毫不留情地“踏在脚下”；或者他们和平地接受他们的命运，使德国的占领变得“好受一些”。

说到这里，希特勒在预先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便扬长而去。这时是3月15日凌晨两点左右。

接下去是一幕十分凄惨的悲剧。面对着自己国家的灭亡，哈查和契瓦尔科夫斯基尽其所能地强烈抗议。

哈查总统说：“如果我在这个文件上签字，我将永远受到我的人民的唾骂。”他把笔摔下走开了。

但戈林和里宾特洛甫毫无怜悯之心。他们围着桌子追逐这两个不幸的捷克人，硬把钢笔塞到他们手里，把文件掷到他们面前，不断地威胁说，如果他们坚持拒绝，“捷克西亚”将遭到不可名状的危险。

“签吧，签吧！”他们喊叫着。“要是你们不签字，两小时之内，布拉格将有一半化为废墟。”戈林冷酷无情的断言，成百架轰炸机已经装好炸弹，只等着信号起飞——而信号将在6点钟发出。

时间在消逝。布拉格的命运十分可怕地隐现在哈查总统面前。但是他还是拒绝签字。由于极度的痛苦，本已体衰多病的总统，又因精疲力竭而昏厥过去。早已守候在旁边的医生进行抢救又让他起死回生。

时间在继续飞逝。已经是早上四点半钟。威胁、利诱、讹诈，一直没有停止。哈查再一次昏迷过去，接着又被救活过来，最后在一种全靠打针来维持的半死不活的状态下，他麻木不仁地任人摆布地签了字。

当希特勒用刺刀逼迫捷克斯洛伐克的哈查总统签下“卖身契”后，他高兴地冲进办公室，拥抱了在场的每一个女人，他高声叫道：“孩子们，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而名垂青史！”

希特勒乐不可支，是有他的理由的。

对于慕尼黑协定，打从一开始希特勒就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有可能妨碍他总的政治战略部署。因此，从慕尼黑协定签字的那一刻起，希特勒就开始想方设法毁弃这个协定，以完成他的灭亡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

按照他在1937年11月策划的总的政治战略部署，取得苏台德区和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本身都不是目的。这些，加上吞并奥地利，都不过是一个更

大的战役的预备步骤，这个更大的战役就是夺取波兰和俄国，在东欧夺取生存空间。所以，为了这个目的，捷克斯洛伐克必须作为一个进行突击的桥头堡——不仅是政治上，而且是物质上的桥头堡。德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胜利，不仅仅是苏台德一个区，而是整个国家全部的占领。如今他果真得到了！就在哈查总统签完“卖身契”回来之前，希特勒就率领 10 万大军，御驾亲征，先期到达布拉格，伏在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贝奈斯的办公桌上写下了：“捷克——斯洛伐克已不复存在”的字句。继吞并奥地利之后，他第二次兵不血刃占领了别的国家。

令希特勒高兴的，恐怕还有：在他武装肢解捷克斯洛伐克，把张伯伦、达拉第给“泡”了之后，他们除了目瞪口呆，或是几句空洞的恫吓，别的什么也不敢做。希特勒算是看透了他们的“软骨病”、“恐战病”。“现在可以让英法滚得远一些，干我自己的事了！”他举目四顾，发现自己眼前展现那么多敞开的大门，横躺着那么多可走的路。于是，希特勒逐一地翻阅着自订的菜单：波兰——下一个猎取的目标，然后是苏俄、法国、英伦三岛……总之，他要让全世界充满血腥味！

二、希特勒寻求杯水夫妻

1939 年 4 月 3 日，希特勒就给他的武装部队下了一道绝密命令，代号叫做“白色方案”，即武装入侵波兰的计划。计划中已经规定该年夏末之际——9 月 1 日进攻波兰。5 月份起，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全力进行。巨大的军火工厂日夜开工，紧张地生产着坦克、飞机和军舰。陆军、海军、空军的参谋人员拟订计划的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部队也因为征召新人进行“夏季训练”而扩大了。希特勒看到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心满意足，正踌躇满志地做着闪击波兰，进而独霸欧洲的美梦。但是，心里又不时地表现出某种惶惑和混乱。

要扩大生存空间，波兰是势在必得的，这是希特勒的基本国策。为此，他早就着手不断地制造是非，以充实进攻借口。可波兰这个弹丸小国，竟不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甘于屈服，而是时常对希特勒敢顶敢撞，常常气得他火冒三丈。更可虑的是，进攻波兰，大国还会袖手旁观吗？希特勒估计，对待波兰，不能再期望重演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了。这次恐怕是得打仗了。希特勒不害怕战争，但真的要打，此时的他还是十分谨慎：

既然要打仗，能不能孤立波兰，使战争只局限于德、波之间，而英、法、苏几个大国置身事外？此时的希特勒还不愿意看到英、法与苏联建立同盟，而迫使自己不得不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基本原则：同波兰的冲突只能局限于一个地区而使东西大国置身事外。可是，英、法肯定对“慕尼黑”的耻辱记忆犹新，因此他只好打算赢得俄国的中立，来完成对波兰的孤立和保证他的“局部战争”的成功。

提到苏联，其实希特勒对她是没有一丁点好感的，岂只没有好感，简直是恨之入骨。因为，苏联的存在，无论是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其实现扩张野心，希特勒对它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希特勒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是这样描绘的：“希特勒无论在公开场合讲话，还是在办公室向外界发指示，只要一提到俄国，一讲到布尔什维主义，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涨得通红，眼睛

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眼前。这一副凶神恶煞的神情，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吞掉的嘴脸，每每吓得在场的人心扑通扑通直跳……”。

摧毁苏维埃，消灭布尔什维克，这是希特勒的既定方针。可是1939年夏日的希特勒还不急于与苏联翻脸，不但不想翻脸，而且还得忍气吞声地“求爱”，哪怕是一夜夫妻也行。

希特勒根据英、法过去的行径推测，英、法同苏联结缘，眼下是困难重重。而苏联人也会认为，目前同德国达成协议，肯定会比同西方国家结成同盟更加有利。因为，希特勒深信自己能给予俄国人的东西，远比西方国家能给的多得多，而要求俄国人做的事情却又容易得多。作为西方国家，需要苏联对援助波兰采取积极行动，却得不到任何报偿。而他希特勒，只要苏联在未来的德波冲突中保持中立就足够了。同时，对于俄国人的这种中立立场，他甚至可以给予很大的报酬：划给他部分波兰领土，尊重俄国的利益范围，对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小国，不表示兴趣等等。“钱能通神，利能忘义”。他认定这些诱饵对于苏联是会具有吸引力的。于是，从1939年3、4月份开始，希特勒就不断地向苏联政府施放政治气球，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莫斯科的态度，巴望着德苏之间有一段姻缘。

也许是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一份长长的秘密备忘录，更强化了希特勒把目光投向莫斯科的决心。

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订了“钢铁联盟”，表明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将患难与共。但当墨索里尼看到希特勒跃跃欲试，有一种在夏季即将开战的迹象，从而迫使自己有过早拖入全局战争的危险时，这位仁兄畏缩了，即于5月30日给希特勒送去了一份秘密备忘录，表示对希特勒很快就要开战的主意是否明智越来越感到怀疑。他在备忘录中称：轴心国家“同富豪统治的自私自利的、保守主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意大利需要有一个准备的时期，时间要延长到1942年底……只有从1943年开始，进行战争的努力才能有最大的成功希望。”在列举了为什么“意大利需要有一段和平时期”的一些理由之后，他的结论是：“由于所有这些理由，意大利不希望匆促进行欧洲大战。虽然他深信这样的大战是不可避免的。”

按照墨索里尼的意思，战争要推迟到1943年，最早也只能在1942年底。

希特勒可没有这个耐性。他想即使没有这个盟友帮忙，他单独也要行动，何况他从来就没有把这位盟友的力量放在眼里。希特勒的将领们也害怕两线作战，积极建议他转向俄国人，从1939年6月份开始，希特勒在克里姆林宫墙上撬开一条链的决心就定下来了。

三、斯大林需要喘口气

克里姆林宫内原参议院大楼二楼，一间宽大的房间，前不久刚刚成为斯大林的办公室。

现在，在这间办公室内，斯大林正手拿烟斗，在厚厚的地毯上，慢慢地踱着步。只见他腰杆笔直，一件深灰色的翻领上衣，从上到下的扣子，一个不落系得紧紧的。一条黑色马裤和那双擦得锃亮的马靴，更添一分冷峻与威严。此时，他双眉微锁，细长的眼睑微合着，目光定定地盯着脚下松软的地

毯，又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不时地把手中的烟斗，慢慢地送到又浓又密、梳理得整整齐齐的胡须下面，但只是轻轻碰一碰嘴唇，又慢慢地拿下来。熟悉斯大林的人都知道，这正是他陷入紧张的思考，正在对某个棘手的问题进行反复推敲时所特有的表情。

斯大林正在审阅将于3月10日在党的18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的草稿。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讲演的第一部分，首先应该阐述当前的国际形势，明确苏联的对外政策原则。可是，怎样才能恰当地阐述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怎样分析才能让人们感到情况严峻，绝不容乐观，而又不致灰心丧气，意志消沉？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如何妥当地阐明并规定苏联的对外政策原则？这恐怕是世界舆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斯大林一想到国际形势，不禁思绪万千：

正当苏联人民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战争风云骤起，欧亚两个战争策源地已经形成，侵略的魔爪，已伸向世界各地。

在苏联的东面，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化的同时，在经济上也加快了军事化的步伐。经济军事化促进了财阀同军部的勾结，为扩军备战创造了条件。终于在1931年首先向中国开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据为已有。接着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中国的入侵，使苏联东部的安全压力增大。

在苏联的西部，则更加热闹，有德、意共同干涉和占领西班牙、有德国并吞奥地利、慕尼黑协定，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面对着这种情况，斯大林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苏联在东西两面都受到威胁，而且很可能在它还未来得及积聚力量之前大战就要爆发了。

然而，联想到国内的情形，斯大林不得不力图避免或至少是推迟必将爆发的战争，无论这种代价有多大，因为国家此时着实需要“喘口气”。

斯大林在列宁1924年逝世后，就入主克里姆林宫，当时他立下了一个基本目标：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可是这个“建设”的任务一点也不比夺取政权轻松，甚至更为艰难。接管政权，士兵和工人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政府机关，在一天之内就完成了。可是，这个“建设”的过程，却是经过了多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被剥夺的贵族和前政府高级官员组织武装叛乱，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

民众对变革的不理解和抵制，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斯大林的工业化、集体化举措散布的怀疑、动摇和种种责难，甚至在党内挑起斗争、制造分裂。

还有那一场震惊世界的“大清洗”：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愈深入，敌人就愈多。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原则的坚定性，斯大林在党内进行了清洗异己分子的运动。这场“清洗”运动，又被钻进国家保安机关的破坏者，以及野心家、阴谋家加以利用，无情地扩大化了。他们以保卫党的名义，对党和苏维埃的干部横加迫害。

据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披露，在第17次代表大会选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补委员中，被逮捕和遭枪决的有98人，即70%；在代表会有表决权 and 发言权的1966名代表中，被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而被捕的达1108人，占一半以上。

同样，这场大清洗也涉及军队中大批富有作战经验的高级将领。据苏联

《在国外》周刊 1988 年第 22 期披露，这场大清洗，苏联 5 名元帅中杀了 3 个，15 名集团军司令中被整肃了 13 名，85 名方面军司令中被整掉了 57 名。195 名师长中只剩下 85 名，406 名旅长中剩下了 186 名，红军总参谋部有近一半的军官被处死或被投进了监狱。这家杂志说，“根据可靠材料，斯大林在 1937 年—1938 年的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 35000 名指挥员”。

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上说，被指控因背叛祖国和反党活动罪而遭到镇压的数万名军官，是没有丝毫罪过的。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党和党的敌人，没有一个人企图推翻政府，更没有一个人像斯大林的保安机关所断言的那样“为德国间谍机关服务”。当然，赫鲁晓夫的话我们不能作为根据，但扩大化和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却也是事实。例如，当时轰动一时的所谓“军官反党事件”，则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1937 年春，纳粹秘密警察大头目海德里希和舒伦堡伪造了一份“重要情报”，并通过他们的间谍机构巧妙地把这份“绝密文件”送到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写字台上。这份伪情报的内容极其简单：以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为首的一批红军高级将领不满斯大林的独裁和恐怖统治，正准备发动一次兵变推翻斯大林。斯大林仅以此为证据，就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等。

应该说，斯大林大规模地清洗自有着客观的历史原因。当时，红色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的包围之中。各种颠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阴谋活动接连不断。这种孤立艰难的处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斯大林的判断力。但它给苏联党、军队和人民带来的悲剧、损失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其中也包括给斯大林个人造成了心理创伤。

斯大林发动的这场大清洗运动，不仅给全党全国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他的家庭和亲属也带来了莫大的不幸。早在 1932 年，斯大林的妻子纳佳在和他发生了一场口角后，11 月 18 日当天夜里就用一支小左轮手枪自杀了。这件事虽然是因为在招待会上饮酒问题上引起的，但事情的实质却反映出斯大林的妻子对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及其粗暴行为的严重不满和抗议。当她听到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由于强迫命令，许多人被拉出去枪毙，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联共中央，她所尊敬的斯大林过去的战友—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由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路线和她的丈夫持有不同意见而挨整，她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因此采取了这种愤懑的激烈行动。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来说是一可怕的打击，使他的心灵变得如此空虚。以致失去了对同志、对朋友的信任。尤其是妻子留给他的一张条子更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条子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为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出现的强迫现象最严重的时候，她从同学和朋友中听到一些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对斯大林来说，被他视为“最亲密和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这张最后的条子，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痛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

就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时候，世界形势骤变，德、意、日法西斯疯狂地进行侵略和扩军备战，三个法西斯国家先后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全世界人民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一场席卷全球的战争就要爆发了。如果说斯大林此时没有看到战争的危机迫在眉睫，那显然是不公平的。应该说他比谁都清楚，德国是苏联的直接危险，苏德之战不可避免。无论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所显示的军事力量，还是 1918 年对新苏维埃的勒索，都给斯大林一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现在，德国纳粹不但重新武装起来，而且在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后已露出了扩张野心。何况，希特勒从来就不掩饰他决心称雄欧洲，建立德意志霸权的企图，这些无疑是针对苏联的。可是，此时此刻的斯大林，无论如何也不想立即投入战争，他知道，国家太脆弱了，党太脆弱了，军队太脆弱了，眼下需要的是喘息，哪怕是极其短暂的喘息。

以何种方式争取到宝贵的喘息时间，而又不至于引起人们的误解，是颇费心思的。因此，他需要斟酌词句地考虑这次重要的演讲的话语和内容。

四、不平等的谈判

斯大林有个习惯，常把一些领导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带到它的孔策沃别墅共进晚餐。

孔策沃别墅，坐落在莫斯科西南 20 公里，深深地掩映在浓浓的树林中。一道高高的灰色围墙，把里边与外界严严实实隔开。正面的大门几乎终日紧闭，偶尔开启，也是几辆黑色高级海鸥轿车疾驶而出或鱼贯而入之后，又迅速关上。方圆数公里之内，没有其他建筑，有的只是四周时紧时缓的林涛声音。置身其中，一种神秘、紧张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进入大门，一块巨大的石屏挡住视线，一条弯弯曲曲的车道，穿过一个大花园，把人引到一座外表很普通的大房子前，粗大的廊柱，水泥抹成的墙面配以两扇厚厚的樟木大门，质朴之中透着厚重坚固，里边的房间不很多，陈设也不算豪华，但都宽大、实用。对斯大林来说，也许对苏联来说，在这座房子里，更有意义的恐怕就是那间宽敞明亮、每到晚上便灯火通明的餐厅了。斯大林喜欢与他邀请进晚餐的人边吃边谈论党和国家的大事，并作出决定。而受邀前来的人们，也习惯在更近的距离对领袖察颜观色，在餐桌上接受指示和任务。

7 月初的一天深夜，孔策沃别墅里的晚餐已近尾声。斯大林把盘中最后一小块熏肉放到嘴里，慢慢嚼着，略侧过头来问正在舀一勺红菜汤的莫洛托夫：

“英国人和法国人还不敢接受我们的条件吗？他们到底要拖到哪一天？我看，这样吧，既然他们无意与我们马上签订政治条约，那就建议先开始三国之间的军事谈判。”

莫洛托夫把手中刚盛满的汤勺放回汤盘，听着斯大林的话，他知道斯大林所说的政治条约是指英、法、苏前不久在莫斯科的政治谈判中商议的三国之间的互助条约。

在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议，武装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伦敦和巴黎似乎也不怀疑，继续采取怀柔、绥靖政策，无异于用扔出另一孩子给狼群，以求躲避灾难，其效果等于零。德国的侵略已从扩张变成了征服，而征服除非予以制止，否则就将是无止境的。同时，出于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张伯伦以及他的小兄弟法国，终于同意与苏联举行了政治谈判。

对于一直主张“集体安全”，共同扼制法西斯的扩张行径的苏联来说，同英法举行政治谈判，无疑是避免战争，或者推迟战争都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当然表示欢迎。

为了表示对谈判的重视和诚意，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正式邀请英国外交

大臣哈里法克斯勋爵亲自来莫斯科，可是遭到了拒绝。谁都知道，为讨好希特勒，英国首相张伯伦甘冒近 70 岁高龄，平生第一次坐飞机飞来飞去，三次晋见希特勒。哈里法克斯也曾拜访过墨索里尼，会见过希特勒，今日却不愿去莫斯科，只派了外交部一位司长斯洛朗协助英国驻苏大使谈判，这种屈辱，莫斯科忍受了，使谈判得以进行。

可是在谈判中，英、法政府虽然口头上表示接受苏方提出的“三国互助原则”，但是只要求：如果英法因援助波兰和罗马尼亚而卷入战争，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但苏联因援助东欧任何一个国家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却无须承担援助苏联的义务。这种只索取而不肯付出的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无异于是要求苏联为他们“火中取栗”，用苏联红军的鲜血和白骨去换得西方的安宁，显然太不公平，莫斯科只提出对等的要求，但遭到英法的拒绝，这就是前面斯大林说的“还不敢接受”。因此，政治谈判陷入停滞状态。

莫洛托夫接过斯大林的话说：

“我看互助条约的签订在短时间内没有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当前的局势，绕过政治条约开始军事谈判是正确的、明智的，我明天就向英法发出建议。”

斯大林听后，点了点头，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说：“军事谈判，应该现在着手准备了。这个工作，我看就由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负责吧。你是国防人民委员，由你出面，说明我们对此是严肃认真的，尽管我们对英法不抱什么希望。”

斯大林说的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就是与斯大林同时代参加革命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这位戎马倥偬的老元帅，接受任务后便雷厉风行。当晚回家以后，马上打电话给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空军司令洛克基洛夫等人，转达了斯大林的指示，要他们先考虑一晚，明天细谈。

第二天在伏罗希洛夫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办公室，这几位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筹划了一天，设计好了几种谈判方案，然后由伏罗希洛夫带去请斯大林和政治局定酌。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等人推敲再三，终于拟出一份《关于同英国和法国谈判的意见》，这里面为伏罗希洛夫准备好了两张“王牌”，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杀手锏”，伏罗希洛夫连连点头称是。政治局顺利通过了与英法进行军事谈判的方案，伏罗希洛夫立即着手准备具体材料，就等英法两国的反应了。

苏联为表示对谈判的高度重视，组成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为团长，包括苏军总参谋长、海军人民委员和空军司令的庞大而高级的军事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只是一位已经退役的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德拉克斯将军，团员是空军中将查尔斯·伯内特，陆军少将海伍德以及一些随员。法国代表团，团长是一位兵团司令杜芒克将军，他的副手是鲍福尔上尉。即使这样低规格的代表团，也不是坐飞机迅速抵达莫斯科，而是乘邮轮，漂洋过海，磨磨蹭蹭，慢慢悠悠，直到 8 月 12 日上午 11 点 30 分才在谈判桌前落了座。

谈判还未转入正规，英国人就处境窘迫。原来按照国际惯例，各国政府对所派出的代表团都要有个正式委托书，说明代表团的组成情况及本国政府对其有何种授权。谈判一开始，各代表团先要宣读或传阅彼此的委托书，核准验证之后再转入正题。

作为当天会议的主席，伏罗希洛夫首先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委托书：

“兹授权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团员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一级大将，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二级大将，红军空军司令克基洛夫，二级大将，红军副参谋长莫罗基诺夫，就组织英、法、苏三国在欧洲反侵略军事防御问题与英、法两国军事代表团举行谈判并签订军事条约。”

念完之后，伏罗希洛夫把双肘支在桌上，向对面肩并肩坐着的德拉克斯和杜芒克作了个“请”的手势：

“我请求你，德拉克斯上将和你一杜芒克将军，让我们核阅你们的全权证书。”

杜芒克慢慢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质地上等的纸，双手拿着，念完了他的委托书。大家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身上。德拉克斯用右手食指迅速而轻巧地碰了碰大大的鼻尖，干咳了两声，开口道：

“请原谅，我没有带来委托书。我只是受命前来谈判的，就是说，没有人授权我来签订条约。”

伏罗希洛夫听后身子往椅子上一靠，左眉往上一挑，拖长了声音，轻轻“啊”了一声：

“我们并不怀疑您是代表你们国家的利益来谈判的。不过，我们还是需要有个书面上的东西，以便让我们大家彼此可以知道，我们被授权在什么范围内谈判，能处理什么问题以及有资格对这些问题讨论到什么程度。最关键的，是这次谈判能取得什么结果。”然后，侧头看着身边的沙波什尼科夫，冲着他，但却提高了嗓门说给对面的人听：“无论如何，依我看，这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对吗？”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沙波什尼科夫赶紧有力地地点了点头。

德拉克斯脸上泛起一片红晕，右手又快速碰了碰鼻尖，板着脸一字一顿：

“我并不认为没有带委托书就会妨碍谈判！一个军事代表团签订一项条约，而事先可以不经本国政府同意，这是没有先例的！”

伏罗希洛夫仍然抓住不放：“请德拉克斯将军告诉我们，委托书是英国政府没有给您，还是您忘了带上，或者没有来得及带上？如果是后者，那么从伦敦送到这儿，要不了几天，……”这时一直在旁边察颜观色的沙波什尼科夫悄悄给伏罗希洛夫使了个眼色，提醒他注意会场气氛，伏罗希洛夫反应过来，不能因此而妨碍会谈的正式议题，马上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译员以为这是伏罗希洛夫的一个有意停顿，于是开始翻译上面的话。借这个机会，沙波什尼科夫凑到伏罗希洛夫耳边，低声说：“您可以建议开始讨论正题了。”伏罗希洛夫没看沙波什尼科夫，会意地点点头。译员译完后，伏罗希洛夫已换了个口吻：

“现在我们应该讨论各项主要问题了。我想请德拉克斯将军和杜芒克将军说明一下你们在军事方面的措施。”

一涉及谈判正题，英法代表却是顾左右而言其他。他们根本不与苏联代表讨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的侵略，避而不谈缔结军事条约的实质问题，只就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所谓“原则问题”消磨时光。

伏罗希洛夫耐着性子提醒对方代表：“先生们，你们来这里大概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是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为此，他提出了一些

非常具体的谈判内容：有没有什么条约规定波兰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得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比利时会怎么办？但是，伏罗希洛夫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的，十分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代表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英国代表德拉克斯在听到苏联准备在战争一开始，就能派出 136 个步兵师，5000 门大炮，1 万辆坦克和 5000 架飞机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的承诺时，他吞吞吐吐地说，到时，英国有 5 个正规师和 1 个机械化师投入援助法国的作战。十分明显，英国人这是在搪塞。

8 月 14 日，英、法、苏三国军事谈判会议室里，讨论激烈，伏罗希洛夫找了个机会，向英法代表团，亮出苏联的第二张“王牌”，这是斯大林让他这样做的：“我再明确一下，我们对以下问题最感兴趣，由于苏联同德国并无共同边界，英法代表团是否认为：如果波兰受到攻击，苏联陆军是否被允许进入波兰领土对敌作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部队能否通过波兰领土进入敌国领土作战？第三，如果发生对罗马尼亚的侵略，苏军是否同样拥有进入和通过罗马尼亚领土的权力呢？”“过境权”，既是军事互助的基础条件，又是问题的核心，可是伏罗希洛夫得到的答复是：苏方提出的，是他们没有资格处理的政治问题，这必须请示本国政府。

英国和法国在派出代表团到苏联来的时候，连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不给他们的代表以明确的指示，这决不是一时的疏忽。斯大林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英法政府对与苏联进行认真而有效的合作毫无诚意。果不出所料，当杜芒克和德拉克斯各自请示本国政府回答苏联关于“过境权”问题时，先是等了 3 天没有回音。后来，这一要求被英法拒绝了。

五、深思熟虑的赌博

斯大林看完伏罗希洛夫带来的会谈记录后，“啪”的一声合上，并随手扔在桌子上，他差点被英法政府这种耍滑头的做法惹恼了，但没有发作。只是站起身来，离开写字台，顺手摸出了烟斗，点燃，猛吸了一口，再慢慢地吐出一口长长的烟雾，并在办公室里来回踱着步子。

如今战争迫在眉睫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为结成抵抗法西斯的统一阵线，苏联一再忍受春屈辱，尽量表现出真心诚意，而得到的回应却总是敷衍、搪塞和不近情理的要求。英法政府为什么如此政治短视？既然苏联的安全和命运的一半不能交给这些不可靠的盟友，下一步该怎么办？为了寻找答案，斯大林在脑际中把近几年，在与英法等大的外交斡旋、政治谈判、军事谈判的情形进行着回忆、整理。

早在 1933 年，希特勒上台，第三帝国诞生，斯大林就意识到纳粹的危险，为阻止扩张主义的崛起，苏联希望看到西方大国热情欢迎她回到欧洲大家庭中，成为一名活跃的成员。可是，遗憾的是西方大国既未能遏制法西斯的猖獗扩张，又总是极力把苏联排斥在欧洲大家庭之外，从不把苏联的力量和主张放在其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

1938 年 3 月，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不到两周，就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利用日耳曼人制造危机，并不断发出以武力相威胁的宣传。莫斯科曾立即建议，英、法、苏三国建立一个反德联合阵线，并同斯洛伐克的统帅部一起，准备一项联合军事计划，一旦德国发动侵略，三国应立即求助于国联并准备按照国联宪章 的条款给予侵略者以惩罚。本来，当时苏联这一计划

有望阻止战争，或至少使纳粹的扩张野心有所收敛。可是，英法政府置斯大林的建议于不顾，在既不同苏联政府商量，也没有让苏联政府参加的情况下，演出了“慕尼黑闹剧”，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拱手交给了希特勒。

当希特勒利用慕尼黑协议，堂而皇之的占领苏台德地区之后，又不断进行新的挑衅。对此，西方大国表现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此刻，苏联政府又积极建议在国联的主持下，建立一个大联盟，以抵制法西斯的扩张政策。但英法根本不把苏联的建议放在眼下，反而相信法西斯分子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不过是苏联的马前卒”、“苏联只是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反抗，从而引起的一场战争中捞到好处”的宣传，因而对苏联的建议置若罔闻。

希特勒率领十万大军，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斯大林又授权当时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建议英、法、苏、波、罗五国的代表立即开会，采取一致行动，防止这一祸水继续蔓延。可是英国政府开始仍拒绝了这一建议。

面对着眼前陷于僵局的谈判，联想到历史的事实。斯大林的结论是：英法的首脑人物，即使对纳粹投下的幻影破灭时，也对自己必须同苏联合作这一局势深感不快。他们的信条是：苏联呼吁合作，主张“集体安全”，希望的只是促成一场欧洲战争，到时候他们可以借机扩大无产阶级专政，赤化西方世界。

斯大林认为，也正是在这种信条的作用下，英法政界人物便产生一种希望：只要德国的扩张有可能指向东方，西方文明就不致受到威胁。他们巴望着德国军队早一天进攻苏联，使德苏在一场两败俱伤、多年也不能恢复元气的战争中，把苏联的力量耗光在俄国草原上。拖延时间，继续以安抚、放纵、绥靖的政策来作为对法西斯向苏联发动战争的奖赏，这就是英法不热心与苏联合作的合理解释。……想到这儿，斯大林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不过，转瞬即逝。眼珠一动，暗自思忖：与其让你们“祸水东引”，还不如我趁德国人急于寻求杯水夫妻的机会，单方面和德国打交道。从眼下来看，尽管牺牲了波兰，但能够使苏联赢得时间，并且可能在东欧获得重要的领土和战略好处，这对于应付希特勒将来有朝一日入侵苏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放眼来看，很有可能使战争局限在资本主义阵营内，苏联将可以旁观，或许自己倒能做一个最后行动者，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再进行决定性的干预。虽然这种抉择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比之把苏联的安全和命运的一半交给靠不住的英法来，不失为上策，于是，把通向德国的那扇门又打开了一大截。

六、急不可耐

即使斯大林看到了希特勒对苏联表示出明显的亲近态度，他也没有理由对希特勒的怀疑比对张伯伦的怀疑小半分。他十分清楚，无论是张伯伦，还是希特勒，目前走到都愿意来苏联谈判，纯粹是迫不得已。就本意而言，他们二人谁也不愿意处于这种境地。他们之中无论哪一方，要是没有俄国也能过得去的话，肯定不会有如今令他们自己难堪的举动的。此时的斯大林也已经相信，苏联迟早会被卷入一场对德战争，这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战争迟早都是要到来的，为了俄国的利益，目前在与德国的接触中，就应最大限度地提出自己所需要的条件，以便于在未来战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于是，斯大林以一种冷峻的态度接受着希特勒频频传来的“秋波”。

希特勒呢，如果说开始对于能否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还持一种怀疑、试

探的目光的话，如今一旦作出了决定，就想立即成交。外交上的程序和拟定草案时的细微末节对他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在他心目中，一有可能就打算抛弃这些条约。但是，眼下他极需尽快地缔结它。于是想方设法加快谈判的进程。

7月26日晚，德国赴苏负责贸易谈判的代表施努尔请苏联谈判代表阿斯塔霍夫及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巴巴林共进晚餐。席间，施努尔直率地向他们两个客人发问道：“英国人能给21俄国什么呢？”他自问自答地说：“说得最好，也无非是参加欧洲大战，同德国作对，但是俄国想得到的东两一样也没有。另一方面，我们能给俄国什么呢？中立和置身于可能发生的欧洲冲突之外，而且，如果莫斯科愿意的话，还有德俄对共同利益的谅解，这种谅解将对两国有利。”

在放出这个政治气球之后，威兹萨克按希特勒的意图随即指示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会见莫洛托夫，看看俄国人如果对施努尔的谈话反应良好的话，则即刻采取进一步行动。指示信中讲：

“不论波兰问题如何发展，我们都准备或者象我们希望的那样以和平的方式，或者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其他方式来保全苏联的一切利益，并且同莫斯科政府达成谅解。”

7月28日，希特勒在得悉英法两国尽管同意在莫斯科举行军事谈判，但西方代表团成员均不是显要人士，况且他们不是乘飞机，而是坐一条慢船到莫斯科去，这意味着英法两国政府对这次军事谈判如同前面的政治谈判一样不热心、不尽力，这真是上天赐给希特勒的大好机会，他决定更加放大谈判的步伐。

在希特勒授意下，当即电告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命他立即再去见莫洛托夫，说德国完全接受苏联的建议，准备签订两国间互不侵犯条约。

当被柏林催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舒伦堡，见到莫洛托夫转告了上述意见之后，莫洛托夫虽然表示高兴，但又有意不一下子放松手中的缰绳，以免这匹曾经桀骜不驯的德国烈马狂奔太快。他面带笑意，向舒伦堡，也是向希特勒，伸出两个手指，不紧不慢地提出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了断在柏林进行的经济贸易谈判，缔结苏德经贸与贷款协定；此后方可迈出第二步，把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的事提上日程。

舒伦堡急忙把话传到柏林。希特勒恨不得两步并成一步，立即指示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让他命令手下人，接受苏联经济贸易代表团的全部条件，只求当天就缔结苏德经济贸易协定。同时要里宾特洛甫急电舒伦堡要求他再去见莫洛托夫，告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今天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请你一定要求对方迅速同意里宾特洛甫访问莫斯科，并且有力地反对苏联人任何相反的意见。”

还要告之：“里宾特洛甫能够有权签订一项特别协定书，规定……例如在波罗的海地区划定势力范围问题。这些，只有面对面的讨论才能办到。”

“已经不顾一切，赤裸裸地不顾一切了……”舒伦堡看完电报，嘴里喃喃自语，拿电报的手心里，沁出了一层汗，两腿也在微微颤抖，是紧张还是震惊，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他马上拿起电话，拨通莫洛托夫办公室。一位值班人员告诉他，外交人民委员还没有到……

8月20日下午2点，舒伦堡终于在克里姆林宫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

室里见到了莫洛托夫。当舒伦堡在转达里宾特洛甫指示时，语调都有些变样了。莫洛托夫心里暗笑：看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真的急了，否则这位大使不会这么失态。可是斯大林还没有发话，什么时候请里宾特洛甫来，还难确定。看来，只能先按原定方针，暂时再勒一勒缰绳：

“我们非常欢迎里宾特洛甫先生来莫斯科，也了解了德国方面的诚意。不过，要解决的问题事关重大，需要进行充分准备，因此，现在就确定德国外长访问的日期，恐怕很难。”

“是否可以确定一个大体的日期？您知道我们政府十分紧迫地希望日期早些确定。”

“大体的日期要视我们双方准备工作的进度而定。现在我上次说的第一步，即缔结经贸协定还没走完，还未签字并公布。我们对第二步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始。所以，大体上确定日期，也是困难的。”

把舒伦堡送走不到 20 分钟，莫洛托夫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只说了一句：“是的，斯大林同志，他刚从我这里离开。”就不再说话，只是听着。最后，莫洛托夫说：“是的，我马上去办。”便放下听筒，按铃叫秘书，也是简单的一句话：“马上给德国使馆打电话，请舒伦堡大使 5 点，不，4 点 30 分来此见我。”

舒伦堡准时到达，莫洛托夫迎上前来，把一份文件交给他，说：

“对麻烦您再次来此，我十分抱歉。这是我国政府关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草案。至于里宾特洛甫先生访苏一事，我可以告诉您，外长先生可以在苏德经贸协定签字并公开的一周之后到达。如果经贸协定明天公布，外长先生就可以在 8 月 26 日或 27 日来莫斯科。”

舒伦堡听着，又惊又喜，来不及多问，匆匆告辞往柏林发报去了。

望眼欲穿的答复总算到了希特勒手里，但是他还是嫌莫斯科规定的时间太晚了。可不是么，现在距 9 月 1 日对波兰开战的日子只有 11 天。突击队早该进入阵地，德国舰艇也该开赴英国海面了，可是现在还要等 6 至 7 天！如果这样，9 月 1 日就肯定开不了战，而开战时间再往后拖，拖到波兰进入秋雨连绵的季节，那麻烦可就大了。不行，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了！为防止事态的拖延而可能打乱他制定的时间表，只好忍住傲气，从幕后跳到前台，亲自给斯大林写信，表示接受莫洛托夫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并同意授权里宾特洛甫签订这项条约，以及苏联政府要求签订的特别协定书。他敦促斯大林道：

“在 8 月 22 日（星期二），至迟在 23 日（星期三），接见我国外长。德国和波兰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变得不可容忍……不论哪一天都可能发生危机……在我看来，由于我们两国都有建立一种新关系的愿望，最好不要丧失任何时间……鉴于目前的国际形势，德国外长在莫斯科只能逗留一天，至多两天，再长是不可能的。我将十分高兴得到你尽早的答复。”

阿道夫·希特勒希特勒的电报是 8 月 20 日星期天下午 6 点 45 分发出的。从那时起 24 小时，希特勒如坐针毡，思绪万千地等待着斯大林的答复，苏联人还会做这笔交易么？他们会迎合他迅速作出决定的需要么？最坏的是，他们会在最后时刻同英法达成协议么？晚上辗转睡不着，半夜里打电话给他的心腹戈林，说他对斯大林迟迟不作决定而感到惶惶不安。

直到星期一傍晚，舒伦堡终于传来斯大林同意里宾特洛甫 8 月 23 日到达莫斯科访问的答复，读完电报，希特勒满脸通红，两眼空虚地望着窗外，似

乎在向冥冥之中的神灵祷告。猛然间，他双拳狠击桌面，桌上的玻璃器皿和银制餐具被震得直响。希特勒一把扯下脖子上的餐巾，攥在手中，挥着拳头大喊：“到手了！到手了！”喊完，一屁股坐回原位，呼呼地喘气。

里宾特洛甫临行前，希特勒又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促成苏联人签约、要准备作出他认为可行的一切让步、即使把俄国人带到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也在所不惜。

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特别协议书等文件在莫斯科，由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代表各自的政府签了字。

互不侵犯条约规定：

一、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向对方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

二、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敌对行为的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将不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

三、缔约双方政府今后将彼此保持联系，……

四、缔约任何一方将不加入直接或间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任何国家集团。

五、如果缔约双方在某种问题上或其他问题上发生分歧或抵触时，缔约双方应当通过和平方法，友好地交换意见或者必要时设立调解委员会，以资解决这些争端或抵触。

六、本条约有效期为十年，……

七、本条约应尽早批准，……本条约签字后立即生效。”

与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字的，还有一份秘密附加议定书，它着实太重要了，这里照录如下，供列位评点。

“一、属于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的北部疆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势力范围的界限。在这方面，双方承认立陶宛在维尔诺地区的利益。

二、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如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夫河、维斯拉杜河和桑河一线为界。

维持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家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的需要问题以及这样一个国家将如何划界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

三、在东南欧方面，苏联关心它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德方宣布它对该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没有利害关系。

四、双方将视本议定书为绝密文件。”

当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的大名落在这个协定和协议书上时，双方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德国在进攻波兰时，将赢得苏联人的中立，一旦与英法作战时，能得以保证后方的安全。而苏联也获得一段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还可在德波冲突中捞点“外快”，这些，对于有朝一日为德国转向它的那个不可避免的日子，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章 红胡子“巴巴罗萨”

一、东方梦

1940年7月20日白天。一趟专列抵达德国境内不大的赖兴加尔车站。一位身着炮兵上将制服的瘦削高个在副手们的簇拥下从车厢内下来，他就是约雷尔将军——希特勒推行侵略政策的最亲密的顾问之一。

在赖兴加尔车站附近的一幢宽敞舒适的建筑物里设有德国武装力量的作战指挥参谋部。法西斯德国的军事行动方案，每每就在那里秘密地制定出来。

约雷尔一离开车厢，就传来了对瓦尔利蒙特将军——最高统帅部“L”作战部副部长的简短命令：

“立即召集‘L’作战部校级军官举行小型会议。”

除了约雷尔和瓦尔利蒙特以外，还有3名校官出席了这次会议。

约雷尔在会上宣布：希特勒已决定加紧反对俄国的战争准备。

从法国刚一沦陷时起，德国武装力量参谋部就开始制订进攻苏联的具体计划，以求使希特勒昔日的“东方梦”变为现实。

早于1924年希特勒蹲在奥地利兰德斯堡监狱撰写他的《我的奋斗》一书时，就已形成攫取西欧的灭绝人性的理论、计划以及“东进”政策。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因策划闹剧式的“啤酒馆政变”失败而被捕入狱。

狱中的希特勒，并没有因失败而懊丧，却在铁窗内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他婉辞了前来向他问候、致敬、馈送礼物的访客，整天伏案沉思，检讨既往，展望未来。在他同狱难友赫斯的帮助下，开始一章接一章地撰写他改造德国、征服欧洲的野心勃勃的第三帝国的蓝图。

最初希特勒想把他的书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是出版商马克斯·阿曼不喜欢这个累赘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于是，把它简化为《我的奋斗》。书的第一卷是在1925年秋天出版的，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但年年再版，销数逐年增多，到1933年，希特勒窃得总理职位的头一年，《我的奋斗》已销了100万册，到1940年，竟高达600万册，这在德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的奋斗》这本书，大肆宣扬保种保族的反动的优生学，极力鼓吹雅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做世界主宰的种族。希特勒在书中宣称：不仅要使战败（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当时住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这个国家要确立“元首”的绝对独裁权力，在元首身边的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他说，“强者的独裁便成为最强者。”因此，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未来德国有朝一日能成为“地球主人”所依靠手段的轮廓概述，也是纳粹主义人生观的赤裸裸的表露。

按照希特勒的想法，新帝国第一步要恢复德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接着就是走向世界霸权。他宣称，霍亨佐伦帝国在非洲猎取殖民地犯了错误，德国必须在欧洲进行扩张。因此，他立下的宗旨是：

——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摧毁法国。

——从肉体上灭绝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人。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

的犁开辟疆土。

他在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和行动纲领后，疯狂地叫嚷：“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突进。必须把俄国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要“报复布尔什维主义”奴役苏联人民并攫取欺榨构成了德国法西斯政策的核心，也是希特勒毕生的根本任务。

1939年8月，德国在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仍念念不忘他们的侵略计划。希特勒在条约签署3个月后就宣称：“……我们与俄国之间是签有条约，但它只能在有价值时才予以遵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德国就准备把苏德条约变成一纸空文。因为乌克兰的粮食，高加索的石油，整个俄罗斯犹如黑金块的土地，都是希特勒梦寐以求的。

二、枪膛只剩一颗子弹，面前却有两个敌人

希特勒前往攻打法国的两个月后，于1940年7月初，回到了柏林。首都宣布放假一天，中午店铺关门，通往总理府的街道挤满了人群，百万面纳粹党旗帜在街道上随风飘扬，玫瑰花撒满了道路，等待希特勒的车辆来碾碎。下午3时，军乐队奏起《巴登韦勒》进行曲，戈培尔博士通过广播联播公司亲自报道欢迎希特勒胜利凯旋的实况，这时希特勒的专车开进了安霍尔特车站。全国为纳粹军攻打法国凯旋而狂欢。

法国沦陷了，贡比涅森林希特勒报了历史之仇。现在他却面对一个可怕的重大无比的战略抉择——是入侵英国还是攻打俄国？以前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凭着一时冲动，经过一宿间的短暂推敲斟酌，在本能支配下，心血来潮，断然定下来。但这次是攻打英国还是俄国的抉择，却使他冥思苦想忙到了7月末，到了秋天这种精神压力才有所缓和。他没有料到，现在他“面对着两个敌人，可是枪膛却只剩下一粒子弹”，他自己后来曾经这样描绘。

英国的危险不那么紧迫，尽管丘吉尔可能向他的人民隐瞒自己在敦刻尔克的重大失败，但是军队逃跑时遗弃在法国北部海滩上的废墟却具体地证明了，英国在未来几年内没有能力直接从陆地上介入。英国皇家空军有可能轰炸德国工业区，但对希特勒来说，远不及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希特勒的石油来源地——制造麻烦引起的危害更可怕，丘吉尔可能在那里让一个有妒忌心的国家卡住它的邻国的咽喉，对英国又没有什么大危险。

希特勒倒是觉察出斯大林对他不怀好意，而且6月份俄国的行动两次助长了这些猜疑。12日，莫斯科向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发布一项最后通牒，四天之后，又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发出了同样的最后通牒，并往罗马尼亚边界调集军队，半个月时间，苏联兵不血刃占领了三个国家和罗马尼亚的两个省，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俄国还打算进一步行动。

陆军情报局搜集到大量的报告，证明俄国人要入侵德国，有消息说俄国正调聚重型坦克，准备越过边界，德国将收到交出默默尔的最后通牒。希特勒觉得，自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法国的事实，一定使斯大林惊讶。因为6月23日莫洛托夫通知德国，尽管早先答应在比萨拉比亚地区与罗马尼亚发起战争，可是现在苏联不能迟延，已下定决心，“如果罗马尼亚政府拒绝和平解决就使用武力”。

俄国人还对布科维那提出领土要求，这使希特勒大为恼火，这个地区从前属于奥地利王国，从未属于过帝俄，那里又密集地居住着日耳曼族人。希

特勒让里宾特洛甫帮助他回忆一下与斯大林 1939 年签订的条约内容，发现秘密协定含糊得令人吃惊：“考虑东南方时，苏联一方强调它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一方宣布它对这些地区（重点号作者注）完全无政治兴趣”。“地区”一词上的复数形式着实令人尴尬，但是协定书上明明白白有里宾特洛甫的签字。在希特勒看来，这些动作与其说是俄国在设法巩固她的侧翼，不如说是俄国企图攻打西欧的第一步，必须严肃对待。不能像匈牙利摄政王米克洛斯·霍尔蒂所说的，让斯大林和红军“象吃羊蓊一样，一叶一叶地把世界吃掉。”

7 月中旬，意大利人又向里宾特洛甫提供了一份译出的希腊驻莫斯科公使馆拍给雅典的电报。它报告了 7 月 6 日加里宁与科里普斯的两个小时的会见。希特勒读到此电报时更是惊恐不安。科里普斯强调，俄国人正狂热地准备战争（“这是十分确凿的”希腊的电报这样注释），如果战争持续下去，那么，一年之内，苏联就要加入英国这一边。

7 月 16 日，科里普斯和土耳其大使谈话时，——匈牙利外交部又为里宾特洛甫提供了这次谈话的内容，谈话中曾指出，斯大林也明显地表示出很想接受丘吉尔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向他提出的合作建议。苏英携手合作，这是希特勒不愿意看到的，英国，可是他迷恋多年的“情人”啊，如今有可能被别人抢走，他岂可善罢甘休！

二十年来，希特勒一直梦想和英国结成同盟，直到战争打了很久，他还做着这种白日梦，象一个不愿承认自己害着单相思病的恋人那样，徒劳无益，如痴如迷，顽固地抱着这种梦想。一位副官从侧面听到希特勒对着总理府的电话激动地喊叫：“我们没有权利毁灭英国，我们完全没有资格接收她的遗产”，这里的“她”指的是英帝国。他甚至认为英国的崩溃，只会带来使日本、美国和布尔什维主义从中获利的“破坏性后果”。

直至 1941 年 12 月，日本参战时，这种梦想仍然在希特勒的脑际徘徊，尽管那时英国和德国已经空前凶狠地互相扭打起来。在瓦尔特·赫维尔未曾发表的日记里，他记载了希特勒的忧伤和悲叹：“多么奇怪，在日本的援助下，我们在摧毁白种人在远东的阵地——而英国却在和那些猪猡布尔什维克一起打欧洲！”

本来，希特勒认为，随着法国的沦陷，英国政府会明白道理。当雷德尔海军上将催促他立即发动对英国重要海军基地的空袭，并准备从海上入侵时，希特勒却认为，入侵本土纯属多此一举，“不管怎样，英国会屈服的”。他在 1940 年 6 月初以来的政治态度给人的感觉是，通过外交手段可以说服英国屈服于他的意志。

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 1940 年发动的抵抗，打碎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使他认识到，英国人不挨鞭子不会醒悟，于是很不情愿地执行了“海狮计划”。

希特勒认为，俄国一定是英国的最后希望。“只能等我们把这最后的希望在大陆上粉碎时，他们才能认输。”希特勒说，英国人决不是傻瓜，他们一定意识到，如果他们输了这场战争，就会失去使他们帝国团结一致的精神支柱，如今英国不仅对美国抱有很大希望，而且她象一个溺水的人一样正紧紧抓住俄国，倘若在美国和俄国卵护下，他们能度过难关，聚结四、五十个师，而且如果美国和俄国帮助他们，那么德国处境就岌岌可危了。希特勒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尽管他意识到面对着两个敌人，可是枪膛里只剩下一粒子弹，但却坚定地认为：首先必须摧毁英国的靠山。

对于美国他并不害怕，因为在滑翔机、坦克和潜水艇的生产上，美国永远不是德国的对手；没有四年工夫，美国的武器产量不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此外，他还有向欧洲战区运送武器和士兵的种种麻烦，鞭长莫及，不足为虑。

俄国就不同了，希特勒意识到，她不仅雄踞欧洲大陆，而且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后方，“所以现在必须打败俄国”。如果俄国被打败了，美国也一定偃旗息鼓，因为俄国被消灭了，日本就会解除后顾之忧，成为远东的震慑力量，如果俄国被打倒在地，英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就破灭了，德国就将成为巴尔干半岛和整个欧洲的主人，这就是攻打俄国的妙处。

1941年6月在入侵苏联的德军大本营——“狼穴”里，女秘书的日记，在抱怨“狼穴”低洼、潮湿、闷热的气候，蚊叮虫咬的环境和枯燥单调生活的同时，也一点不错地反映了希特勒当时的心里想法：

“我热切渴望的莫过于一旦我们开始对付俄国，英国就提出媾和。同英国打仗只能把我们两国的城市变成废墟。罗斯福先生在拍手称快、格格大笑，因为他预见到有朝一日就会继承英国的遗产。我的确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不听从理智的声音呢，既然我们要往东方扩展，就不需要他们的殖民地了。我觉得一切都会送上门来，这完全是可能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非常肥沃，需要什么就种植什么，其余的（如咖啡、茶叶、可可等）通过交换可以从南美获得。一切如此简单而明了。上帝快让英国恢复理智吧。”

应该说，希特勒此时决定先对付俄国，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理因素。希特勒并不是意识到无视英海军的压倒优势，冒险从海上入侵英国，第一天就会使他丧失1万名士兵，这些士兵将来在实现他们远大目标（梦想获得东方的天然黑金块——即征服苏联）时会用得着。他只意识到在法国的胜利，使他的指挥人员和德国人民产生一种沾沾自喜和心满意足的情绪，甚至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和平享受之中。他认为良机易失，德国永远不会再产生一个象他这样如此有权威和众多追随者的领导人。1941年他在东线的“狼穴”中表白了内心的这种喜忧参半的思绪：“当然人们不会看出这次战役（指对苏入侵）的要点。人们总是不善于抓紧在优越条件下该做的事情，而是爱牵着鼻子走进伊甸园。今天我们武装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这种军备水平我们保持不了多久。我永远不能用别的方法实现我的和平时期的真正抱负。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使用手头的为真正战役所准备的武器，……现在我们有机会消灭俄国，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我现在不抓住这个时机，就是出卖德国人民的未来！”如此一来，希特勒虽然是犯在东西两线作战这一兵家之大忌，但在他看来，却似乎能收到“一石二鸟”之功的。

三、第21号指令

陆军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海军司令约雷尔一当意识到希特勒在筹划对俄国的战役，即指令陆海军参谋部将进攻苏联的计划具体化。同时，谍报局的“东方外籍军队”分局接到指示，去调查他们面对的苏联部队的分布情况。

指挥官把侦察任务交给了他们情报官鲁道夫·洛伊夫特·哈迪格少校。洛伊夫特·哈迪格在极其保密的条件下搜集情报，编制了目标手册。他优先瞄准了东线苏联边境地区大约300公里范围内苏联空军的机场和飞机。

尽管双方有互不侵犯条约，苏联还是十分谨慎，避免暴露自己的军事潜力。哈迪格一面要搜集情报，一面又不能暴露意图，于是他不得不绞尽脑汁，

想出了一条妙计：利用互不侵犯条约创造的有利环境，在赫尔辛基成立了一个冒牌的航空服务公司，安排了从赫尔辛基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其它地点的航班。公司的全部雇员都是空军的特工人员，他们在德国空军情报官指挥下，搜集有关苏联飞机、机场和飞机制造厂的各种情报。哈迪格还在东普鲁士成立了一所飞行员训练学校和一家航空地图服务部，系统寻找东线苏联边境地区的苏联空军目标。此外，德军还对苏联领土进行高空飞行侦察，建立无线电截收网，审查所有来自苏联的德国移民。例如在移民审查中，哈迪格发现了一位来自苏联航空工业的德国合金专家，这位专家介绍了苏联航空工业的先进技术，特别是最新研制的飞机发动机。

约雷尔委派参谋冯·洛斯堡上校负责计划的研制，9月份，洛斯堡就呈送给约雷尔一份战役草案，其代号用他的儿子的名字，命名为“弗里茨”，计划有30来页，还有一些附录和地图。总参谋长哈尔德也请汉斯·冯·格雷芬堡在参谋总部的作战局里进行准备。8月份，哈尔德就拿到了对俄作战的第一份确切方案。“闪电战”的思想是这一方案的基础。该方案建议组建两个突击集团，其任务是务必推进到顿河罗斯托夫——高尔基城——阿尔汉格尔斯克一线，尔后抵达乌拉尔。该方案认为，占领莫斯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此举将导致“苏联停止抵抗”。而实现击溃苏联的计划预计耗时9—17周。

在凯特尔报告：用于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的工程技术准备还存在不足以后，即根据约雷尔的指示，于8月9日立即起草了一个取名为“东方建设”的绝密级训令，其中强调要加强对苏作战的后备设施的建设，如修复和建造铁路、公路、营房、旅馆、机场、靶场、仓库和通信线路。与此同时，对新兵团的组建和战备也作出了规定。

12月5日，希特勒主持了一次例行秘密会议——陆军的勃劳希契及哈尔德，最高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雷尔——来到总理府对即将来临的行动的每一步及战术细节进行讨论。对俄国第一次战役的两种不同思想——哈尔德参谋部草拟的计划和约雷尔委托洛斯堡上校所呈送的行动计划草案——被合为一个草案。

哈尔德建议的突出特点是，对莫斯科这个苏联政治和交通中心，进行特别猛烈的主攻；

洛斯堡的“弗里茨”则特别着重对苏联最北部的集团军的围歼及对波罗的海的占领。

不论是哈尔德的计划，还是洛斯堡的计划都确认，俄国出于需要，必然保卫苏联的西部地区乌克兰，双方都说必须阻止俄国象1812年那样搞有秩序的撤退——装甲兵的矛头必须刺进俄国，从后方围剿，予以消灭。同时，陆军和最高统帅部都同意要占领尽量多的苏联领土。这将会消除俄国空军进入德国领土的危险，使戈林的轰炸机中队有可能进攻俄国工业，以防止苏联武装力量重新恢复。

洛斯堡曾经为这次即将进行的战役采用的代号是“弗里茨”，现在正式定名为“巴巴罗萨”。它是德国第一个皇帝弗雷德里希800年前作为强大的帝国奠基人进入历史时所用的绰号，意为“红胡子”。纳粹头子希特勒将其进攻苏联的侵略计划命名为“巴巴罗萨”，企图借这位800年前的好大喜功的大皇帝冥冥中的灵魂保佑他实现一举把红色苏联从地球上抹掉，将斯拉夫民族毁灭的罪恶。

会后的第二天即 12 月 6 日，约雷尔委托瓦尔利蒙特将军根据大本营会议通过的決定，起草了对苏战争的训令。6 天后，瓦尔利蒙特就把起草好的第 21 号训令呈报给约雷尔。对这一训令只作了一些不大的修改后，1940 年 12 月 17 日，约雷尔将它上送希特勒核准。

12 月 8 日，希特勒就把德军高级将领召集到柏林东面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佐森，在地下作战室里，希特勒向他的将军公布了他的“伟大计划”。

希特勒站在长桌的一侧，头顶上的吊灯把光线从上到下射在希特勒的脸上，在眼窝下部留下两个黑黑的阴影，与嘴上那撮小胡子配在一起，远远一看犹如一架骷髅，但从这架“骷髅”嘴里却发出那虽然语调激昂，抑扬顿挫却又十分可怕的声音：

“我今天刚刚签署了第 21 号指令，即对俄作战计划。在我们占领了整个欧洲之后，苏维埃俄国就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对俄国我们历来没什么好感，它愚昧、落后、保守、自私、贪婪，与这样一个国家在一个地球上生活，将是我们德意志民族的耻辱！因此，我们必须把它从地球上清除出去。把那里的人消灭掉！”说着，希特勒沿着长桌走动起来，随着头顶灯光的变化，坐在对面的将军们，看到从那两个大大的阴影里面，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不要让它表面上的庞大吓住”，希特勒走到另一端，突然一个做作的急转身，继续说：“布尔什维主义内部已经腐朽，俄国军队是没有脑袋的泥塑巨人，不堪一击。我本来用不着把如此之多的德意志民族的优良代表送上进攻俄国人的前线。但是，这是一种责任与使命，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去铲除那些成千上万条昆虫一样繁衍出来的劣等民族！”他下意识地揉了揉从头上滑到额前的几根头发，冲着哈尔德一点头：“现在请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介绍计划具体内容。”

哈尔德起立，先向希特勒一个立正，然后朝左右的将军元帅们各点了点头，翻开桌上厚厚的作战计划，扫了一眼。这个计划内容，他虽不敢说倒背如流，起码已是烂记于心了。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之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俄。这次战役的基本思想是：突然使用大量飞机和坦克，在战场的数个方向上实施一系列强大而深远的突击，将战线分割成几段，切断展开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苏军战略集团的联系，并在苏联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赶到之前加以歼灭。”讲到这里，约雷尔稍事停顿，咽下一口唾沫，扫视一眼周围的将领，见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于是又讲下去。

“具体说来，即是使用坦克部队快速而深远地楔入，大胆作战，消灭俄国西部的俄国陆军主力。要阻止有作战能力的敌军完整无损地撤退到俄国的广阔地区去；

要迅速发起追击，推进到俄国空军无法袭击德国领土之线，并建立一道从伏尔加河到阿尔汉格爾的防线，以进一步对付俄国的亚洲部分；

在这些战役中应迅速占领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使其无法继续作战；

战争一开始就应给予俄国空军以沉重的打击，阻止其有效的作战。”

希特勒是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抽烟的，会议室里也没有人走动，只听着哈尔德略带沙哑的嗓子继续说道：“鉴于苏德战场战线太长，德军第一阶段，分别在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和基辅三个独立战略方向上同时实施北、中、南三个大规模战略性战役。具体的兵力部署和进攻路线，各位将军，请看沙

盘。”说着，哈尔德转身走到一个巨大的沙盘跟前，打开沙盘上的顶灯，很有风度地做了个“请”的手势，将军们一个个表情严肃，默默地聚拢过来。

“北方集群，由冯·李勃元帅指挥，第16、18集团军，在第4坦克集群和第1航空队的支持下，从东普鲁士经波罗的海三国向列宁格勒方向实施突击，消灭苏军于波罗的海沿岸，攻占列宁格勒。”李勃看看沙盘上标示归自己指挥的坦克、飞机模型，又往前看了看需要进攻的距离，不禁双眉紧皱了一下，但还是点了点头。

“中央集群，由冯·包克元帅指挥，第9、4集团军，第2、3坦克集群，第2航空队，由波兰境内分西、北两路发动大开口的钳形攻势，包围歼灭白俄罗斯境内的苏军，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轴线突击。”包克元帅站得笔直，两个嘴角向下垂着，微微眯起眼睛向下看着沙盘，一副做然自大、不可一世的神态。

“南方集群，由冯·隆斯特德元帅指挥，辖第12、17、6集团军、第1坦克集群和第4航空队，从波兰南部的卢布以基辅为总方向实施进攻，歼灭第聂伯河以西的苏军。”隆斯特德把眼光从沙盘上收回来，看着哈尔德点点头，然后目光又回到沙盘上，并把一只手托着下巴，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另外，我们还将从我们现在的盟国芬兰、罗马尼亚实施侧翼辅助突击，此次作战，连同我们的盟国部队在内，共计7234000人，德国将出动190个师，5000架飞机，4000辆坦克，从巴伦支海到黑海横跨2000公里的战线上，对俄国实施毁灭性打击！”

“我的将军们，”希特勒接过话来，“这就是对俄作战的要点。大自然是残酷无情的，因此，我们必须也残酷无情。让我们把所有旧世界的那些道德、怜悯、惯例、规范等等伪善的假面具都统统抛到一边！我们就要按我们的方式去征服世界。准备工作必须暗地里、秘密地进行，一切准备工作完成最后日期是1941年5月15日！”说着，希特勒在下巴底下挥了挥双拳。然后两手撑着沙盘边缘，从左到右看了一遍，猛地直起身，对身后的将军们说：“三个方向的进攻都要毫不留情。不过，我再强调一遍，中央集群对莫斯科的进攻，将是整个战役的重点。包克元帅，你要以最强大的打击去尽早砸烂俄国这个最重要的交通和国防工业的中心。”他边说边扳住包克的肩头，晃了一下，闪着火光的眸子，把包克刺得一下子把身子挺得更直了。希特勒把目光转向别处。“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巴巴罗萨’计划。‘巴巴罗萨’——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言，而俄国将在3—6周内——完蛋！”最后两个字，希特勒象是用牙咬断和吐出来的。此后，德国则是明着沸沸扬扬，说是德国将与英国决一死战，暗中急如星火地调兵遣将，排兵布阵。

四、在别国领土建立安全防线

苏联与德国在1939年8月23日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本来附有划分两国势力范围的秘密协约。但是，希特勒9月1日闪击波兰，9月8日即兵临华沙，波兰政府9月15日就流亡到罗马尼亚。德军以如此超乎人们意料的速度打垮这个国家之后，一个似乎从来没有考虑到的严峻的现实摆在斯大林面前：波兰的灭亡意味着苏联和德国这两个终究要成为敌国的国家从此没有了中间的缓冲地带。斯大林对这种局面的危险性比谁都清楚。于是，趁着欧洲局势的混乱，急忙与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三个

国家签订了“互助条约”，以加强边界的安全。之后，又开始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以期在别人的国土上建立起自己的安全堡垒。

芬兰，是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个小国家，人口仅 350 万左右，但它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地处欧洲大陆北端，国土狭长，西南部宽，东北地窄，状似弯曲的长前，宽的那头，伸入波罗的海，陆上边界线两短一长，说也凑巧，偏偏最长的那边，与苏联西北部领土紧连相靠。边界距离苏联的列宁格勒城的最近点只有 35 公里，芬兰湾又是水路进入列宁格勒的门户，故尔有一说，芬兰是“开启彼得格勒（即列宁格勒，作者注）的钥匙”。单从军事战略来讲，芬兰对于苏联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历史上，芬兰作为沙皇俄国的近邻，曾饱受这个沙文主义大国蹂躏，曾在 1809 年“俄瑞（瑞典）战争”后被并入俄国版图，两国间的矛盾一直异常尖锐。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芬兰出于对俄国的历史宿怨，以为有机可乘，曾积极追随帝国主义国家，参与了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后来，两国关系一度缓和，在 1920 年和 1932 年苏联和芬兰先后签订了两个关于和平的条约。遗憾的是，所有的国家之间签署的所有的条约都只不过是利益暂时的妥协和条件适宜的相互利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所有的国家间的利益和相互作用也必定会随之发生变化。于是，所有的安全条约都是不安全的，所有的互不侵犯条约都是靠不住的。

1939 年 10 月 5 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过芬兰驻莫斯科公使于尔耶——科斯基宁，要求芬兰政府派一个特命全权代表到莫斯科来。因为苏联认为：两国需要“根据国际形势中产生的变化就某些政治问题交换意见”。芬兰不敢不来，于是派出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10 月 12 日，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同出席。斯大林提出：为了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和控制芬兰湾的人口，芬兰需要做到：

（1）将卡累利阿地峡上的苏芬边界西移，以使两国边界到列宁格勒的距离达到 70 公里；

（2）将芬兰湾人口的汉科港及其附近的地区租借给苏联以建立海军基地，以便苏联能够有效地控制芬兰湾入口（租借期为 30 年）；

（3）将芬兰的霍格兰岛等岛屿割让给苏联；

（4）调整北方柴摩地区的边界；

等等。

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对于芬兰因领土变动造成的损失，苏联将给予一倍的领土补偿。

芬兰人知道，苏联人答应作为补偿的领土，都是一些不毛之地，况且，芬兰人不想放弃中立政策，也无意放弃自己独立国家的地位，于是，这些要求遭到了芬兰人的拒绝。

11 月 13 日，谈判破裂，两国之间战争爆发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

11 月 26 日，晚 9 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向芬兰公使递交苏联政府照会，抗议芬兰人对苏联边界进行了三次挑衅性炮击，造成了十几人的伤亡，他要求芬兰军队立刻撤离边界 20—25 公里；

第 2 天，芬兰答复说，边界的确发生了炮击事件，但是炮击来自苏联一边。但恐惧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的芬兰政府，抱幻想，他们同意双方一起撤军，并希望对事件进行共同调查；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莫洛托夫宣布，由于芬兰政府拒绝从边界撤军，苏

联政府不得不废除两国于 1932 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

11 月 29 日夜，苏联再次照会芬兰人：由于苏芬边界各个地段攻击苏军，苏联已“不能与芬兰继续保持正常的关系，并且不得不从芬兰召回本国的政治代表和经济代表”。与此同时，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称“红军将防患于未然，制止芬兰的进一步挑衅”。

11 月 30 日上午 8 时，以绿色的火箭为号，苏联的战略轰炸机飞向芬兰的赫尔辛基以及其它重要城市进行轰炸；在地面上，将近 100 万苏联红军奉命“立即制止芬兰军阀可能发动的新的袭击”，在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的率领下，从巴伦支海到拉多湖长达 1500 公里的战线上，分八路大军大举入侵芬兰。

苏芬冬季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双方的实力极为悬殊。

只有 350 万人口的芬兰，总兵力只有 15 个师，60 辆坦克，29 艘小型军舰，270 架飞机；苏联为了一个小小的芬兰竟动用了 50 几个师，11000 余门大炮和重型机枪，近 3000 辆坦克和 3000 余架飞机。

但是，战争初期的结果大出世人预料。

被爱国主义精神激励起来的芬兰军队利用将近零下 50 的恶劣气候，凭借复杂的地形和曼纳林防线，顽强地抗击着强大的苏联军队。苏联人不但对恶劣的气候准备不足，更是低估了芬兰人的抵抗，结果在整整一个月中裹足不前，以后虽然接近了曼纳林防线，但遇到了芬兰军队更顽强的抵抗。在北极凛冽的寒风里，苏军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伤亡，曼纳林防线依然屹立不动。

提起曼纳林防线，它素有“马其诺防线第二”之称，它是以前曼纳林将军的名字命名的。

古人云，与大国为邻，如终日与虎为伴，终归是小国的不幸。芬兰国小人少兵微，与苏联这样一个兵强马壮的泱泱大国为邻，担惊受怕，提心吊胆是自然的。所以固壁筑垒，排阵操兵，一直常抓不懈，为巩固边防也确实舍得下本钱。这个曼纳林防线就是芬兰人曼纳林历时 19 年，耗资巨万构筑起来的。

曼纳林出生在芬兰，但在他 50 岁以前，芬兰一直是属于沙俄的版图。因此，曼纳林进了俄国彼得堡骑兵学校求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俄军供职。1917 年十月革命后，芬兰脱离俄国独立，曼纳林这才重归故土，成了新建的芬兰军队总司令。由于所受的教育和半生的经历，曼纳林自然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对芬兰东面的这个红色邻邦，又恨又怕。正是在他的主持下，靠着外国人的援助与支持，从 1920 年至 1939 年，在列宁格勒以北的卡累利阿地峡地区，筑成了强大的永备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纵深 80—90 公里，工事纵横，障碍密布。工事的枢纽部不仅安装了无线电和电话通讯联络设备，还有医院、弹药库、燃料库甚至厨房。每个枢纽部设有 5 个火力支撑点，每个支撑点又由 4 个机枪火力点和 1—2 个永备人力点构成。这永备火力点尤为了得，其中设有 1—2 个火炮射击孔和 3—4 个机枪射击孔。露在地面的部分，均用钢筋混凝土覆盖，厚达两米。就是几经 203 毫米的火炮炮弹直接命中，也奈何它不得。在这道战线前面，还有数十公里的防坦克壕；交叉重叠总计 100 公里的桩砦，200 多公里的铁丝障碍和近 400 公里的布雷区，还要加上 800 多个土木结构的火力点。置身其中，使你根本看不见对方，耳边却会不断传来爆炸声、射击声……真有“死亡之地，寸步难行”之感。芬兰军队就

凭借这工事和勇气让苏军碰了鼻子。

不得已，苏军暂停进攻，增派兵力，调整部署，调铁木辛哥任前线总指挥。经过精心准备，2月11日，苏军集30万精锐对曼纳林防线发动全面进攻，40公里宽的正面战线，万炮齐发，震耳欲聋，苏军的轰炸机、战斗机腾空而起，呼啸着把上百吨炸弹倾泻到芬军防线内，大口径人炮，瞄准火力点的射击孔，一阵猛轰……经过两个星期的激战，顽强的芬兰防线终于被苏军攻破，到3月初，芬兰军队的大部分兵力被苏军歼灭，其伤亡人数约7万人之巨。其间，已对德国宣战的英法曾试图借国联名义，假道瑞典支援芬兰，但被严守中立的瑞典政府所拒绝。芬兰政府为了避免彻底被消灭从而导致国家解体，被迫通过瑞典政府从中斡旋，向苏联求和。

3月6日，芬兰政府派新上任才几个月的总理赖提为首的乞和代表团到了莫斯科，苏联人这次向芬兰提出了远比战前苛刻得多的乞和条件，芬兰政府别无选择，只好全面接受苏联人的条件，将大片国土割让给了苏联。

通过苏芬战争，苏联实现了它的谋图，但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整个战争中，苏军的伤亡达26万余人，是芬兰的3倍还多！由于苏联对芬兰的入侵，使其国际威望蒙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国联将其开除国际大家庭。

斯大林对这个胜利不大高兴，他为红军与这区区弹丸“千湖之国”竟相持了这么长时间感到羞辱和恼怒。经此一役，斯大林发现红军远不像所想象的那样强大，还不足以在大规模战争中出色地完成保卫苏联安全的任务。面对越来越逼近的针对苏联的战争危险，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可时间真是太紧迫了。

苏芬战争之后，斯大林丝毫没有一点轻松之感，相反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此刻他站在墙下那张巨大的苏联地图前，对着西部地区，凝视许久，思考许久了：没想到与芬兰开战，引起国际舆论哗然，而且是一边倒地同情声援芬兰，谴责声讨苏联，那个受英法支配的国际联盟竟操纵表决机器，把苏联从这个当时最大的国际组织开除出来，使苏联同德国、日本、意大利一样，都成了与国联一刀两断的国家了。所不同的，那三国是自动退出，而苏联则是被开除的，国际形象比法西斯国家还不如，这能不让人窝火吗？不过，话又说回来，苏联本来长期被排除于国际组织之外，已练就了很绝的独立生存能力；离开国联反倒少受一层帝国主义国家的束缚，用一个成员国资格换得西北部国境安全状况的改善，也是值得的。事已至此，不去管它了。想到这里斯大林也心定多了，他的目光从芬兰稍往下移动，便盯住了波罗的海三个国家。

波罗的海三国，显然是被芬兰的下场吓坏了。兔死狐悲，顾影自怜，也加入了反苏大合唱，不仅不履行已签订的互助条约，而且对驻在那里的苏联军人，非礼举动日甚，大有倒向西方和德国之势，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必须采取彻底措施，堵死这可能出现的缺口。怎样堵死呢？看来光有条约还不行，还必须建立起真正的血肉联系。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没有互助条约，但它们比什么地方都稳定，都令人放心。原因就在于这两块地方与苏联真正是血肉相关，息息相通。看来，波罗的海三国也应采取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让他们加入联盟，才会有可靠的安全。更何况，它们原来就是联盟中的成员嘛。再往下……，罗马尼亚。这可是法国在东欧的盟友之一。不过，现在法国自身难保，恐怕顾不上它了。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与我们有过什么瓜

葛呢？……

“对了”，斯大林突然想起：1918年，它们趁火打劫，把原来属于俄国的比萨拉比亚霸占过去了。20多年来；这笔帐正好现在可以算算了。还有这块布科维纳北部地区，这里的乌克兰居民占多数，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应该也让它回到乌克兰同胞的大家庭内来。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一不做，二不休，一并解决了吧。既然国际舆论已经哗然了一次，那就让它们再哗然一次吧，只要我们得到了实惠，巩固了边防，有利于安全，谁愿意说三道四就让他说去好了……德国人会怎么反应？可能会不愿意，因为秘密协定中没涉及到罗马尼亚。不过，他们现在正全力攻打法国，法国之后，还有英国，一时恐怕顾不上这里，这正是…个好机会……

斯大林找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贝利亚等人，把自己的想法一说，几个连连点头称是。斯大林当即分配了任务，几个人马上分头行动。一番谈判、磋商、照会直至施加压力之后，苏联取得了预期成果：罗马尼亚政府于6月底同意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交还给苏联。6月的最后一天，苏军占领了比萨拉比亚，两个月后这个地方组成了苏联的第13个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苏维埃共和国。7月中旬，波罗的海三国相继进行了民主选举，新选出的国会宣布在三国恢复苏维埃政权，并要求加入联盟，8月初，这一要求被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七次会议予以满足。于是，苏联第14、15、16个加盟共和国就这样形成了。加上前边在波兰和芬兰取得的成果，苏联西部和西北部边界，整个向外推移了250—350公里。可别小看了这种推移，它不单单是获得几块地盘，更重要的是它扩大防线纵深，等于把敌人冲向苏联的“起跑线”，远远地划出一大截，敌人只有先穿过这些地域，才能攻到苏联腹地。而穿越此地所耗费的时间，就会构成苏联抵御来犯之敌的一道无形的“篱笆”。

第三章 沸沸扬扬掩杀机

一、最大的战略欺诈

回顾往事，德国法西斯居然在 12 个月内，就完成了为进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必需的 300 余万人马，几千架飞机和无数的坦克装甲车（要知道，长距离调动一个坦克装甲师，需要 100 列火车运载）的集结，而苏联人却对此一无所知。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不能不佩服德国人为发动这场战争所进行的精心掩蔽、欺诈行为。

希特勒在向他的将军们讲述“巴巴罗萨”计划时，就反复强调：“至关重要的一项是切切不可暴露进攻企图。过早暴露我们准备……会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最大劣势”。他告诫他的同僚：“要尽一切可能制造假相，把他们（指苏联）的注意力引向歧途，迷惑莫斯科，让他们以为我们一直在为进攻英国做准备，等他们明白过来的时候，也正是我们的炸弹落在他们头顶上的时刻！”

“海狮”作战计划就是希特勒一个最大的欺骗手段，它巧妙地利用对英作战，掩护了“巴巴罗萨”方案的开始。

在 1940 年 7 月 16 日的元首指令中，希特勒下令制定一份从海上入侵英国的计划，代号为“海狮”。这份计划将在德军取得适当的空中优势并且气候条件良好时付诸实施，以进行一次成功的两栖作战。但在整个秋季，无论是空战还是气候，都没有为实施两栖登陆创造有利条件。但即便是条件具备，也不能断言希特勒会全力以赴投入这场两栖作战。

1940 年 9 月 17 日，希特勒就下令“无限期地、悄悄地推迟”执行“海狮”计划，认为没有必要。稍后，于 1940 年 10 月 12 日，他虽又决定“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但目的仅仅是对英国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他认为在当时不能让英国发现德国的入侵计划已经延期或者取消，因为这样就会使英国士气高涨，德国威风扫地。最后，随着希特勒在 11 月明确作出进攻苏联的决定，“海狮”计划就已变成了隐蔽这一进攻企图的大骗局。

德军以一系列活动强化“海狮”计划的欺骗性。希特勒在 1941 年 2 月 6 日的第 23 号指令中命令，要尽可能给英国造成最惨重的损失。德国空军最高司令部逐步加强了 1940 年至 1941 年冬季对英国的空中轰炸。这场轰炸成为一次蓄意策划的欺骗作战，其目的是“使人觉得对不列颠岛的进攻计划将在 1941 年实施”。稍后，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部制定了两份西线作战计划，代号分别为“鱼叉”和“鲨鱼”，目的是使英国确信，对英国的入侵已经迫在眉睫。“鱼叉”计划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它要求德国驻挪威、丹麦和法国的部队着手准备对英国实施两栖作战。给人以德国将在 1941 年 8 月 1 日前后入侵英国本土的假相。“鲨鱼”计划是在英吉利海峡地区进行的重大欺骗行动，其内容与“海狮”计划相似。实施“鲨鱼”计划的准备工作从 1941 年 4 月开始。

在此期间，德军还计划并实施了其他几项重大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巴巴罗萨”方案的欺骗效果。1940 年 11 月 12 日的第 18 号元首指令，下令采取措施继续进行对英战争，包括出兵干涉伊比利亚半岛的计划。这份代号为“费利克斯”的计划，目的在于把英军赶出西地中海。“费利克斯”计划，以及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希特勒同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

私人谈判，都是见之极端的，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对英战争的发展上。

1940年12月10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道简令，刚刚宣布由于政治局势的变化，“费利克斯”计划不再执行，希特勒又下令准备迅速占领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大陆领土（称之为执行“阿蒂拉”秘密计划）。尽管“费利克斯”和“阿蒂拉”计划与“巴巴罗萨”方案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而且这两个计划都未付诸实施，但它们却不无巧合地转移了外界对“巴巴罗萨”方案的注意力。

为增强对英战争的表面现象，德军又于1941年在地中海筹划并实施了另外一些作战行动，好象他们的兴趣都集中在那里，根本不可能出击苏联。1940年底，德军把第10航空军从挪威调到西西里。1941年1月，德军飞机从那里起飞，对在地中海和马耳他瓦莱塔港的英国舰只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德军筹划了“阿尔卑斯紫罗兰”作战行动，旨在用德军的山地部队增援1941年初正在阿尔巴尼亚山区作战的意大利军队。最后，希特勒还决定实施“向日葵”作战行动，派遣著名的“德国非洲军”编成内的若干机动师，增援在北非立足不稳的意大利地面部队。德军的俯冲轰炸机对英国舰只的猛烈轰炸，以及“德国非洲军”1941年4月对埃及边境的凌厉反击，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地中海的对英作战上，有意无意地使人忽略了德军在波兰的集结。

此外，在1940年10月至1941年6月间，希特勒在巴尔干半岛也策划、准备并采取了一些重大行动，都是利用对英战争及有关事件，掩盖其进攻苏联的企图。

尽管英国和苏联的情报部门提供了许多关于“巴巴罗萨”方案的信息和情况，但苏联，或者说斯大林拒不接受德国将于1941年发动进攻的假设。他认为德军在1942年以前决不会对苏联发起一场全力以赴的进攻，因为德军正在与英军激烈交战，尽管很大部分是海战。更有甚者，苏联还武断地认为，英国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提醒”，不过是企图挑拨苏德关系，拉苏联反对德国。

二、迷人的外交诱惑

1940年11月12日，经过一周的拟稿、改稿，希特勒给三军指挥官下达了一项秘密指令，措辞是这样的：“关于与俄国的政治讨论已开始，目的在于摸准苏联在未来这段时间里会持什么态度。不论会谈结果如何，为东线所作的一切准备工作要继续进行。一旦军队的基本行动计划呈来，经我批准，随即将发布指令。”在希特勒一览表的先后顺序上，对俄国的进攻一直是列在进攻英国前边的。但目前，他还需要这个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掩护西线，掩护巴尔干半岛，其实，说到深处是掩护他处心积虑的“巴巴罗萨”计划。从来战争与政治、外交都是融在一起考虑的，希特勒对此并不陌生，因而他以一种自己也难予说清的心情等待着莫洛托夫的来访。

莫洛托夫率领着代表团一行，从莫斯科坐火车启程，一路颠簸抵达柏林。里宾特洛甫到车站迎接，依然像见到老朋友那样高兴。莫洛托夫想着要向希特勒提出的问题的尖锐性质，不宜一上来把关系搞得过热，所以略带几分矜持。与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一次预备性会谈后，莫洛托夫一行驱车来到帝国办公大楼圆厅旁希特勒办公室。

希特勒从办公室里的一张写字台后站起身，以迅速的小步走到莫洛托夫跟前，抬手行了个举手礼。只见他身穿深绿色军便服，袖子上佩带镶有彩色花边的黑“卐”字红袖章，铁十字章在胸前一闪一闪地直晃动。与每一个人握手问好之后，请大家围着桌子坐在蒙着花布的沙发和安乐椅上。希特勒先开始了大段独白，说英国已被击溃，最后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德意在非洲也取得了辉煌的军事利益。因此，轴心国的胜利指日可待。现在已该是考虑胜利后的世界安排问题了。并不失时机地向莫洛托夫投去一个诱饵：如果俄国想要在英帝国土崩瓦解时分享战利品，那么，现在是宣布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的国家团结的时候了。他甚至说，考虑到俄国目前的处境，不一定公然参加军事同盟，但他理解俄国一直希望得到通往公海的不冻港的出海口的愿望。因此，他建议俄国从巴绕和巴库向甫往波斯湾和印度扩张；德国则往非洲扩展。关于俄国在达达尔的利益，希特勒也重申愿意对于1936年的蒙特勒协定再次会谈，使这个对此海峡作出规定的公约符合莫斯科的安全利益。

希特勒长篇大论地说着，莫洛托夫坐着不动声色，没有什么表情，只是不时慢慢眨眨夹鼻眼镜后的眼睛，有时顺着希特勒的话语提出一些问题，但大部分时间是静静地听着，那架势，与其说是会谈，不如说是表演一场独角戏，希特勒就是那充满“激情”的演员。莫洛托夫只作一个既在剧中又置身剧外的“特殊”观众，这是莫洛托夫的策略：先让你说，让你把想法尽量说出来，然后再抓要害。

第二天继续会谈，交锋开始了。当希特勒又把昨天的东西择其要重复一遍后，莫洛托夫单刀直入朝着“要害”打了一拳：

“总理先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讨论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我想请总理先生说明，德国军事代表团在罗马尼亚干什么？为什么不同苏联政府协商就把它派到那里？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凡涉及任何一方利益的问题都要进行协商的。同时，苏联政府也关心德国军队出现在芬兰是何目的，为什么在采取这样一个重大步骤之前也没同莫斯科协商？”

问题提得突然，直截了当，希特勒像被泼了一盆凉水，怔住了。坐在旁边的里宾特洛甫惊恐地飞速看了希特勒两眼，看到希特勒的小胡子在微微颤动。而坐在里宾特洛甫身边的翻译施密特看到这位平时傲气十足的外长在下意识地搓着手。再看看希特勒，他觉得这位总理马上就会跳起来，大发雷霆了。

是的，自从1938年在慕尼黑会议同英国张伯伦首相会谈以来，一直听到的是和善的、屈就的声音，他希特勒还未曾听到过象莫洛托夫使用的这样强硬的语调。希特勒本来一直很满意，尽管苏联和德国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可是还可以努力共处一段时间。他心中虽然怒火中烧，然而希特勒并没有跳，只是把眼睛一眨，反而带着一丝微笑回答说。

“这是小事一桩！您大可不必往心里去。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更大的问题上吧，譬如说英国。这叫什么事儿！英国就那么几个破岛子，凭什么要控制半个世界？当然它还想夺取全世界。这不公平！不是正常现象！”希特勒知道自己无法正面回答莫洛托夫的提问，更不能暴露“巴巴罗萨”的企图，眼下只好咽下这口怒气，把话题岔到他认为莫洛托夫会感兴趣的内容上来。他暗暗提醒自己，绝不能因一时赌气而破坏了自己多年来为稳住苏联而设下的层层骗局：

曾几何时，他痛心地忍受了苏联对芬兰的武装入侵。那还是 1939 年底，为巩固在波罗的海的地位，俄国曾与波罗的海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国家签订了友好条约，当苏联向芬兰提出类似要求时，遭到了芬兰断然的拒绝。于是 1939 年 11 月的最后一天，苏联向芬兰发动了进攻，斯大林称之为保障俄国和大北方的通信联系以及波罗的海到列宁格勒的通路。尽管希特勒知道所谓“危及这个通信联系”的对象明明指的是德国，尽管德国人对芬兰人一直抱有同情心，尽管他自己因苏芬纠纷在轴心盟友中的形象不佳（因为意大利当时已向芬兰提供武器并撤回驻苏大使以示抗议），可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附加的密约中，已明确地将芬兰抛到苏联势力范围内，而此项条约当时又是他进攻法国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曾指示他的外交使团要坚持反芬兰的外交路线。当苏联提出需要军需品和其他援助时，希特勒也同意他们的要求，把燃料和给养用德国汽船转运到正在封锁荷兰的苏联潜艇上。

继 1939 年 8 月 19 日苏德两国签订的经济条约后，12 月份又和俄国签订了补充贸易协定，1940 年 2 月 11 日，在莫斯科又签订了一个范围广泛的商业协定。俄国在所需物资一览表中列出的物资设备是不容易满足供应的，可在那时他竟像俗话说的患难之交那样对待俄国。俄国要未竣工的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斯比伯爵号航空母舰及其图纸；甚至要更现代化包括伸斯麦号和蒂尔波尔兹号的图纸；他们要数套军舰上最重型火炮军械；还要用来制造新式克鲁普 406 毫米之炮塔大炮的 57000 张图纸，数套射击控制，以及配套的通讯设备。苏联海军要潜艇的蓄电池和潜望镜的样品，还要求德国供应优质装甲钢板，以便俄国制造巡洋舰，他们还要水底音响装置、鱼雷和水雷。德国空军要向苏联提供最现代化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的样品，机械性能优良的飞机引擎、高射炮、控制装置及炸弹。陆军要交出野炮、现代化炸药样品，坦克、工程兵设备无线电传送装置和化学制品。对于这些希特勒曾经支持里宾特洛甫，指示并催促军事和经济部门不仅应尽可能对全部要求一概应允，而且要竭尽全力满足俄国的要求（当然后来他又提议推迟交付许多东西，而且作为回报，他也能得到苏联的诸如粮食、棉花、石油、硅酸盐、铂等许多战备物资作为交换）。

眼下这个莫洛托夫的生硬态度，虽然着实可恼，可小不忍则乱大谋，由他去吧，何况他的话中不正是反映出斯大林对我希特勒早有警觉吗？这个“底”摸到了就足够了。现在需要的是镇静、敷衍，千万不要露出“巴巴罗萨”的马脚。一想到这里，他装做看看表：“啊哈，时间真快，我们该请尊贵的客人进午餐啦。”他的语调听起来很轻松。

席间东拉西扯，谈的都是沙龙话题：名牌葡萄酒，良种赛马和稀世钻石，……希特勒笑容可掬，温文尔雅，极力给莫洛托夫留下和善的印象。席后希特勒彬彬有礼地与莫洛托夫道别，甚至在合影时还用胳膊搂着这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三、精心的舆论蒙蔽

1941 年初，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巴巴罗萨”指令，德军地面部队开始东调。大部分陆军师，包括在波兰的，都要调到更接近苏联边界的地方，这些调动应该说很难瞒过法国、德国和波兰的老百姓，当然也瞒不过德军士兵。既然军队调动隐瞒不了，德军就不得不制造混淆视听的舆论，为部队调

动编造一些“合乎情理”的理由。德国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给一些部队下达的任务是保卫边境，给另一些部队下达的任务似乎是抵御英国迫在眉睫的入侵。

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宣传处与外国谍报组共同负责计划并指导对德国公众的欺骗，由此间接地实现对苏联政府的欺骗。宣传处的任务是引导德国公众舆论，使其相信德军最高统帅部打算入侵英国。宣传处使用以下媒介进行欺骗：

(1) 无线电广播 (2) 谣言 (3) 给部队的命令 (4) 国事接待的准备 (5) 新闻发布在对公众的无线电广播中，德国人表现出欺骗方面的狡诈和丰富想象力。例如，在平常“听众点播”的音乐节目中，许多德国士兵和部队点播了流行歌曲，宣传处就利用这个机会，让听众知道，德军精锐部队仍在西线，而东线则是素质较差的防御部队。下面一段话，是宣传处塞进点括节目的，它清楚地展示了欺骗的曲折和隐蔽性：“近卫军官兵寄给他们受伤的连长三瓶‘亨尼西’酒，祝他早日康复。”近卫军是武装党卫军的精锐部队，‘亨尼西’是法国名牌白兰地。收听到这段广播的德国老百姓和外国军事情报机构都不难推断出，阿道夫·希特勒的精锐部队近卫军在西线，也许在法国。

1941年5月25日至6月22日，德军在东线的兵力集结达到了顶峰。在这段时间里，德军向波兰东部集结了75个师。他们千方百计隐蔽部队的调动，用火车运往前线的武器装备都盖着防水帆布，但是它们的外形是掩盖不住的，许多德国人都不得不承认有一批精锐部队已在东线集结。然而，宣传机器却想方设法，让德国老百姓和军人都相信，这次部队集结是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欺骗性演习，目的只是遏制苏联，以保证对英国的进攻能顺利进行。

宣传处巧妙地在德国平民、军人以及居住在德国的外国人中间利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对英作战大肆散布谣言，欺骗公众。

例如，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里，无中生有的谣言往往与确切的新闻消息掺合在一起，通过批发部门和报纸零售点传向四面八方，什么“斯大林要访问德国”啦，什么“斯大林正同意把乌克兰租借给德国99年”啦，还有诸如“斯大林即将到巴登进行为期四周的疗养治疗”，“下星期没有向西开的民用过站列车”等等，极力制造苏德关系已在友好顺利的发展，进攻英国已迫在眉睫的假相。

在进攻苏联前不久，宣传处进行了一次也许是最富于想象力的欺骗。”他们大张旗鼓地准备迎接苏联政府贵宾。他们下令在柏林的德国政府宾馆摆满鲜花，挂起红旗。同时还下令在晚间秘密装饰柏林火车站，以便迎接苏联贵宾。这些准备工作故意以秘密方式进行，表面上不大肆张扬，但这些工作明明需要宾馆服务人员和铁路员工的合作，他们成了义务宣传员，反而更快地传了出去，成为众所周知的新闻。

宣传部门在进攻苏联的前夕把整个欺骗活动推向高潮。进攻日期原本定在1941年5月15日，但由于1940年至1941年的冬季严寒期较长，春季相应地解冻较晚，加上4月在巴尔干地区遇到新的麻烦，使希特勒不得不把进攻日期推迟到1941年6月22日。德国政府宣传部长亲自出马，组织欺骗宣传战。他直接对宣传部的职员说，计划中的“东方战役”（指“巴巴罗萨”）取消了，由于入侵英国迫在眉睫，“我们现在必须为这个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6月中旬，他亲自为国社党的党报《人民观察家报》撰写下一篇文章，文章《克里特岛就是榜样》的文章，文章中无意地流露出两个月内英国

将遭到入侵，以及“丘吉尔先生将转喜为忧”，给人的感觉好象入侵英国已指日可待。为了加强欺骗效果，在希特勒6月13日从外地回柏林的当天，德军统帅部似乎是受命，立即下令在大街小巷没收这份报纸，警察局也搜查了柏林的报纸销售处，“没收了”剩余的报纸。其实许多普通订户早就从邮递员那里收到了报纸。如此一来，反倒引起外国情报机构的注意，花许多气力去把这张报纸弄到手。无形中增强了欺骗的可信性。第二天，当戈培尔向希特勒讲起此事时，他高兴得为面前这位部长造谣成功而开怀大笑。希特勒每次听到他这位精明的宣传部长讲到筹划的新奇细节时，不是捧腹大笑，就是拍起了大腿。

东线的德军部队在欺骗活动中受到了特殊关照，在法国战役之后第一批调往东线的作战师，给他的指令是在东线保卫安全，防范友好的苏联、同时宣称东普鲁士和波兰有更大更合适的训练场地，让部队进行整训。这些指令很容易使他们同意。

随着“巴巴罗萨”方案兵力集结阶段的最终正式展开，原在东线集结的部队不但没有西调的迹象，反而又见到源源不断地增加新的作战师。德军最高统帅部和宣传部门再要使部队相信不会进攻苏联显然就困难多了，尽管当时的背景仍很有利于说服工作：对英作战，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巴尔干战争，还有德军在利比亚的作战，但部队总是坐地不动，也引起一些猜疑。此时宣传部门在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的配合下，向东线部队不断发出命令和情况通报，反复强调入侵英国对于战争的结局至关重要，因而必须将敌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东线。除重弹这些老调外，德军统帅部又制定了向西线调运大批部队的铁路运输计划，并命令东线部队频繁进行登车训练。好像部队即将有西调的可能。此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谣言一直在东线德军中流传：德军将获准经苏联领土取道波斯，以便在中东和南亚打击大英帝国。这一谣言正中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下怀，它十分有利于掩护迫在眉睫的“巴巴罗萨”计划，因而宣传部门既不辟谣也不急于澄清，听之任之，顺其自然。

德国围绕“巴巴罗萨”方案，有计划、有组织地散布了旨在将对方导入歧途的消息。与这种主动欺骗相对应，还在进攻准备中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这些保密措施使苏联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证实德国要发动进攻及进攻的日期。

1941年2、3月间，德军在中央集团军群经过伪装的司令部里进行了“巴巴罗萨”作战的图上演练，参演人员只有集团军群司令、两个集团军司令和几个参谋。德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巴巴罗萨”作战开始时他正指挥北方集团军群的一个装甲军）后来回忆道：他的军“直到最后阶段”，也即1941年5月，才接到作战命令。别的军、师指挥官也证实：直到13日前几个星期，才有极少数指挥官和参谋得知要发起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个装甲军在其作战日志上第一次提到“巴巴罗萨”这个名字是1941年4月15日。这本日志的记录表明，直到1941年5月13日，才将“巴巴罗萨”告知各师级指挥官和少数核心人物。由于德军中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巴巴罗萨”（此计划因其绝密也就只复制了9份文本。其中1号文本呈报陆军司令部，2号文本呈报海军司令部，3号文本呈报空军司令部，其余6份由德军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存档——即锁在最高统帅部参谋部的保险柜中，其中5份——5号至9号文本归最高统帅部“L”作战部使用），苏联政府很难证实有这么一个进攻计划。尽管英国政府和著名的间谍组织“红色乐

队”都警告苏联，德国将于1941年发动进攻，但是德国严格的保密工作使苏联无法获得起决定作用的证据。

四、隐蔽接敌

为了保密，德军在进行空中作战准备时，尽量推迟把作战飞机调往东线的时间。他们预备和使用的空军基地距离苏联边境都有大约50公里以上。在部队为发动进攻而进行集结的过程中，德军保持了无线电静默。

早在1941年3月中旬，德军逐步加剧了对英国的轰炸，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线战争。大约有400架德国轰炸机不断地进行轰炸，并且夜间的轰炸效果日益提高，给人以德军投入的力量比实际要大的感觉。事实上，德军1941年春季，展开的轰炸攻势纯粹是为了转移注意力，他们企图使对手相信德军主力仍在西线。德国空军总司令部似乎已把第2和第3航空队的大部分飞机都用于轰炸英国，为了支持这一假相，总司令部还精心策划了一个骗局。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航空队当时由阿尔伯特·凯塞林元帅指挥，该航空队的飞机约有二分之一将要投入东线作战，但他却总是呆在设在布鲁塞尔的司令部里，故意给对方造成错觉。实际上，在1941年3月，凯塞林早已忙于准备“巴巴罗萨”作战，只要骗局许可，他都尽可能呆在离东部前线不远的华沙他的真正司令部里。

如果说空军部队可以在进攻前几天甚至几小时集结起来，从这离前线的地点发起进攻，那么，远为庞大的各野战集团军则必须在1941年6月21日晚上进入前沿的出发阵地。而又不被对方发觉，却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任务，为了给苏联造成错觉，希特勒的军队可谓熬费苦心，采取了多重欺骗。

1941年2月3日，希特勒批准了德军总司令部的“巴巴罗萨”作战序列。次日起，直到1941年6月22日，德军为进攻苏联，精心组织了陆军部队的集结。他们要从法国和德国调77个师到东线，使已在波兰、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的44个师抵近苏联边境线，此外还要在1941年6月22日之后，再调24个师在先头梯队之后跟进。所有这145个师的调动都必须掩蔽起来，使苏联推想不到一场大规模进攻已迫在眉睫。从1941年2月4日至3月12日，德国陆军从波兰境外调了8个师至格但斯克—卡托维兹一线，这里离苏联边境线大约165公里。为麻痹对方，这次调动进行得不紧不慢，使用的是和平时期的火车时刻表，并在离苏联边境较远的地方完成。

1941年3月16日至4月，进行了第二次调动，这次是把在法国和德国的18个师调到柯尼斯堡、华沙和塔尔努夫一线，距苏联边境线大约90公里。这18个师调动，连希特勒自己都说过，“1941年4月以后的进攻准备就难以隐蔽了”。恰逢此时，南斯拉夫发生了政变，推翻了南斯拉夫保罗摄政王的亲德政府，取而代之的是杜尚·西莫维奇将军领导的中立政府和新宣布登位的彼得二世国王。保持巴尔干半岛的稳定以至控制权，既是德国的生命线，又能掩护“巴巴罗萨”，他决定立即进行武装干涉，这也为大量地从德国南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向东线调集军队找到了可信的借口，几十万德国军队出现在东欧，运输网上一片繁忙景象，明明是忙着“巴巴罗萨”的准备工作，可被说成是为了支援德军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而进行的活动，巴尔干战争为“巴巴罗萨”作战计划打掩护提供了良好机会，希特勒真是喜不胜收。

1941年4月至5月10日期间，德军又向东线集中了16个步兵师，这次调动组织得非常成功，与巴尔干战争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些师配置在阿伦施泰因至拉多姆一线，离苏联边境线大约70公里，步行也就是一两天。部队在调动过程中使用了和平时期的火车时刻表，并实行了无线电静默，人员和装备井然有序，没有发生什么混乱。在“巴巴罗萨”准备工作的这一阶段，只有极少数军官知道部队东调的真正原因。德国人的欺骗首先针对德军部队自身。

为了使部队真的以为调到东线，表面上是防止苏联进攻，而实际上是为了进攻英国而采取的行动。1941年5月，德军部队又组织了学习英语和地理知识的活动。就在进攻苏联之前几周，东线各部队还收到陆军总司令部一份秘密电报，要求上报所有士兵掌握英语的情况。

1941年5月22日至6月22日，德军把进攻初期所需要的最后一批部队调到东线，从而使东方集结进入高潮。在战役开始前的最后几天里，德军用火车和汽车把47个师从法国和德国调往波兰和东普鲁士，其中包括28个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这个动作是巨大的，数字是惊人的。此外，原已在东普鲁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86个师要从1941年2月至5月他们下火车的地点调到离苏联国境线仅数公里的地点，调动的距离少则70公里，多则165公里。德军还调动了另外24个师，这些师将在进攻开始后几天内越过苏联边境线，补充到前线最需要的地方，以保证进攻锐势。除上述作战师外，集团军群、集团军和军的大批部队，以及通信人员、空地勤人员、防空部队等也在调往东线，并在那里建立了作战基地。

在“巴巴罗萨”作战开始前的最后28天中，德军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隐蔽部队的进攻准备，并对无法隐蔽的行动作出欺骗性解释。

德军要求各作战师和其他单位实行无线电静默，尽可能使苏联无法通过无线电截获取情报。直到进攻前12天，德军才把参加第一波进攻的96个步兵师调往边境集结地。这些师夜间徒步行军，昼间则隐蔽在森林里。参加第一波进攻的31个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是在进攻前4天才向前调动的，摩托化行军只在夜间进行，而且他们的最终集结地离苏联国境线要比步兵师远得多。夜间行军，严格的部队管理，昼间在树林里休息，这些措施使部队与当地老百姓的接触减少到最低点。结果，苏联人从他们在波兰的情报网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苏联边防军的地面观察和空军侦察机的空中观察也都劳而无获。

我们不妨以德军一支部队在“巴巴罗萨”进攻准备期间的经历为例，来更深入地了解这场欺骗的细节。

第6装甲师是德军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德军陆军总司令部在1940年7、8月间将该师从法国调到东线，驻在东普鲁士的西南角，托恩和奥斯特鲁德一带，离苏联边境大约120公里，部队乘坐火车调动，完全与外界隔离，根本不知道附近是否还有其他德军部队。据该师第6步兵旅的上校旅长说，直到好几个月以后，他们才知道第1装甲师也来了，而且要乘火车向东，到阿雷斯“训练中心”去。第6装甲师的任务主要是平时的日常卫戍，从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一直未发现任何战役准备的迹象。

1941年3月，第6装甲师也调到离苏联边境大约35公里的阿雷斯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数周的战斗训练，尔后，于1941年4月初向西返回原驻地，这时才第一次知道第5步兵师在附近的米劳进行训练。接着第6装甲师接到

命令向奥斯特鲁德集结。与此同时，另一个步兵师调到第6装甲师的南面，其他几个师则从西靠拢过来。

直至1941年6月20日晚，第6装甲师师长把他的战斗部队配置在一所德军“劳军营”周围，离陶乐根东面的立陶宛边境只有500米远，此时部队和老百姓当中育好多人还以为这次兵力集结是“希特勒为了牵制苏军而施展的大规模战略欺骗措施之一”。师长建议上级司令部以演习就要开始为借口，把“劳军营”的姑娘们转移到集结地以外地区去，却遭到断然拒绝，理由是要欺骗敌人。第二天，也就是6月21日（大战的前一天）劳军营的姑娘们骑着自行车到施佐肯北面的海关游玩，晚上，她们照常举行了营火晚会。当姑娘们带着欢笑进入梦乡之时，该师步兵进入了紧挨着劳军营的出发阵地，天刚蒙蒙亮，第6装甲师与其他部队一起发起了对苏联的进攻，冲入了苏军占领的立陶宛。

部队的频繁调动和大量集结，连德军自己都如坠五里雾中，苏联就更是蒙在鼓里。随着进攻发起日的临近，德国通过航空侦察，无线电截收，获悉苏联红军的飞机还是按平时时期的要求停在跑道上，机场大都离西部边境很远，步兵也都安然地呆在驻地营房，一片和平景象。

五、莫洛托夫摸回了一张什么牌？

莫洛托夫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分手之后，原路返回。车行一路，莫洛托夫脑子里转来转去总是问自己：“临行前自己带的一堆问号找到答案了吗？斯大林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吗？”随着思绪的倒转，他眼前浮现出那次有全体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大规模战役战略图上演习总讲评会”上的情景。

“去柏林准备得怎么样？”斯大林一见到莫洛托夫，以这句问话代替了打招呼。

“基本准备就绪，过了十月革命节就动身。”莫洛托夫说完这句话，就等着斯大林的示下。

斯大林把装满烟丝，准备点火的烟斗又从嘴里抽出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说：

“去见希特勒，设法澄清两件事。第一，我们是严格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会对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行动形成任何威胁。第二，我们遵守条约，也希望德国遵守。问清楚为什么最近在芬兰和罗马尼亚都有德军的军事顾问在活动，德国此举究竟是什么用意，让他们立即撤回去。”停顿了一会儿，斯大林像是在自语，又像是向莫洛托夫说话：“希特勒什么时候扑回来？他还能给我们留下多长时间？目前，英国还在抵抗，可这种抵抗维持多久？它们会不会达成秘密协议？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如果真是那样，那我们至多还有一年的时间。如果英国不屈服，希特勒敢不敢两线作战？看来不太可能，那样的活，我们也许还有两年甚至更多一点的时间。时间太少了，而要干的事儿又太多……”

列车减速刹车，一阵轻微地晃动，莫洛托夫一怔，清醒过来，回到现实，在脑子里继续整理着他这次会谈得到的答案。在他看来，此次柏林之行，有一个问题是很清楚了，德国对我们的进攻已提上议事日程。从希特勒到里宾特洛甫那样拼命地拉我们参与瓜分英国的遗产，那样言不由衷地表示愿意继续与我们合作，对芬兰和罗马尼亚驻有德军一事又是如此闪烁其词地搪塞，

正说明他们心怀鬼胎。他想用一张可望而不可及的空头支票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松懈我们的警惕和提防。在莫洛托夫看来如今的希特勒，差不多是整个欧洲的征服者和主人了，现在他对我们越殷勤、越友善，恐怕越不是什么好兆头。但是，“德国会在什么时候扑过来呢”？莫洛托夫强迫着自己设法解开这个“结”。

这确实是个极难而又必须解答的问题。莫洛托夫深知希特勒狡猾阴险，诡计多端。他可以非常郑重其事地给你一连串的假相，也可以用二十分的真诚说一通假话。连他的部下亲信都把他看成一个演员，语句声调，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精心设计，刻意为之的。甚至说他那尖锐的凝视动作是在镜子前经过若干小时练习过的。当然，熟悉了他的这个特点，可以对他保持警惕。可能的话，简直应该退避三舍。可是，现在，我的目的是要拿到他的底牌，这是临行前斯大林交给的关键性的任务。回去见到斯大林，说仍然没摸清恐怕是不行的。莫洛托夫也相当清楚，在斯大林那里根本就不存在他交付的任务你无法完成的概念。所以现在需要的是分析、揣摩，从分析中寻找答案。

希特勒准备什么时候进攻我们呢？站在他的角度看，有两种选择：一是攻下英国之后，二是攻下英国之前。如果是第一种选择他就为我们留得一点时间。会不会是第二种选择呢？我想不大可能，莫洛托夫为自己找出了这样两条理由：第一，这就意味着德国将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尽管德国现已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实力迅速增大，但进行两线作战，这是兵家之忌。希特勒再狂妄，这一点他应该清楚。何况，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输就输在两线作战上。第二，英国空军对德国，特别是对柏林不停地轰炸，对希特勒来说，应该是个令他讨厌，让人担惊受怕的麻烦事……

想到这儿，莫洛托夫眼前似乎又浮现出这次柏林之行两次遭空袭的情景。

第一次是他刚到柏林的当晚。他正在驻德大使馆举行宴会，德国的头面人物，纷纷应邀出席。其中有空军元帅戈林，外长里宾特洛甫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灯火通明的宴会大厅，宾主刚刚落座，莫洛托夫上台致词，才开了个头，突然外面防空袭的警报声大起，那些刚才还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先生、小姐、太太顿时大惊失色，顾不上尊卑贵贱，乱轰轰地要往防空洞里钻，偏巧的是大使馆大楼内没有这样的设置。于是先生、小姐、太太们蜂拥到宴会厅出口，口小人多，都想先于别人出去，结果挤在一起，抱成一团，男人的呼喊声，女人的尖叫声，碰撞桌椅声，酒杯打落在水磨石地板上的破碎声，乱成一团，混成一片，那种狼狈像，着实令人可笑可悲。最有意思的还是肥胖的戈林，今天特意穿来他自己设计的那身元帅服，银呢制的上装，从左肩到右胸，挂满了一大串各式各样的勋章和奖章。这位空军元帅，刚才还向莫洛托夫夸口说德国空军已经把英国空军摧垮，可现在却一边心神不定地向主人道别，一边焦急地用眼睛瞄着出口，瞅准机会便匆匆夺门而去。

第二次是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两人正在谈判，警报响起。开始，里宾特洛甫比戈林略佳，坐着没动，还侧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一会儿，听到炸弹的爆炸声由远而近，当一颗炸弹落在附近，震得玻璃嗡嗡直响时，里宾特洛甫终于坐不住了，跳起来对莫洛托夫说：“莫洛托夫先生，为了安全起见咱们还是到我的地下室去吧，那里可以继续谈判。”说着，带着莫洛托夫几个人，顺着旋转楼梯，飞速跑下。从那熟练的动作看得出，这架楼梯对这位外长并不陌生……想着想着，莫洛托夫不禁一笑，他顺着这个思路

往下继续分析……在如此人心惶惶、提心吊胆之中，怎么能开辟另一条战线呢？眼前有两个对手，可希特勒枪膛里只剩下一颗子弹，他是不敢这样做的。还有第三，希特勒要进攻我们，必须从西线调兵，这势必减轻西线对英国的压力，他就不怕英国趁机捣乱，给他制造麻烦吗？如果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与英国媾和，他愿意屈从英国的要挟，吐出已咬在嘴中的肉吗？！以希特勒的贪婪本性，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莫洛托夫想了一路，等到了莫斯科走下列车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说服了自己，同时，他也准备好用这些理由，去向斯大林报告：德国人至少在明年冬季之前不会两线作战，也就是说，不会在攻占英国之前，发动对苏战争。

斯大林在听了莫洛托夫柏林之行的汇报之后，沉默了一会，然后缓缓地说：“德国人会来进攻我们，这一点我们早就料到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要干的事太多了……莫洛托夫同志，如果像你说的，希特勒不会在结束对英作战之前进攻我们，这就给我们多少留下了进行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能有多长？一年还是几个月？这还不能确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延长它。我们不应该去刺激希特勒，不能授人以柄，说我们在破坏同他们的协定，否则当希特勒感到我们已经准备同他开战了，那他是会不顾一切地缩短给我们的准备时间的。很可能，会逼他挺而走险，不等收拾了英国就扑向我们，这是对我们不利的。因此，要竭力避免。”

斯大林显然同意了莫洛托夫的分析。今天到会一起参加听汇报的还有铁木辛哥、朱可夫等人。斯大林在说完上述那一段话后，对着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说：“自今日起，边境地区的部队调动和向边境地区的部队调动，都要经我的批准。”

从斯大林那里出来，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坐进了一辆汽车，待汽车驶出克里姆林宫，朱可夫目视前方，缓慢地说：“他现在把赌注押在了德国不会两线作战和我不犯人，人必不犯我上了。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避免战争。”

铁木辛哥同样注视着窗外，有一会儿没作声，快下车分手时，摔给朱可夫一句：“还是相信他的判断吧……”

第四章 偷猎在拂睫

一、箭已上弦

在“巴巴罗萨”开始之前的最后几个难挨的日子里，希特勒的失眠者病又开始复发了，到了晚上，他躺在那里睡不着。便问自己，在他的宏伟计划中，可有什么漏洞让英国人钻空子？他相信已堵塞了所有的漏洞：他曾派戈林的代理人米尔契广泛而周密地视察了德国防空工程；他曾下令对荷兰的沿海工事予以紧急增援；他又怀疑伞兵部队在克里特岛获得成功可能刺激英国人，使得他们一等到他希特勒的手脚捆在俄国战场，也对挪威海岸或两个海峡岛屿做同样的冒险事，因此他命令增加岛上的驻军并派去大量的坦克和大炮进行增援。当然这样做，他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即在将来有朝一日与英国签订和平条约时，可以把根西岛和泽西掌握在德国手中。希特勒每天和希姆莱、莱伊、赫维尔、里宾特洛甫还有赛斯·英奈特这些尽职尽责但又疲倦困乏的亲信们讨论土耳其、战争和作战问题，常常熬到清晨三四点钟，尽管如此，他也还是要服镇静剂才能入睡。

不过，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目前即将进行的“巴巴罗萨”。6月18日，由于除了德国以外的各国报纸都公开地猜测希特勒攻打苏联将子何时开始，这无疑会引起苏联人的严重的不安。赫维尔在希特勒的总理府写了一篇充满焦虑的日记，这无疑也能反映希特勒的心情：“重大问题：杰卡诺索夫（苏联驻柏林大使一作者注）已经宣布他要见国务秘书。他要带来什么？斯大林要在此时一鸣惊人？将向我们提出重要的东西？等等，等等？（元首）和外交部长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恩格尔（希特勒的陆军副官）和我自己从各个可能的方面做了仔细研究。元首和外交部长不得不突然失踪——不能让人找到他们。筹划了许多藏身之处：佐内堡、卡林霍尔或伯格霍夫、火车、威德派克，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不隐蔽的地方往往最隐蔽，后来，有一天干脆躺在帝国总理府闭门不出。”

第二天傍晚，当希特勒口授他的“巴巴罗萨”公告——“告东方前线部队书”进行到一半时，里宾特洛甫打来电话说，杰卡诺索夫在下午6时拜见了他的国务秘书，讨论的纯属日常事务，说了几句笑话就走了。希特勒暂释重负，心绪稍稍安定下来，继续口授他的“告东方前线部队书”。

公告于20日秘密印发给部队，在排版很密的四页公告中，希特勒又耍起他贼喊捉贼的老把戏，他在详尽地解释德国的所谓“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后，对苏联政府肆意诬蔑，恶意中伤，有几段是值得注意的，希特勒声称：德国人民从未对俄国居民心怀恶意。“但是二十年来莫斯科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统治者不仅竭力使德国而且使整个欧洲燃起战火。”希特勒说，他从来没有象克里姆林宫用颠覆的手段试图使欧洲的其他部分转而信仰共产主义那样，也试图把纳粹思想输入俄国。

为了取得蛊惑人心、蒙蔽视听的效果，希特勒比谁都清楚，谎是不能不撒的，脸皮是不能要的，于是他以一种冷嘲热讽的口气说道：“我的士兵们，你们自己知道，几周之前，在我们东部边境上还没有一个装甲师和机械化师”（重点号作者所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公告是这样结束的：

“东方前线的士兵们，此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如此规模的兵力集结已经完成。与芬兰的师联合在一起，我们的同志正和纳尔维克的战胜者（狄特

尔)驻守在北方的北冰洋海岸上。德国士兵在挪威的征服者(福肯霍斯特)的指挥下,芬兰的自由英雄们在他们自己的元帅(曼纳兴)的指挥下,正在保卫芬兰。在东方前线驻守着你们。在罗马尼亚,在普鲁特河两岸和沿着多瑙河直到黑海的海滩,是团结在罗马尼亚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手下的德国和罗马尼亚的部队。现在,这条亘古以来最大的前沿阵地开始向前推进,不是为永远结束这场伟大战争提供手段,或者保卫那些目前参战的国家,而是为了拯救我们整个欧洲的文明。

德国的士兵们!这样一来,你们就进入了一场严峻而有特殊要求的战斗——因为目前欧洲的命运,德帝国的未来,我们民族的存亡只落在你们的肩上。

愿上帝在这场斗争中保佑我们大家。”公告已经发出,部队已经站在了锁的俄国大门口,希特勒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但毕竟这次战役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规模又是如此空前的庞大,而俄国仍然是贴着封条的门里面的一个谜。他想靠服大量镇静剂稍许稳定一下自己紧张到极点的神经,但办不到,总是心神不定:我们会撞上秘密武器吗?能撞上顽强战斗的狂热者吗?一切他都无法找到让自己安神的答案。希特勒和他的女秘书们在总理府的“亭子间茶点室”里喝咖啡的时候,31岁的施罗德,这位聪明伶俐,有点批判精神而又心直口快的速记员问他:“元首为什么再三强调‘巴巴罗萨’是他所采取的最棘手的一个决定?”希特勒既是一种回答,也是一种表白地说:“因为我们对俄国一无所知。它可能是个大肥皂泡,但实际上它也可能截然相反。”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6月20日,希特勒命令约雷尔用事先安排好的密码指示德军,进攻将按计划于6月22日开始。

二、时间精确到分钟

希特勒为选择6月22日作为进攻苏联发起日,很是得意。首先,这一天是个星期天,苏军高级参谋部只有一些低级人员在值班,大部分官兵都去度周末了。其次,这一天恰好是夏至后的第一天,昼长夜短,在战役的最初日子里,德军一天差不多可以战斗18个小时。

德军要解决的最后一个细节问题,是确定发起进攻的确切时间,要精确到分钟。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欺骗与战术突然性,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而获得的机会化为乌有。直到1941年6月20日,边境线上几乎还见不到德军部队的影子,只有一道非常单薄的警戒线,担负巡逻和警戒任务的是德国政府的边防队和海关人员。1941年6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几十万德军开到了离边境大约1公里处。德军进入了最后的集结地域,许多突击队埋伏在距离桥梁、岗楼和铁丝网障碍物等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在这一阶段,德军可能会出许多小差错,如迷失方向的装甲车纵队和步兵部队很可能会没头没脑地闯入苏联边境,这样就会使对面的苏军部队警觉起来,阻止德军的前进,或者是完整无损地撤到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一线。为了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德军严格实行了噪音和灯火管制,把几个野战集团军隐蔽在漫长而漆黑的国境线上。

希特勒让三军首脑自己决定发起进攻的准确时间,但他们却左右为难,并因意见不一而引起一场小小的争论。

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根据一向奉行的军事理论，几乎本能地认为，各野战集团军应当在拂晓时分发起进攻，也就是说，进攻时间应该定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早晨，那时天已亮到可以进行“通常的户外活动”。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先头突击部队最有可能完整无损地夺取苏联西部边境众多河流上的桥梁。这样，各师主力部队就可以在昼间从桥上渡河，有条不紊地实施进攻。

德国空军总司令部却坚决反对陆军的观点。空军将领们指出，参加第一波攻击的大约 900 架飞机在黑暗中无法找到苏联境内的目标。如果陆军在拂晓时分发起进攻，空军的飞机从前沿和内地起飞，顶多能够与地面部队同时越过边境，此后平均还要飞 30 分钟才能对苏联机场实施攻击，这就给了苏联空军大约 30 分钟的预警时间，“巴巴罗萨”作战计划要求的是通过突然空袭以求得解除苏联空军的作战能力，为此，空军将领们认为，必须把苏联飞机摧毁在地面上。而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需要彻底达成突然性，如果苏军得到警报，他们就会向东方的备用机场疏散飞机，同时派飞机升空截击德军。这样，德国空军就要面对一支基本上完整无损的苏联空军，就要进行空战，而且德国陆军部队也会遭到苏联空军的袭击。

然而，陆军也有自己的理由，陆军总司令部指出，如果几百架德国空军的飞机在拂晓时分飞过边境，几十万苏军地面部队不可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样一来，尽管已进行了几个月巧妙的欺骗、蒙蔽，德国野战部队在进攻中却得不到达成战术突然性的好处了。部队会遭受惨重伤亡，对实施闪击战至关重要的许多桥梁也会被破坏。桥梁问题虽然是战术性的，但对于闪电战来说意义重大，搞不好会延缓整个战役的进程。事实上，如果德军在边境滞留时间过长，就会使苏军指挥官和部队有足够的时间恢复镇静。

两种意见，各执一端，最后陆军的观点略占上风，陆军突袭时间定在 3 点 05 分，标志着“巴巴罗萨”作战开始。首先是炮火准备，同时各野战军进入立陶宛地区。3 点 15 分，开始向南进攻。为达成战术的突然性，空军必须先派出一批最优秀的飞行员驾驶 30 架轰炸机在陆军发起进攻之前越过苏联边境。这些飞机在夜暗中飞向目标，天一亮就对 10 个苏联空军基地发动进攻，它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摧毁苏军飞机，造成苏联空军基地长时间的混乱，使下一波德国飞机能及时赶来，把剩余的苏军飞机摧毁在地面上。

进攻之前紧张的最后一天，只剩下不到 12 小时了。外交部打来电话报告了令人不安的消息：苏联大使再次紧急要求会见里宾特洛甫。为拖延时间，这位外交部长突然“失踪了”，杰卡诺索夫被搪塞过去，说等里宾特洛甫晚上回来再约定会见时间。事实上，里宾特洛甫就在总理府，一天中几乎与希特勒形影相伴。希特勒也正在口授国内消费公告和给墨索里尼、霍尔蒂以及芬兰总统雷斯托·雷蒂的信，通知他们关于进攻俄国的事宜。

9 时 30 分，杰卡诺索夫得到允许去见里宾特洛甫的国务秘书。会见时他只是递交了一份对德国屡次侵犯苏联领空的正式抗议照会。几乎与此同时莫洛托夫也在莫斯科向德驻苏大使舒伦堡递交了一份同样的抗议照会，照会措辞听起来如此可笑，以致电报凌晨传到希特勒的总理府时，一经宣读，使得全场哄堂大笑。“一系列的征兆使我们看出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意……”（重点号作者所加）事到此时，莫洛托夫还只是如此发几句牢骚。一小时以后，300 多万德国士兵沿着从北冰洋到黑海的前线，由 3000 辆坦克和近 2000 架飞机做后盾攻打了苏联。不折不扣的突然袭击。

于是，阿道夫·希特勒在 52 岁的时候开始征服俄国。22 日晚，希特勒

和他的私人官员一直熬到深夜，他的思想飞到总理府以外遥远的地方。他对副官们说：“用不了三个月，我就将目击一场世界史未曾见过的俄国的崩溃！”然后，他小睡片刻。

三、这里令历史也感到困惑

当战争之剑已高悬于头颅之上时，斯大林在干什么？

1941年4月13日晚上，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电告柏林，称斯大林对日本人和德国人表现出“异常友好的态度”。舒伦堡所说的异常友好，发生在这一天的莫斯科火车站。当时，外交使团正为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莫斯科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谁也没想到，斯大林会在一大群苏联最高党政军首脑们的簇拥下来到了现场，而且亲自将日本外相送到车厢的扶梯上，然后拥抱告别。接着，他又找到了在场的德国大使和武官，他甚至说：“我们将继续做你们的朋友，患难与共！”

斯大林的这一举动显然是一种外交策略，可接下来的事情就让历史也困惑不解。

还在此之前的3月20日，美国人在华盛顿就向苏联大使提供了一份绝密报告：希特勒将在5月份进攻苏联；

4月15日，一架德国侦察机在苏联罗夫诺迫降，红军在飞机上发现照相机，已被曝光的胶卷和撕毁了的苏联西部地图。其军事意图即使是普通士兵也不会怀疑，然而，苏联最高当局却向红军边防部队发出严厉的命令：“不得射击在苏联领土上空飞行的德国飞机”；

4月下旬，在驻德国的美国大使馆，一位德国空军军官直接面告苏联大使馆一秘，德国的空军和陆军主力部队已经调往东方战线；

5月，二战期间著名的超级间谍左尔格从日本东京向莫斯科报告：德国军队将在6月20日前后对苏联发动不宣而战的大举进攻；

6月，美国驻苏联大使亲手将一份文件交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警告德国将在两个星期以内进攻苏联；

几乎在此同时，中共打入德国驻华使馆的间谍成功地劫获德国将进攻苏联的秘密情报，中共急电斯大林：德国人将在6月下旬进攻苏联！

可1941年6月的莫斯科似乎注定了的要让人愕然6月14日，苏联的国家广播电台播发了外交部授权塔斯社发表的重要声明：

“德国也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的条款。因此，苏联各军区认为，关于德国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最近德国军队撤出巴尔干战役调到德国东部和北部地区的行动，应当认为是另有原因的，与苏德关系无关。”至于外国报纸上出现的关于“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是反苏反德力量笨拙的宣传伎俩”！

6月15日，苏联所有的报纸都刊载了这次声明；

与此同时，苏军统帅部再次命令部队：“即使是德国军队发起进攻，红军部队在没有接到最高当局命令之前，不得进行还击”，否则军法从事！

当6月15日，希特勒召集起纳粹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高级官员，就“巴巴罗萨”举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秘密军事会议，决定：德军将在6月22日早晨5点进攻苏联。苏联克格勃大头目贝利亚却在写给斯大林的备忘录中说：“我们再次解除并惩罚我国驻柏林大使杰卡诺索夫，他一直向我报告关

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虚假情报。”并且果真被紧急召回国，于大战爆发前一天以“企图以虚假情报迷惑斯大林”的罪名被捕入狱！直至6月21日晚10点，朱可夫接到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的报告，说“在前线抓捕了一名德军司务长，他是自愿跑到我方的。据他说，德军现在正在进入出发地点，进攻将于6月22日清晨开始。”朱可夫是向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汇报了这一消息，铁木辛哥让朱可夫立即起草一份让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命令，朱可夫说，早已起草好了，于是二人一起去见斯大林。当他们讲述了那位投诚者的消息后，斯大林足足沉默了一分钟，然后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看看朱可夫和铁木辛哥，问道：

“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军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

急性子的铁木辛哥抢先回答：“不会，我认为投诚者说的是实话。”

斯大林又沉默了一会，才通知让政治局委员们马上到他这里来。政治局委员们陆续来了，大家不声不响地在长桌两旁坐下。从他们不安的神情中，可以看得出都是以一种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斯大林发话。

斯大林慢慢站起身，像往常一样，在桌旁踱来踱去，也许他感到该下决心了，忽然问道：

“我们应该怎么办？”

没人应声，会议室异常寂静，使人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还是铁木辛哥用他那鼻音很重的嗡嗡低音打破了这窒息的气氛：“我看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把你们起草的命令读一下吧。”斯大林说。

朱可夫迅速展开一张纸，读了起来，当读到“各部队必须根据打退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采取坚决行动”时，斯大林打断了朱可夫说：

“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应下达一个简短的命令，指出进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动开始。边境各军区部队决不要上挑衅的当，以免使问题复杂化。”说罢，挥挥手，示意朱可夫按此意去重新起草命令。

长桌两旁仍然没人出声。斯大林自言自语道：“我相信这是希特勒的一种挑衅，他想试探我们……难道他真敢在两线作战？”说着，他用目光扫了莫洛托夫一眼，莫洛托夫也不知所措。

朱可夫很快按斯大林的意思起草好命令，向全体政治局委员宣读一遍后，由铁木辛哥和他两人签发了。把命令向各军区下达完毕，已是6月22日零时30分，距德军的大举进攻只剩下不足4小时了。

四、周末，红军在沉睡

1941年6月21日，正是周末，苏军照例这天是半日工作制。

基辅特别军区航空兵司令员科佩茨上午处理完工作后，下午便放假回家，一路上，他想起前几天副国防人民委员梅列茨科夫视察时，对他当众提出的严厉的批评，仍是忿忿不平。

那是一个星期前，梅列茨科夫来到乌克兰首府基辅，任务是视察部队战备情况，正好赶上军区进行一次空军的警报演习。

演习在离司令部不太远的一个机场举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军用机场，设施完备，停机坪上，整整齐齐地停放着几十架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和直

升机，很有气派。四周视野开阔，天空晴朗，只有几朵淡积云在远处的天际线上挂着。“确实是个进行演习的好地方。不过，从战备的角度看，这样摆放飞机太不隐蔽了，很容易遭到攻击。”梅列茨科夫心里想着，并没有马上说出来。司令员巴甫洛夫更是踌躇满志，一边兴致勃勃地对梅列茨科夫指点着什么，一边高声地和军官们打着招呼。当见着正从塔台上走下来的科佩茨时，马上拉他过来，并大声介绍说：“啊，梅列茨科夫同志，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我们军区航空兵司令员，苏联英雄科佩茨同志，他在西班牙的赫赫战功，我想你是不会陌生的吧？”

梅列茨科夫当然知道这位英雄飞行员的事迹，只是没想到他比想象中的还要年轻。

演习开始了，只见一架架歼击机、轰炸机腾空而起，在指挥员的口令下，编队飞行，作着各种战术动作。正当演习达到高潮时，忽然不知什么地方钻出一架德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机翼上两个巨大“铁十字”徽记看得清清楚楚。梅列茨科夫不禁愕然，很快，德国飞机竟大摇大摆地对准跑道，一个俯冲，然后降落在机场上，飞机上走出一队空勤人员，指指点点，左顾右盼，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好象既有点意外，又相当感兴趣，梅列茨科夫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是真的。

“怎么回事，巴甫洛夫同志？德国人怎么能降落在这里？”梅列茨科夫着急地问。

巴甫洛夫毫不在意，微笑着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难道你们在莫斯科都不知道，根据苏联民航局的指示，这个机场准许接收德国客机？”

“什么，民航局的指示？国防人民委员部怎么不知道？”

巴甫洛夫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梅列茨科夫尽管由此觉察出部队的战备观念松懈到可怕的程度，应该狠狠批评，但是，对巴甫洛夫——在西班牙战争中表现出色的坦克兵专家素来有几分敬意，如今他又说是民航局批准的，也就不便于发作，于是转向科佩茨，问道：“科佩茨同志，我有一个问题问您，机场上的这些飞机是为了演习暂时转场集中到这里的？还是一直就停放在这里？”

科佩茨未加考虑，如实而平静地说道：“一直就在这里。”

“那么军区的野战机场作什么用？”

“野战机场的条件显然不如这里，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太愿意呆在野外……”

“可是你睁眼看看这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呀？”梅列茨科夫再也忍不住了，他呼地站起来，用手指着德国飞机，打断科佩茨的话，严厉地说：“一旦爆发战争，这些飞机不就成了敌人现成的靶子了吗？那时您怎么办？！”

科佩茨看看气呼呼的梅列茨科夫，又看看一声不吭的巴甫洛夫，仍是十分平静地回答：“那时我就开枪自杀！”

事情已经过去些时日，但科佩茨一想起来还是余怒未消：

“他梅列茨科夫有什么资格对我们空军指手划脚？他有过几个飞行小时？对我们飞行员的苦衷有多少了解？那么紧张的飞行之后，谁不想过得舒服点，可还偏要把我们赶到野战机场上去，我对我的战友没法交待！”

尽管心里还有点隐隐约约的不快，不过，为了迎接妻子，科佩茨还是想利用星期六的下午与勤务兵一起作好准备，6月22日一早，妻子就要到了，这毕竟是新婚之后的第一次重逢，科佩茨期待已久。晚上，科佩茨从军衣上

边口袋里拿出一个淡黄色的牛皮照夹，凑近灯光端详了许久，然后将照片夹紧贴胸口，进入梦乡，又开始了他那不知“演习”了多少次的重复场面。

当梦中的科佩茨正拉着妻子的手在月光中散步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把他惊醒。一开始，他以为出了什么事故，等到扑到窗前一看，顿时目瞪口呆，如五雷轰顶，一下子跪在了窗前。只见机场方向火光冲天，爆炸声“隆隆”不断；平常听着十分刺耳的警报，竟然在空中连成一片的飞机马达轰鸣声、地面爆炸声中，变得苍白无力，着有若无。偶尔一两束探照灯掠过天空，可以看见大批的标有“卐”符号的飞机，像倒豆似的投下炸弹。窗户在颤动，天空在颤动，空气也在颤动。

科佩茨跪在那里呆呆地将近半分钟。然后，猛地站起来，用能想到的最粗鲁的语言，大骂德国法西斯，大骂希特勒。边骂边穿上军装，系上武装带，抄起军帽，习惯地用手按了按腰间的手枪，冲出门去。

科佩茨一口气跑到指挥所，里面一片惊慌。几个参谋分别把住几架电话机，拼命大叫，有的让各师、各机场报告情况，有的在下达准备起飞迎敌的命令，有的在调油车上机场为飞机加油。副司令员看到科佩茨急忙冲过来，瞪着惊恐的眼睛，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对着科佩茨的耳朵喊道：“这是大规模空袭！敌机密度极大。专门炸我们的机场和防空设施！目前损失还不知道。我估计轻不了！我们怎么办？啊？”科佩茨这时已是两眼喷火了，冲着副司令员吼道：“反击！反击！给我升空迎敌！”但是，他哪里知道时间已经晚了。凯塞林的航空队，在开战的第一天，就把现在西方方面军的几乎所有军用飞机消灭掉了。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机场被炸毁的。直到当天下午，科佩茨才明白，他已经没有一点反击的力量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军区已经损失了528架飞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装备部队的最新式飞机。

此时，军区司令部一道道命令，一次次催促，令他们马上出动飞机对敌地面部队进行打击，对自己的部队进行掩护。其中流露出的近乎于绝然的情绪，使科佩茨能想象得出，其他部队现在所处的悲惨境地。梅列茨科夫的话，现在都应验了，那些生死与共的战友，那些年轻的飞行员们，还没飞离跑道，或者勉强起飞也很快中弹坠毁了。对了，还有妻子，她怎么还没到呢？应该是早晨就到，可现在都傍晚了，她……科佩茨不敢再想下去，靠在墙角的椅子上，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和大嗓门的喊叫声，使科佩茨睁开了眼睛，那是军区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赫前来质问他为什么不派出空中支援：

“科佩茨，你给我解释清楚，为什么不执行军区司令部的命令？！为什么不派出空中支援？！你……”正当克利莫夫斯基赫风风火火闯进来，连珠炮似的问话说出一半时，突然停住了。他发现科佩茨苍白的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旁若无人地从桌上拿起军帽弹了弹尘土，端端正正地戴好，两眼无神定定地看着一个方向，缓缓地从他身边走过，打开一个房间的门进去了，又把门关上。克利莫夫斯基赫怔怔地站在那里，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都用同样的眼光望着他，没等他们明白过来，科佩茨走进的房间里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惊得所有的人都一哆嗦。克利莫夫斯基赫三步并作两步冲过去撞开门，只见科佩茨歪倒在地，左手握着的手枪枪管还冒着一缕青烟，左太阳穴上一个弹洞，血从里面涌出，顺着科佩茨苍白的脸颊急流而下。面前一个小木箱上，立着一个浅黄色牛皮相夹，上面一个美丽的姑娘正用两只大大的眼睛，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

再看看边境线上的情况。德军在摧毁了科佩茨的空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之后，地面部队开始了大规模进攻。德军是兵分两路，对布列斯特要塞实施合围。

布列斯特要塞位于同名城市以西约 3 公里处。从大的方位说，正处于比威斯托克突出部与乌克兰领土之间，因此恰好处在德军南路集群向前推进的必经之地。

战争爆发那一刻，德军对布列斯特要塞一阵狂轰滥炸，猛烈的爆炸声把驻守此地的边防军第 17 总队的团政委福明从梦中惊醒。他翻身下床，窗外已是火光冲天，借着火光迅速穿起衣裤，嘴里大声喊着勤务兵：“别契卡！别契卡！快起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话音刚落，一个矮小的身影一闪，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已站在眼前：“政委同志，我在这儿！”“这肯定是破坏分子炸了咱们的军火库，快，赶快集合警卫排，跟我走！”说着，拔出手枪，用脚一踢门，冲到院子里，差一点与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撞到一起，福明一看，正是警卫排长祖巴洛夫，福明劈头就问：

“又是破坏分子？是不是又是德国那边来的？”

“政委同志，这不是破坏，而是战争！战争！”祖巴洛夫大口地喘着气，大声说道。

福明开始一愣，脑子里出现了短时间的空白。“战争？啊！战争！”福明明白过来了，“赶快集合部队，把守城堡各火力点，快！”他随即命令道。祖巴洛夫应声而去。他又转过身对别契卡说：“你赶快把加夫里洛夫少校找来！”

加夫里洛夫少校是该总队队长。此刻正飞奔进要塞北门。路上成群结队的德国飞机从头顶上隆隆飞过，向东、向苏联纵深飞去。他感到这已经不是一场小规模冲突了。刚进北门，迎面跑来两名战士对他喊：“少校同志，少校同志，东堡垒现在已集结了几百名战士，还有许多居民，请您到那儿去指挥吧。”加夫里洛夫点点头，又改向东堡垒跑去。进到堡垒，里面黑压压聚集了許多人，有的上身穿着衬衣，下边却只穿一条短裤，有的穿着长裤，上身却又打着赤膊，有穿军衣戴军帽的，也有不戴的……乱哄哄的，惊恐万状。加夫里洛夫飞身登上一张桌子，对着人群大声喊道：

“安静！安静！我是边防军第 17 总队的加夫里洛夫少校，现在所有的人听我指挥。妇女儿童到左边的工事，呆着不要乱动。其余的人准备战斗。”他用手指了指带他来的两个战士：“你们俩人去打开军火库，把大家武装起来，然后进入工事，准备战斗！”

这时别契卡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扬着娃娃脸说：“少校同志，政委请您立即去一趟！”

“他在什么地方？”

“在城堡里。”

“好，你现在马上回城堡，告诉政委，让他在那里指挥，我在这里指挥，两边呼应，懂吗？”

“懂了，少校同志！”娃娃脸一晃，又消失在黑夜之中。

激烈而又残酷的战争，就在苏军猝不及防以及一片惊慌之中，无情地开始了！

五、错误判断的灾难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 1941 年 6 月 23 日，在斯大林“倡议”下，建立了最高统帅部，斯大林担任主席，负责领导全苏武装部队的全部军事活动，并将苏联红军的三大边境军区——波罗的海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相应地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

当天晚上，苏联国防部发布“第 3 号作战命令”。这个命令要求各部苏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的领土挺进。

可是，只要了解到当时的客观形势的话，就不难发现，这是一条根本不切合实际的、武断的命令，如果说它果然发生过一点作用的话，那只能说是使苏联混乱的民心得到了些许的安慰。

那些接到了国防部命令的司令员们不要说几乎完全不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拥有多少兵力以及在实施什么样的突击，就连自己麾下的部队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甚至于它是否还存在都没有一点把握。正如朱可夫在回忆中所写的：“6 月 22 日拂晓，所有的西部边境军区同部队的有线通信都遭到了破坏，各军区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无法迅速传达命令。德国人预先投撒在我国领土上的破坏小组在多处破坏有线通信，杀害联络人员，袭击我军指挥人员。至于无线通信，边境军区的大部分还没有这种装备。在德国人的进攻中，许多部队已经和上级指挥机关彻底失去了联系，而陷入一片混乱的红军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反攻的命令作依据，和装备精良部署周密的德军开始了战争。

希特勒发动的，完全是一场没有任何借口，也不需要任何事件的闪电突击。

德军先以大量的航空兵集中对苏联西部重要城市、交通枢纽、陆海空军基地，以及正向国境线开进的军队和住于驻地或野营的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并在苏联国境纵深投下伞兵占领要地。

苏军西都地区的 66 个机场遭到特别猛烈的攻袭，不过半天工夫，苏军就损失 1200 架飞机，其中 800 架是在地面被击毁的。

德军在突袭的同时，以数千门大炮对苏军的军火目标和部队集结地进行猛烈轰击，随后德军又以数十个坦克兵团和机械化师为先导，在北起巴伦支海南至里海的 3000 公里的战线上，以 300 万人的兵力发起全线进攻。

临战前，苏联还没有进行战争动员，军队装备和改装也没有完成，西部边境虽部署了 170 个师另两个旅，但没有一个是齐装满员的。军队缺乏战斗准备，部队还在照常进行野营训练，有的军官在休假。说到后勤保障，也不适应战时要求。特别是战略侦察太差，敌情不明，直到德军进攻前一天，苏联边防军才从德军两个起义的士兵中获得进攻的情报，总参谋部于 22 时零点 30 分下达战备命令，许多集团军还没有接到命令战争就爆发了。

战争第一天，德军就侵入苏联境内 25—50 公里。

德军北方集群，由东普鲁士出发，经德文斯克、奥斯特洛夫，直指列宁格勒。在当日傍晚就在邵良方向突入 25—35 公里，其坦克部队在维尔纽斯方向前进 55 公里，于 27 日占领了陶格夫匹尔斯，强渡了西德维纳河，28 日占领了利耶帕亚，29 日占领了里加，据德军宣布，在西德维纳河南岸作战中，共歼灭苏军 15 个师。

中央集群，51 个师在 1600 架飞机支援下，由华沙的东地区出发，经布列斯特、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轴线进击。德军以坦克第 2、

第3集团军实施主要突击，第一天傍晚第2坦克军前进了30—45公里，已形成对苏军西方方面军的包围态势，至6月27日，先后在别洛斯多克和斯罗尼姆地区组成了两个袋形包围圈，包围了苏军第3、第10集团军，在同一天，作为钳形外圈的第2、第3坦克军在明斯克会师。6月28日第2坦克军群又占领了别列泽纳河上的包里索夫，构成了第三个包围口袋。

南方集群的63个师，在1400架飞机支援下，在卢布林至多瑞河地区展开向基辅的进攻，计划得手后向顿巴斯前进。这个方向的德军进展较慢，但到6月底也攻占了利沃夫城，8月3日在乌曼地区包围了苏军西南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

战役开始只三个星期，德军就向苏联境内推进了多则400多公里，少则200公里的距离。首都莫斯科距离中央集群——包克的部队只不过180公里之遥。

第五章 疯狂的“乐”

一、纳粹口出狂言

到6月30日，德军完成了对明斯克的包围。中央集团军在这里消灭20个苏军师，俘虏29万人，缴获25000辆坦克和1400门大炮。据一个被俘的苏联军级指挥官证实，德维纳和第聂伯河以东没有重要的红军部队。总参谋部的乐观主义在哈尔德7月3日的日记中的大肆吹嘘中可以反映出来：“我坚持认为俄国战役在两周之内已经打赢，大概这不是夸张。当然这不是说战役已经结束了。”约雷尔的负责记军事日记的赫尔穆特·格雷纳在6月29日的一封信中透露，最高统帅部也认为战役比预料得顺利的多。“我们占领了德温斯克和明斯克，这样我仅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去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三分之一的路程；以这个速度，再有14天我们就进入这两个城市了；不过，可能比我们设想得更快”。

希特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凝视着餐室墙上的地图，用他的秘书们能听到的声音宣称，“几周之后，我们将进入莫斯科，然后我要把它夷为平地，在那里修一个水库。莫斯科这个名字必须抹掉。”几天之后，里宾特洛甫也用同样的语言向他的高级外交官讲了话：“6周或8周之后，俄国战役就要结束，对英国的战争，可能再继续6个月或10年。”大约在同一时间，希特勒让他的大使冯·德·舒伦堡——希特勒总认为他是个亲苏派，曾用其所长，派往莫斯科作大使，此人已从莫斯科遣返回国——相信：“到8月15日，我们将进入莫斯科。到10月1日，将结束俄国战争。”

在1941年7月这个月份里，希特勒看到了胜利是完全有理由的。7月2日给他看了土耳其政府报告的德语译文，报告引述了斯大林和提莫申科元帅秘密向外国外交官透露的消息，他们承认已经把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甚至莫斯科从防御地图上划掉，当然他们这样考虑只是一种预测。还有一份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给本国政府的有关苏联士气的报告，也被情报部门获取并译成德语呈放在希特勒的案头，报告中描述了那里糟糕的空袭预备警报情形，并且忧心忡忡地记载了食品情况和俄国人民已经把储存的金银细软转移到安全地方的谣言。乐不胜收的希特勒在7月4日和里宾特洛甫共进午餐时，他已经把俄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扩大了，并把布尔什维克的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基本秩序做了对比。“要是没有强迫，人们总是要回去过兔子般的生活”，俄国农民干活不是情愿的。这就是他们的口号和做法失败的原因，他们不得不采取集体制——用政委代替地主。其实都是一回事。斯拉夫人不会管理，他们只能受人管理。他们需要受奴役。

第二天，1941年7月5日，纳粹头子认为俄国战役似乎接近尾声，希特勒向事先选定的共进午餐的听众的解释，为什么他没有正式宣战甚至没有以某个“事件”为借口，就攻打俄国。“在历史的法庭上，还不曾询问过一个人的动机。而总是评判事实。你们说说看，谁曾追问，为什么亚历山大侵略了印度？为什么罗马人打了他们的布匿战争？为什么腓德烈二世打他的第二次西里西亚战役？在历史上的法则，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希特勒只对他的人民负责。“为了理论上的（发动战争的）动机问题而牺牲成千上万的（士兵）不仅是迂腐更应该说是犯罪。我将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消灭者而永垂青史，管它有没有边境事件。只有最后的结果才有裁决权。如果我

输了，那时我怎么说都不合逻辑。看看挪威——如果我先宣布了我的意图，我们就决不会成功的，然而这对德国的命运是极其重要的。反过来：如果丘吉尔和雷诺保持沉默，我大概也不会攻打挪威。”总之，希特勒已被眼前的胜利所陶醉，他的思想甚至已转到了未来的更久更远的战役了。7月8日，他指示勃劳希契不要再往东方前线派任何新的坦克部队了，而且那里的装甲师要缩减。没事做的坦克人员要送回德国训练新的坦克师，13日，在一次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中又进一步肯定了这一点：除了20个现有的装甲师外，到1942年5月1日陆军要再建立16个装甲师——12个给东方，24个（一整个装甲军团）另有任务。第二天，希特勒裁定，苏联失败之后，陆军要削减（装甲师除外），海军建设将要受到限制，能适应与英、美战争的需要即可。然而空军将大规模地扩大，到1942年春天，空军的工厂将以最高的效率工作。希特勒似乎构想出一场新世界与旧世界之间的战争——可能不只是在他这一代。7月下旬，一天晚上希特勒在闲聊中说到：“我敢说，这场战争（指苏德战争）结束之时，就是与英国长久友好的开始。但是，如果要和她和平地生活下去，那么我们就必须先把她打倒！”

二、餐室遐想

到1941年10月初，苏联军队在前线还是节节溃退，希特勒仍旧高兴得容光焕发。就餐时与同僚们及秘书们海阔天空地扯了起来。时而谈到鱼子酱和牡蛎的种类，时而扯到几十年前造成螃蟹大量死亡的那种细菌。至于俄国吗？希特勒则计划在未来的那块土地上办些大事，他称那是“我们的印度”——将在那里开运河和修铁路，铁路要修新的轨距为10英尺的，至于那里的人嘛——必须变成木头脑袋。对于斯大林的帝国残部（肯定在鸥多拉尔以东那边），布尔什维主义的存在也许是件好事——是使他们的百姓永久无知的保证。

10月13日，他和他的外长里宾特洛甫首次讨论了德国纳粹对统一后的欧洲的基本看法。赫维尔写道，“帝国外交部长拜访了元首：第一次考虑欧洲宣言问题。大概首先涉及经济问题，也许在冬季开始之时，元首情绪极好，悠然自得。”用餐时，他透露说，他考虑把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典和芬兰的经济专家召集在一起，向他们讲清楚俄国是他们安置多余人口的所在地，而且是他们所需全部原料的来源。讲到高兴处，只见他眉飞色舞地对着里宾特洛甫描绘道：“我认为，他们打着旗跑到我们阵营里来的可能性也不一定没有。”赫维尔继续写道，在同一天，元首也向经济部长瓦尔特·丰克敞开了经济思想——以欧洲自给自足为基础；希特勒有个梦想：他想修几条运河，把和黑海、第聂伯河相连的多瑙河、莱茵河和奥得河连起来，“所有的欧洲人都可以参加到这项工程中来”，当然他指的是对东线殖民地的开发。而且人人可以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参与欧洲经济。”他还说：“欧洲政治中心随着新的经济组织也要发生变动，英国只会变成一个大荷兰。欧洲大陆要恢复生机了。”

希特勒已被他自己设计的未来蓝图的构想搞得神魂颠倒，忘乎所以，以至逢人便讲。10月17日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托特和沙克尔（希特勒的劳动力专员）同希特勒一起进餐时，脑子里被希特勒塞满了东线的种种“美景”。希特勒又一次甜蜜地沉入那个借以开发东方的巨大建筑工程上来。他说他要

像美国人当年开拓西方殖民地那样开发东方，“首要的是修路。”托特医生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希特勒滔滔不绝的关于蓝图描述的梗概：

必须把原计划大大扩充一下。为了扩大工程，在其后的20年内，他将使用这300万俘虏。干线（元首今天不仅谈到通往克里米亚的公路，并且还谈到一条通往高加索的，以及二、三条通过北部领土的公路）必须穿过最优美的风景区。在大河穿过的地方，一定兴建几个德国城市，作为德国武装部队、警察、政府以及纳粹党的领导机关所在地。沿公路要建设起德国农庄，的确用不了多久，单调的草原、亚洲佬的面貌将会完全改观。10年后，那儿会有400万德国人定居，20年后至少会有1000万。居民不仅来自帝国，更主要的来自美洲，还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及佛兰德的。欧洲其他地区在开发俄国荒原上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即使有的俄国城市战后尚存，德国人也绝不在那儿落脚（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自然不会存在了）；让这些城市在远离公路的地方继续过愚昧的生活吧！他必须把俄国“这块大饼”分得使德国能够支配它、统治它并能适当地剥削它。

然后，元首把话题一转，转到那个某些人有不同认识的话题上来：既不打算为当地人兴办教育，也不打算为他们搞福利。他们只需要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识别公路上的路标就足够了。他还要让乌克兰人明白，一个月不用洗两次澡，只洗一次就行，这就是他们的“自由”。作为元首，经过冷静考虑之后，他要在那儿建立新政权：斯拉夫人的想法不会使他有丝毫动摇。今天吃德国面包的人，对于易北河东边的粮仓在12世纪是用武力收复的事实，决不会有什么情绪。在东线这儿，我们正再次重复很像征服美洲的那种程序。仅是由于气候的原因，我们才不能冒险越过克里米亚南进（在这个问题上他未提到高加索），就是目前我们在克里特区已有数百名士兵患了疟疾！

希特勒一心做着“帝国梦”，但他有一点遗憾：年岁！他在与托特和沙克尔交谈中，不断重复说，他希望能年轻15岁，那样就可以走完剩下的路程了。

三、大屠杀

第一次党卫军大规模屠杀俄国百姓的行动9月末在基辅发生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当地的犹太人接到命令说，第二天夜里接到通知，要立刻到指定地点报到，最好的衣服首饰要随身携带。不分阶级、性别、年龄，统统被带到城外预定场地。在那儿，借口要举行某种仪式，让他们把珠宝首饰寄存起来，然后把他们带走离开大路，处理了。这期间发生的可怕情况，连德国的行刑队都感到心颤。一个行刑的暴徒党卫军保安处的军官，事后说，自己只有借助酒力才能行刑，尽管如此，他在其后几日总是做恶梦。仅9月的最后两天，33771个俄国百姓在基辅被枪杀，一个月后这个数字就上升到75000名。

这还仅仅是希特勒反苏计划暴行中的一个部分。

在西线的战役中，希特勒曾指示德军战斗时要纪律严明。在随后的停战期间，他曾明确命令，在被占领的国土上的所有部队和文职人员要“尽善尽美地”执行任务，并对以前持敌视态度的居民要小心从事；酗酒和暴力要受到严惩——如果有必要，将处以“死刑和蒙受耻辱”。

然而，在对苏作战中，希特勒完全换了另一副面孔。在希特勒看来，俄

国人是他的思想意识上的死敌，希特勒作为欧洲的得胜者，决心把它消灭掉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根除”。因此，希特勒建议战争一开始就用针锋相对的战斗方法对付他们。他声明，“不是我们消灭他们，就是他们消灭我们”，这将是这场交锋中无情的座右铭。”

早在进攻苏联前3个月，希特勒即于1941年3月30日在一次有德国将领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声称，对俄国的战争不是一般的战争。“这是一场歼灭战，作为目前的人民的‘征服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分子必须除掉。……在东方战争本身更为残酷，但是，为了未来幸福的需要，我们必须如此。”

遵照希特勒的指示，他的下属就炮制出了“东方”计划——一个在肉体上消灭斯拉夫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以及犹太和其他民族的计划。

清洗苏联军队中的政委是希特勒反苏斗争合乎逻辑的发展。在同一次会议上，希特勒一当讲到苏联军队中的政治委员，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他说：“共产主义者决不是同志，而且永远不会是。”他再次明确提出“消灭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反复强调，“政治委员和苏联国家政治保安局官员都是罪犯，必须同样对待。”在结束语里，希特勒指出：“我不期望我的将军们透彻理解命令的大意，但是我要求他们服从命令。”

为了执行希特勒的这些命令，约雷尔的作战局在1941年3月，专门确定了只发给武装部队在执行“巴巴罗萨”计划中，迅速除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尤其是红军中政治委员的“特殊纲领”。“纲领”中规定，“袖子上绣有金色斧头镰刀和红星的人都可以被认作政委，如果发现他们搏斗或反抗，毫不例外的立即枪毙。”

希特勒一再声称，对俄战役中，“思想意识之间的斗争必须与武器间的交锋同时进行”。他的目的是在占领苏联后建立起许多非斯大林化的小国，因此，必须消灭由斯大林指派的知识分子。必须砸碎俄帝国的指挥机器。在整个俄国将有必要毫不掩饰地使用暴力。在他看来，“把俄国人民系在一起的思想上的带子还不那么结实，一旦官员被干掉，国家就会分崩离析。”他指令后方的希姆莱的党卫军和各种“帝国专员”专门负责处理掉“所有布尔什维克头目和人民委员”，组建“新的国家政府”。

战争爆发后，德国武装力量和占领区当局都遵循体现在命令中的希特勒的野蛮训导：“我们务必消灭人口——这是我们天职的一部分。应当记住，在我们占领的这个国家中，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我们需要发展消灭人口的技术。”

德军总参谋部、秘密警察、其他犯罪组织以及德国的将领们都争先恐后，系统而详细地制订在苏联被占国土上施行的暴行纲领。

根据这些计划和纲领，在25年—30年内，要杀戮12000—14000万人，并最终“消灭苏联的生物潜能”、为了完成这一惨绝人寰的使命，实际上已建立起与武装部队并列的第二部队，这支部队由一些“特别队”、“行动组”和党卫军部队组成，共有数十个师，各师充斥着大批精选的暴徒，对苏联人民肆虐。

在这场战争中，达两千万之巨的苏联人永远长眠于地下，其中相当一部分并不是死在战场，而是被纳粹的“特别队”、“行动组”血腥屠杀的。

四、无援的女兵裸露在狼群

记述德国法西斯的疯狂，除了肆意侵占俄国领土，大量掠夺财富，大批屠杀百姓，凶残枪杀俘虏之外，不能忘记这些野兽对苏联女兵的暴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的读者一直对德国法西斯的残忍和罪恶缺乏足够的认识，似乎德国的法西斯军人与日本的法西斯军人是大不一样的。据认为，德国法西斯虽然也象日本的法西斯军人一样也在别的国土上杀人放火，但他们起码不象日本法西斯那样对待敌国的俘虏和妇女，他们甚至是一支有礼貌的军队，是一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是一支对女性彬彬有礼的军队。

形成这样的错觉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德国法西斯毕竟没有直接对中国犯罪，但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恐怕是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当局曾经严厉地批判过“散布战争恐怖论”的艺术家们，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残酷的战争变成了赞颂丰功伟绩的“英雄史诗”；于是恐怖的战争变成了令和平时代的青年人向往的建功立业的“黄金时代”；于是，战争变成了“罗曼蒂克”。其实，这恐怕与历史的真实有些相悖。

其实，希特勒在签署第 21 号指令时早就宣称过：侵苏战争必须抛弃所有的道德、廉耻、惯例、规范的伪善面具的。而且德国侵略者在苏联境内所暴露出的法西斯帝国所有的残忍、毒辣、野兽般的狰狞面目的累累罪行中，最令人发指的恐怕还要算他们对苏联女兵的暴行。

战争期间，由于兵源极度紧缺，苏军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大量征召女兵。在战争初期，列宁共青团发出了总动员，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有 50 万少女应征入伍。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在前方各个军兵种服役的女兵超过 80 万，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在各个主力部队，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少女。

这也是人类史上最为庞大的一支女兵队伍。

这些年轻的女兵的半数以上死在了战场上或是德国法西斯的集中营里，表现出了气吞山河的鲜血和生命。她们当中无论是牺牲者还是幸存者，无不经历了今天的我们绝难想象的战争的磨难和法西斯强加于她们的种种残无人道的摧残、暴虐。我们仅记录一例：

“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杜布尼娅科娃，战斗奖章、红星勋章获得者。1924 年 3 月 18 日出生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1941 年 7 月在库班加入哥萨克志愿骑兵军团。军衔上士。在斯大林格勒战场失踪。”

——摘自前苏联红军人事档案下面讲的就是她被俘后的遭遇：

德国人将玛丽娅带回他们的阵地之后，立即就剥光了她的军装。起初，玛丽娅还在拼命地挣扎，但她根本不是几个强悍的敌人的对手，他们把玛丽娅死死地按在肮脏的地上，撕开了她的军上衣，玛丽娅大声地哭叫着，德国人好像是狼受到了人血的刺激，他们呼呼地喘着粗气，越发像狼一样的残忍。玛丽娅的军上衣被剥下来，本来按着她的胳膊的两个德国兵扔了她的胳膊，一人抓住了玛丽娅的一个乳房，就如要把它们捏碎那样的蹂躏。按住玛丽娅的腿的另一个德国兵仰面倒在地上。玛丽娅乘机用双脚蹬翻了另一个德国兵，在爬在她身上的那个德国兵的脸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往外面跑。对方恼羞成怒，几个人一起扑向玛丽娅，把她按在墙上，用刺刀割断了她的腰带，把玛丽娅的军裤撕了下来。然后，他们突然放开了她，在她身边围成一个圈。

少女的羞耻心压住了对死亡的恐惧，理智已被暴行昏迷的玛丽娅就像是一头陷入了狼群的牝鹿，似乎无法了解自己已经身陷绝境，几乎是凭着本能

的力量，仍然试图冲出狼群。她向着一个方向冲过去，立刻被一个德国兵推回来，不等她反应过来，这边的暴徒又把她推了出去。在他们一阵高过一阵的怪笑声里，玛丽娅就如同是德国人喜欢的足球，在他们中间踢来踢去。

终于，玛丽娅精疲力尽，仰面摔倒在地上。德国人更加开心地怪笑起来。

玛丽娅的理智好像突然觉醒，她愣了一会儿神，缩着身子坐起来，用双手护住自己的胸部，再一愣神，又护住自己的下身。她从敌人的得意里知道了自己无望的徒劳，忽然热泪夺眶而出！玛丽娅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腿之间，从一个勇敢的战士，还原为一个无援于歹徒之手的女孩子。

德国人喊叫着，好象还在激烈地争论。玛丽娅听不懂他们的话，可在所有纯洁的少女的最后防线上的最后警觉最后一次地忽然觉醒。玛丽娅惊悸地抬起头，体内的筋骨猛然被一只无形的手抽紧了！

面前那个德国兵已经脱去衣服。

已经被无耻的暴行颓然的玛丽娅再一次跳起来，这一次她没有逃跑，而是扑向了那个德国兵，徒发的仇恨激起勇往的力量，玛丽娅要用她最后的武器，她的牙齿，咬住对方的咽喉，她不是一只牝鹿，她好像一只失去了幼崽的狼，她要撕开对方的喉咙，她要喝干对方的血！

玛丽娅没能扑出去，旁边的一个德国兵伸出腿把她绊倒了。另外的几个人再一次地死死按住她。按住她的腿的两个人狞笑着打开了她，一只手扼住了玛丽娅的下身，他好像愣了一下，忽然大声怪叫起来：“这个布尔什维克的婊子……她，她还是处女！”

站在一旁的那个德国军官一听，稍有发呆，猛地冲上来揉开那个德国兵，不由分说地扑到了玛丽娅无从抵抗的身上，退去了自己的衣服。

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

一种从未体验的感受！

一次奇耻大辱的重创！

玛丽娅的理智休克了。

玛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无法承受这一切，这不仅仅是因为被公然地强奸，也不仅仅因为失身于不共戴天的敌人，更因为这个看上去颇具男儿风范的哥萨克少女，确实是一个纯情到无限透明的处女。

这样的情景在苏联战场上并非绝无仅有。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哥萨克的骑兵们夺取了敌人的阵地，在那儿，有一具红军女兵的尸体。这个女兵的年纪很轻，不会超过 17 岁，法西斯们在阵地上立起了一根手臂那么粗的木橛子，把几乎还没有受伤的女兵剥光了衣服，竖插在上面。两脚无法着地的女兵一定是在痛苦地挣扎，但是这只能使得木橛子在她的体内越进越深，血不断地流了出来，木橛子浸透了血，它下面的雪被热血融化了，露出变成黑红色的土地。红军战士能够想象得到当时的情景，德国人在一旁狞笑着，他们的暴行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他们割下了女兵的乳房，又用铁丝系住乳头，再把它们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最后，他们挖去了她的眼睛。德国人是故意的，他们知道阵地守不住了，就把这个女兵的尸体留下来侮辱苏军。

许多苏联女兵亲眼看到过比这还更为惨不忍睹的杀戮。所以很多女兵总要留下一发子弹给自己，就是死，也不能让德国人俘虏。女兵们经常在一起谈起，最最可怕的是被敌人抓去，和这个比起来，其余的都不可怕。

第六章 前哨，丢失了大片国土

一、斯大林临阵斩将

当巴甫洛夫大将见到刚到任的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时，眼光中流露出惊恐，他迅速地瞟了一眼铁木辛哥，很勉强地笑了笑：“听说您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员了。也许我还有必要向您报告一下……”

铁木辛哥叹了口气，望着窗外，心情沉重地说：“不用了，一切最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巴甫洛夫也收起了仅有的一点笑容，低垂着眼皮，试探着问：“主人责骂我了吧？”

铁木辛哥知道他指的是斯大林，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不光你，我们大家都挨骂了。责骂算不上什么，假如能挽回损失……”“元帅同志，我想，处在我的位置，即使苏沃洛夫来也无济于事。”巴甫洛夫低着头说。

“我知道，我们的人员缺乏训练，装备不足，工事不理想，等等，等等。可是，方面军的部队、飞机损失这么严重，领土丧失这么多，作为司令员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可是您知道，仅在布列斯特方面，我们只有7个师，而敌人多少？整整15个师！其中有5个坦克师！让我如何守得住？！况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处在被动挨打的位置上……”

“你的算术题还是留着以后去做吧！”铁木辛哥厉声说。“这是小学生的作业，而你作为一个司令员来做这些东西，不觉得有点丢人吗？！”

巴甫洛夫慢慢低下了头，铁木辛哥心里一阵难过，不再说什么，起身走出了房间。

这时，门开了，一位副官告诉巴甫洛夫，有位将军找他。巴甫洛夫招招手，示意让来人进来。副官一侧身，一个中将与两个年轻高大的军人走进来。胖胖的中将，敬礼，通报了姓名，然后从文件包里拿出一张厚纸，看了一眼巴甫洛夫，但马上又把目光移开，下意识地扶了扶眼镜，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把纸递给了巴甫洛夫，轻声说道：“德米特里·格利戈利耶维奇·巴甫洛夫将军，还是请您自己看一下这个文件吧……”巴甫洛夫疑惑不解地盯着这个陌生的将军，接过那张纸，眼光刚一触及到纸面，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瞪大了眼睛，微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那纸上赫然印着三个粗黑大字：“逮捕令”！

巴甫洛夫为何会受到斯大林这种“待遇”？事情还得从战争初期说起。

自6月23日起，白俄罗斯特别军区改称西方方面军，由巴甫洛夫指挥。

正是在西方方面军的当面，希特勒把进攻苏联的三大集群中最大的一个——中央集群，部署在此地，意在迅速消灭白俄罗斯地区的苏军后，从最短的距离直捣莫斯科。

苏军西方方面军的设防重点，集中在一个叫做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地区。此突出部是一个凸向波兰境内的弧形区域。南北宽约百公里。巴甫洛夫把三个集团军几乎并肩排在此地：北边是库兹涅佐夫指挥的第3集团军，中间是戈卢别夫指挥的第10集团军，南边侧方是科罗布科指挥的第4集团军。突出部前沿筑垒坚固，工事纵横，加之有重兵设防。因此，是易守难攻。然而，西方方面军实际上是紧靠边界部署的。几乎全部军队都在比亚威斯托克大突出部内，这种部署，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防御性的，很容易被德军从

两翼迅速合围，三个集团军并肩排列在德军张开的大口中，只要上下一合牙，巴甫洛夫的绝大部分军队将被吃掉。

包克的中央集群正是看到这种态势，分两路突向纵深：一路在北面从东普鲁士的苏伐乌基地区出发；南路从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地区出发沿着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北部边缘向前推进。这两路敌军的任务是象铁钳的两臂一样伸入苏军深远的后方，并在苏联境内纵深 250 公里处，即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收拢钳口。向前推进的步兵师一部分跟随装甲集群到明斯克，以防被围之敌逃窜，一部分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北面 and 南面分两路向前挺进，进到距离较近的包围，目标是在比亚威斯托克——明斯克大道上，离苏德边境约 100 公里的一个地点。计划被围之敌将被装入两个口袋，并且一个套着另一个。德军准备在消灭两个口袋中的俄国军队之后继续向奥尔沙陆桥挺进，直取斯摩棱斯克。

同时，这一铁臂合围，还得到德国最大的空军部队支持。由凯塞林指挥拥有近千架飞机的第 2 航空队，负责将白俄罗斯地区的所有苏军飞机清除干净，并对口袋内外苏军的任何地面活动进行持续而猛烈的轰炸。这样的钳形合围，双层口袋，空中打击的联合攻击下，突出部的三个苏联集团军和白俄罗斯境内的其他苏军将难逃厄运。

对德军如此凶狠的计划，巴甫洛夫大将全然不知，又作出一个使西方方面军注定覆灭的决定。他看到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第 3 集团军和第 10 集团军的前方部队受到威胁，有可能遭到德军步兵师较近距离的包围；另一方面，他又没能料到德军南北两路的装甲集群的突击是要在他的后方进行远距离的两翼包围，所以、他下令把所有集团军的和方面军的预备队前调。这样一来，在极其重要的明斯克地区留下一块真空地带，使德军的任务更易完成。因为巴甫洛夫把剩余下的部队都调到西部，送进了以后被称为“诺沃格鲁多克口袋”的地区。

于是，战争的第一天，包克的中央集群便将苏军的 3 万余人合围，第 6 天就攻克了明斯克，第 7 天，将苏军的 50 余万人在明斯克——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完成了战略包围，并以每天 40—50 公里左右的速度大踏步向苏联国土的纵深挺进。

此时，巴甫洛夫本人尚不知道他的军队已经大难临头。6 月 30 日，斯大林和铁木辛哥首先从德国的电台广播中获得军队被围的消息。那天，朱可夫通过无线电与巴甫洛夫通话，询问德国人所宣布的有两个集团军在比亚威斯托克以东被围，是否属实。巴甫洛夫答道，他认为消息相当可靠。

西方方面军的惨败激怒了斯大林。

6 月 30 日，愤怒的斯大林下令从前方召回西方方面军司令巴甫洛夫，由铁木辛哥元帅接替指挥。这位败军之将一回到莫斯科就被解除了职务，随即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同时被送交军事法庭的还有方面军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以及通信兵主任、炮兵主任和方面军司令部的另外几位高级将领。他们无一例外地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了枪决。

客观地说，西方方面军的惨重的大溃败虽然有苏军统帅部战略指挥上的某些失误，但巴甫洛夫大将确实是一个平庸无能之辈。他原来只是一个师长，是在斯大林对红军进行了自毁长城的大清洗之后的“奇迹时代”为了填补高级指挥员的真空被迅速提拔上来的。这种突击提拔未必个个英才，免不了泥沙齐下的鱼目混珠。巴甫洛夫可算是一个典型代表，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某

种“高能”，但军事上的低能却在血与火的战场中不仅葬送无数苏联士兵，而且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我们只要看巴甫洛夫拘捕前后的一段对白，倒是认为他被处决也不算冤枉。

巴甫洛夫被带到莫斯科近郊一所监狱，还是先前那位胖胖的中将与他谈话。他以探讨的口气问道：“我有个问题至今不明白，西方方面军怎么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面临就要爆发的战争，却没有一点临战准备？军区的飞机却不加掩护地集中在几个机场，而这几个机场一直到战争爆发却还对德国人开放！……德米特里·格利戈利耶维奇，这一切将如何解释呢？还有您为什么把三个集团军部署得靠边境那么近？这种部署的恶果，甚至在您和朱可夫大将的图上演习中也看得十分清楚了！”中将一口气说到这里，胸脯急剧起伏，他那拿烟的手也抖得厉害。

巴甫洛夫现在已经平静下来，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慢慢地说：“所有的演习、训练都是按照军区的计划安排的。这个计划我无权取消，它是总参谋部批准的。”

“任何一个在6月份呆在边境线上的军人都闻到了浓烈的火药味和血腥味，怎么您就视而不见，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呢？起码应该想到让各种兵器都尽快进入各自的阵地吧……”

“在鼻子和情报之间，我更相信后者！”巴甫洛夫急急地打断了中将的后。不过，一会儿又放缓了口气：“我没有得到任何情报说战争真的要爆发。”

“您本身就有责任去搜集这种情报，并向政府报告！”中将不满地说：“您亲自到过边界，却说没有发现德国军队集结，说这是纯属造谣和挑拨。这怎么解释？”

巴甫洛夫用手帕擦了擦冒汗的光头和小胡子，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才说：“我听信了侦察人员的话。”

“那您没去进一步核实就上报了？”

“是的……。”

“因此，你仅仅据此就连守备部队撤离营房这样最起码的命令都不肯下达？”

“如果我这样做了，而希特勒并未进攻，我就得掉脑袋。”

中将一下子把脖子扭向一边，又呼地转回来，对巴甫洛夫的称呼也变了：“你担心自己的脑袋，可你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和指挥员的脑袋却因此而没了！”

巴甫洛夫垂下了眼皮，不说话了。

没过几天，巴甫洛夫就被处决了！

对那些能力低下的将领，在战争失利之时承担一个军人应该承担的过错，作为军事统帅的斯大林，临阵斩将都是无可厚非的。但问题是眼下的战局并未能扭转，敌人的进攻势头也未受到有效地扼制，形势十分严峻。

二、基辅 60 万人遭灭顶之灾

斯大林认为，一旦苏德战争爆发，德国人的主攻方向将是乌克兰，以夺取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和高加索的石油。这一推断确实反映在 1941 年 6 月苏联的防御部署中：他把苏军大部分兵力部署在乌克兰，其数量超过巴甫洛夫的西方方面军和库兹涅佐夫的西北方面军两个方面军的总和。在加

利西亚和比萨拉比亚保卫乌克兰的苏军部队组成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指挥，编成内有波塔波大的第5集团军、穆兹琴科的第6集团军、科斯坚科的第26集团军和波涅杰林的第12集团军，这些集团军由北向南配置，大约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一直延伸到苏联与罗马尼亚边界的北缘。战争开始一周后，在罗马尼亚边界当面的是秋列涅夫指挥的新组建的南方方面军。该方面军编成内有斯米诺夫的第18集团军和切列维琴科的第9集团军。西南方面军的兵力有32个步兵师、3个骑兵师、8个机械化军，大部分机械化军都集中在苏德边界上的第5、第6集团军地域。科列涅夫的南方方面军的步兵师较弱，但至少有两个机械化军部署在罗马尼亚边界当面。

德军突破西南方面军的边境地带后，在乌克兰境内迅速推进。尽管西南方面军在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指挥下奋起迎敌，但因猝不及防，终于抵挡不住德军的攻势，由西往东，且战且退。到了9月初，便退守到乌克兰首府基辅城周围，背靠着从北向南流淌的第聂伯河展开防御，试图把德军阻挡在河的右岸。

进攻乌克兰方向的德军“南方集群”，在隆斯特德元帅指挥下，以克莱斯特中将率领的第1装甲集群为先锋，以陆军元帅赖歇瑙率领的第6集团军20个师为主攻，在第4航空队司令负勒尔大将的空中配合下，一路攻城破阵，不顾一切地直逼第聂伯河右岸和基辅。这时，基辅以北，在白俄罗斯境内作战的德军中央集群，对集中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的苏军实施铁臂合围，将巴甫洛夫的部队装进了双层口袋之后，其外层铁臂的一支，担任右翼突破任务的古德里安将军率领的德第2装甲集群，已差不多突进到了斯摩棱斯克一线，而斯摩棱斯克与基辅一北一南，一上一下几乎并列在一条线上。如果从军用地图上看，会发现这里出现了一种罕见的而且可怕的态势：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分别指挥的两支装甲大军如两颗箭头在基辅南北商侧几乎齐头并进。浩浩荡荡的步兵师团宛若一条长蛇，紧随其后。如果他们进到第聂伯河右岸时，转头相向推进，那将又要创造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包围圈，可以把据守基辅的苏军一举歼灭。

希特勒和德军总参谋部看出了这种态势中蕴藏着的绝好机遇，一下子抓住了。

“太好了，简直太好了！”希特勒在他腊断登堡的指挥部里的大地图前，高兴得大喊大叫：“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好的机会！现在不仅基辅被装在了里面，而且俄国人的整个西南方面军都被装进去了！”希特勒挥起拳头朝地图上基辅的位置使劲砸了一下，然后猛一回头指着立在旁边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哈尔德，记下我的命令：令南方集群和中央集群，必须毫不迟疑地利用目前形成的极为罕见的有利态势，以其两翼兵力实施一次协同作战，目的是不仅要攻克基辅，而且要将敌军围歼于第聂伯河右岸……”

德军试图合围西南方面军，这种态势西南方面军司令部不是没有觉察。司令员基尔波诺斯，新任参谋长图皮科夫、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处处长巴格拉米扬，以及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围着地图，经过认真的讨论，决定说服由最高统帅部派来督战的布琼尼元帅。

布琼尼是与伏罗希洛夫齐名的苏联红军中的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元帅，可以说是红军第一代军事指挥员，曾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率

领的红军骑兵部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曾让敌人闻风丧胆。战争爆发以后，他作为国防委员会的成员，被斯大林派到西南边来，任西南方面总指挥，协调西南战线各方面军的军事行动。

当他听到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建议“把部队撤过第聂伯河”，没等对方说完就叫起来：“什么？难道您打算放弃基辅吗？把这块地方交给德国鬼子吗？”他伸出手指，往地图上点了一下。“不行，无论如何不行！我们已经撤退够多了，再撤下去，乌克兰人民不答应。”随着话音，他那两道又长又翘的花白胡子，连连跳动。

“元帅同志，目前局势正处于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克莱斯特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封闭包围圈的速度相当快。我们部队的伤亡已经相当严重，四个集团军中，有的师、团，人员只有1/2—1/3，有的干脆只留下一个番号。如果我们稍有延误，后果不堪设想……”。基尔波诺斯话语有些激动，但说得非常中肯。

布琼尼终于被说服了，只好同意军区领导的意见，给斯大林拍了请求部队撤退的电报。

“咻”，斯大林看完电文很长的电报，使劲往桌子上一拍，手指碰得生痛。“后撤，后撤，都是一个腔调！布琼尼就是缺乏全局观点。他就不知道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吗？希特勒在4—6周内结束战争的神话已经被我们的顽强斗志和英勇精神所打破，他也快成强弩之末了。为什么就不能再坚持一下呢？！再说，美英等国正在盯着我们，看我们能不能履行我们的诺言，把战线稳在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以西，我们只有做到这一点，才有可能获得我们最需要的武器和物资的援助。如果现在把基辅丢了，谁还会相信我们，谁还乐于帮助一个注定要完蛋的失败者呢？布琼尼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困难、处境、危险，谁都会说，现在哪条战线不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才不能允许在一条战线上，在一个点上，出现无止境的后退，否则，整个战线就会很快瓦解，那才叫后果不堪设想……不，不能允许后退，西南方面军必须坚守阵地，这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斯大林就像包括布琼尼元帅在内的西南方面军所有领导在眼前一样，狠狠地说了一通。当他反映过来，他们还远在距离莫斯科700公里的前线时，立即伸手按了电铃，吩咐推门而进的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小时后，我要与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通话，让基尔波诺斯等着。”

斯大林准时给西南方面军发了不准后撤的命令。

当方面军领导接到斯大林“应停止寻找退却的地区，而应寻找抵抗的途径”的电报时，全体一阵愕然，但命令总归是命令，必须坚决服从，这是军人的天职，作为高级指挥员更明白这一点，于是向各部队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为了制止德军企图合围的势头，基尔波诺斯命令科斯坚科的第26集团军在基辅和切尔卡塞之间渡过第聂伯河向德第1装甲集群的北翼发起强有力的进攻。但这次进攻被德军第4军的几个步兵师所阻，未能制止克莱斯特的装甲部队向五一城挺进。8月2日，五一城失陷，苏军第6、第12集团军的大部及第18集团军之一部，相当于大约20个师，被围困在乌曼附近一个大包围圈中，失去了与东方的联系。苏军8月8日停止抵抗，10万亲人被德军俘虏，丢失坦克300余辆，火炮800余门。至8月末，苏军又失去了它在第聂伯河西岸赫尔松，别里斯拉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三个最后立足点。

德军终于攻到基辅城下，合围圈也合拢了。西南方面军被分割为几块，各部队都在各自力战，尽一切可能突围。9月16日至26日，困守在“基辅大包围圈”——最初它长宽各约130公里——内的苏军被德军所歼，9月20日基辅失陷。苏军被俘虏45万余人，苏军第5、第21、第37和第26集团军的大部及第40和第38集团军的一部分被歼。方面军司令部各机关也从基辅撤出，向东西方面突围，沿途又与波塔波夫将军带领的第5集团军残部会合，加在一起，也只3千之众，向外突围。

三、苏联能坚持多久……

6月22日8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契克斯市市郊官邸获悉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他是在星期六抵达那里的。

丘吉尔对于这一消息并不感到震惊，或者说还有一种预见得以证实所感到的一种不可明状的轻松、喜悦。他曾在6月中旬经由外交和其他情报渠道得到了一份无可争议的情报，即有关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日期问题。

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前一周，“前海军人员”——丘吉尔在与美国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的秘密通信中总是这样谦称自己——写信对他说，“根据我所掌握的各种来源，其中也包括最可靠的来源提供的情报判断，德国人似在最近要对俄国实行最猛烈的攻击，德国的主要兵力已部署在芬兰至罗马尼亚沿线，而且最后的空军和坦克部队的集结也已经完成。”

6月21日星期六，美国驻英大使D·威南特和外交大臣A·文登在丘吉尔的契克斯下榻处作客，同时在座的还有丘吉尔的私人秘书考尔威尔。在共进午餐时，丘吉尔以秘密的神态告诉客人们说，他敢肯定，德国很快就要进攻苏联。他的预言8小时后就得到了证实。当然，这些情报，丘吉尔也曾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过莫斯科，但被斯大林视为一种“挑拨”而未予理睬。

现在，当丘吉尔被告知希特勒已经攻入俄国的时候，这一消息马上使丘吉尔松了一口气。倒不是幸灾乐祸，而是他可以看到，英国“再也不是孤立的了”。他立即把军事内阁中的亲信——艾登、军需供应部长、比威布鲁克勋爵以及英国驻苏大使斯坦福·克里普斯召到身边。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作出发表一个有关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支持苏联的声明，丘吉尔还向全世界发表了广播演说。

丘吉尔善于辞令。他不是以浮华的词藻，而是靠逻辑性、说理性和鲜明性征服听众。埃利奥特·罗斯福回忆说：“看来，只有把他的活反复加以掂量，才能洞察其真谛。”

首先，丘吉尔对“残酷的、贪婪的法西斯制度”及其所追求的种族统治进行猛烈抨击。他说：“我看到了守卫在自己国土大门和保卫自古以来他们父辈耕耘过的田园的俄国士兵……我看到了成千上万个俄罗斯村庄正蒙受可恶的纳粹军事机器的蹂躏。”

接着他也鲜明地指出，希特勒的侵略行径，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的，而是构成对全世界的威胁，尤为清楚对英国和美国的威胁程度。“威胁俄国的危险就是威胁我国和美国的危险。同时，每一个为保卫自己家园而战的俄罗斯人的事业恰恰也是地球上每个角落自由人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他（指希特勒——作者注）对俄国的进攻，仅仅是尝试进攻英伦岛屿的前奏而已。”这一点丘吉尔说得比较中肯。

在业已形成的局面中，纳粹德国对英国有致命的威胁。而苏联当时不想并也无法染指英国的利益，单凭这一点，丘吉尔认识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于是丘吉尔继续说：“我们只有一个唯一的非常重要的目标。我们对消灭希特勒和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充满信心……任何反纳粹主义的个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希特勒狼狈为奸的个人或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将给予俄国和俄罗斯人民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援助。”

丘吉尔以英国决心在陆上、海上和空中迎战希特勒，使“大陆摆脱它的阴影”，“不惜任何力量和生命进行战斗”等话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谁都知道，英国首相丘吉尔从来是个反共老手，他的私人传记作者刘易斯·布罗阿德承认说：“在铲除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一个英国人比丘吉尔更为坚定”。甚至在6月22日发表的有关英国打算援助苏联的演说中，他也未掩饰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最近25年来，没有人比我更称得上是彻底的共产主义的反对者。我不会收回我就此说过的每一句话。”

但是，“在一场大的战争中，要把军事和政治分开是不可能的，在国家的领导层，军事和政治是合二为一的”。这也是丘吉尔的原话。在那种情况下，英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苏联同法西斯国家的斗争结局。“对苏联的进攻”，《泰晤士报》6月23日写道，“是准备对英国实施决定性打击的进一步措施，德国入侵苏联是朝着建立希特勒法西斯的全球统治迈出的新的一步。”

因此，对英国和整个不列颠帝国本身的生存以及对未来的美国所出现的致命危险，无条件地迫使这些国家同苏联联手结盟。英国在援助苏联的同时也挽救了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使自己免受法西斯的奴役。

美国的对苏政策也由类似的动机所决定。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当天，民主党参议员佩佩尔宣称，“我们应当消灭希特勒，要么他就要消灭我们”。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提醒政府说，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美国面临的危险正与日俱增。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总统承认，保卫“苏联……对保卫美国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必要性。”于是在6月24日，紧随丘吉尔之后发表声明说，在反对德国的斗争中，将向苏联提供援助。

尽管出自切身利益愿意在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争中，援助苏联。可战争伊始，德军向苏联国境纵深急速推进，时间才三周，战线已前移了450—500公里，而苏军虽有殊死战斗，但仍未能有效地扼制溃退的局面，伦敦和华盛顿有些不敢再相信苏联能作长期抵抗了。争论仅限于苏联还能坚持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上。首相丘吉尔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声言苏联濒临毁灭，战争爆发不久，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正好在伦敦，丘吉尔曾秘密告诉他说，如果俄国能坚持上6周，那将是一个奇迹。

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首次私人会晤于1941年8月在纽芬兰附近阿根夏港停泊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举行。在这次会晤中，丘吉尔强调指出：“当莫斯科陷落……德国人一进入外高加索的时候……俄国人的抵抗就会停止。这种观望和悲观的态度，在丘吉尔1941年8月给政府内阁的一封信中表露得更加清楚，他一方面同意派代表去苏联举行关于提供援助的谈判，一面又对抵抗的能力表示担忧。信中说：“我建议让比弗布鲁克代表我们前往莫斯科或俄国政府所在的任何地方。我们不希望在俄国举行的会议在9月的下半月以前就开始，因为我们希望到那时可以知道冬季俄国的前线将在什么地方。”

言下之意，俄国的抵抗能否坚持到9月，倘若到那时前线已改在高加索，谈判则没什么意义了。

英国总参谋部也持这样的观点，它估计苏联的抵抗期限是3—4周。军事专家在作战部和情报部联合举行的各种会议及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他们并没有把“俄罗斯即将失败”这一特殊机密当作一回事。

美国人所持的观点距离自己的英国同行并不远。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参谋部军事计划处的工作人员认为“德国全面完成粉碎俄国的任务至少需要1个月，至多可能是3个月。”

四、闻鼙鼓而思良将

列宁格勒的形势也越来越让斯大林深感不安，同时也对伏罗希洛夫在列宁格勒的表现甚为不满意，尤其是昨天晚上，当他听到普斯科夫失守的消息之后，更是情绪忧郁，心情沉重。

列宁格勒，原称彼得格勒，乃鼎鼎大名的彼得大帝于1703年始建。经10年大兴土木，此城已是薨栋参差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彼得大帝遂降旨移首都于此，200年来，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被著名诗人普希金喻为通向欧洲的窗口。200多年后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又从这里传出，此城便又成为十月革命的摇篮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任首都。尽管日后苏联迁都莫斯科，但列宁格勒仍被视为第二首都，自然是要被德国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尽快占领这一城市，被德国最高统帅部定为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德国陆军元帅李勃指挥的德军北方集群的任务是歼灭波罗的海国家的苏军，与芬兰军队会师，其最终目的是攻占500公里以外的列宁格勒。他手下有两个集团军和一个装甲群及一个航空大队。两个集团军分别是屈希勒尔大将指挥的第18集团军和布施大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近20个步兵师。另有3个警卫师和2个直辖师。由赫鲁纳大将指挥的第4装甲集群含第41和第56两个装甲军，指挥官分别是大名鼎鼎的赖因哈特和曼施坦因，共有3个坦克师和3个摩托化步兵师。由克勒尔大将指挥的第1航空队用400架飞机对地面部队进行空中支援。

苏军负责守卫列宁格勒以南地区的是西北方面军。司令员是库兹涅佐夫上将，下辖第8、第11和第27集团军。防守列宁格勒以北地区，与芬兰军队作战的是北方方面军。为了协调这两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成立了一个兼管两个方面军的西北方面军总指挥部，由伏罗希洛夫元帅任总指挥。

根据战前的战略设想，本来要在边界地区顶住敌人，再把预备队开往前线，增援在边界上作战的部队。战争开始后不几天，苏军最高统帅部认识到预备队不可能在边界附近进行增援，于是部分预备队就被用于稳定局势和救援前方作战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格勒的军事领导机关紧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在有300万人口的列宁格勒城中每天动用50万人力，紧急围绕列宁格勒筑起三道防线，最外面的一道，是以卢加城为中心的卢加防线，它南起伊尔门湖西岸的西姆斯克，基本上沿卢加河道前行，直至卢加河注入芬兰湾的入海口金吉谢普，全长300公里。防守此战线的有4个正规军步兵师，3个列宁格勒民兵师，1个步兵旅和一些军校学员。

从战争爆发到7月上旬北方集群虽占领了普斯科夫，但相对于中央集群

和南方集群而言，向苏联境内推进的速度是不快的，尤其是进到卢加防线后遭到苏联军民的拼死抵抗，更使德军在这条防线前面裹足不前。一晃 10 天又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沉不住气了，7 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决定乘火车亲临冯·李勃元帅的北方集群司令部普斯科夫。一方面督促李勃尽快攻破防线，拿下列宁格勒。另一方面也作为征服者在如今已被德军占领的苏联土地上走一走，完成他十几年前夙愿。

第二天早上九点，冯·李勃元帅率司令部三位将军，登上了希特勒专列的客厅车厢，希特勒用因失眠而发红的眼睛瞪着李勃有半分钟，这才冷冷地伸过手来。李勃正要开口汇报战况，希特勒猛地扬起手，示意李勃住口，不耐烦地说：

“我不要听糟糕的战局，更不想听你解释！我给你两个集团军、一个航空队，给了你占领布尔什维克第二首都的机会和光荣，难道就是听你解释俄国人如何坚不可摧吗？法国赫赫有名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你，可为什么在苏联老百姓匆忙凑和起来的防线面前你就踏步不前？你……简直让我丢脸、失望，你……”希特勒越说越气，嘴唇发青，唾沫四溅，说不下去了。一阵歇斯底里之后，希特勒慢慢地恢复了说话能力。突然，冲着低眉垂首而站的李勃说了句：“去看地图！”

希特勒站在地图前，用教训的口吻说：“我命令你，停止对卢加防线的正面攻击。在防线的西翼集中力量猛攻，就是在这里，诺夫哥罗德，和这里，金吉谢普，要猛攻，懂吗？猛攻，狠狠地打！列宁格勒一定要在最近几天拿下来！当然，俄国人会抵抗，但是你应该用凶狠的打击回击他们！凶狠！凶狠！懂吗？！”说完，他用憎恨的目光又盯着李勃看了一会儿，一转脸，丢了一句：“没事儿了，回去吧。”

李勃先是被希特勒劈头盖脸的一通责骂羞得脸上发烧，现在既已经受到命令，于是在三位将军陪同下，默默地也是匆匆地低头走了出去。

以后的三个星期，李勃出动了 29 个师的兵力，1200 架飞机近 1500 辆坦克，1200 门大炮，对卢加防线展开一次又一次地猛攻、猛炸。炮弹几乎把卢加河畔上的土地翻了个个儿，双方的损失惨重。这是一场拼实力的战斗。虽然，苏联守军常常用超人的毅力弥补实力的不足，但面对着人员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人的轮番进攻，不可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守军人员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因为到处都没有多余的部队可以调用；武器装备供应也很紧张。因此，8 月 8 日，德军首先在金吉谢普附近突破了卢加防线，四天后又在中路突破苏军阵地。虽然德军此后向列宁格勒的推进，每前进 1 公里都付出很大代价，但仍然以每昼夜 2 公里的速度步步逼进。1 个月后的 9 月 8 日，德军已把列宁格勒三面包围起来，仅仅下拉多加湖一边还留下一条通路。其包围圈缩小到用大炮就能直接轰击列宁格勒市区的程度。一切迹象表明，德军马上就要对列宁格勒发起进攻，从希特勒，到包围圈上的每个德国士兵，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攻击了，列宁格勒唾手可得。从斯大林，到包围圈内的每个人，都觉得德军攻破列宁格勒城是不可避免的了，列宁格勒的命运危在旦夕……

斯大林心情沉重，在办公室的大地图前，长时间来回踱步，手拿着烟斗，一会送进嘴里，一会儿又抽出来，就是忘了点火吸一口。他在想着对付的办法：很明显，希特勒急欲攻下列宁格勒，是为了腾出手来扼住莫斯科的脖子。列宁格勒一旦守不住，德军就会和北边的芬兰军队会合，然后便会压向莫斯科。这就是说，列宁格勒的失陷，是莫斯科失陷的前奏。难道伏罗希洛夫不

清楚这一点吗？不，当然，他也清楚。但为什么就挡不住德国人呢？人员不足，这是一个理由，可是人少的一方就一定战胜不了人多的一方吗？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都没有这么说过。而且，他们倒是能证明恰恰相反的东西。看来决定的因素不仅仅是军队的数量，而是军事领导人的能力。最好，派一个能力强一点的去接替伏罗希洛夫。让谁去呢？铁木辛哥正在西方面军，抵抗着敌人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一线的进攻，他那里也不轻松。沙波什尼科夫，总参谋部这边又离不开他，而且，他的健康每况愈下，怕难担此重任。梅列茨科夫正在对芬兰作战前线，还有谁呢？难道迈真得起用朱可夫吗？这个人才能是有，可就是脾气太倔……

一想到朱可夫，斯大林心里还有点隐隐的不快。那还是一个半月以前的事：当时西南方向上乌克兰首府基辅情况不妙，德军要把坚守在基辅的苏军围住。当时任总参谋长的朱可夫竭力主张放弃基辅，乘敌包围圈尚未合拢，把几十万人的部队撤到第聂伯河以东，可是斯大林不同意，认为放弃基辅会动摇民心 and 士气，而且还会给希特勒提供粮食、煤及石油的补给，于是下令死守。那天，朱可夫拿着基辅前线刚刚发来的请求后撤的电报，再次来克里姆林宫找斯大林，试图说服斯大林同意撤离。斯大林正和沙波什尼科夫分析着一张作战图，看到朱可夫急匆匆地进来，似乎已猜出几分他的来意，绷着脸问：

“基辅怎么样？能守住吗？”

“斯大林同志，我正是来向您报告。基辅那里非常糟，敌人再有一二天就会完成合围了。因此，我建议，迅速做出决定，放弃基辅，撤离部队，以保存有生力量，如果……”

斯大林不耐烦地把烟斗往桌上一扔，厉声打断朱可夫的话：“你怎么也跟着胡说八道，放弃基辅，撤离部队。撤退，撤退，我们撤退得还不够吗！基辅一丢，整个乌克兰就完了。敌人就会从侧翼包抄莫斯科，这个后果你想过没有？！”

朱可夫胸脯急剧起伏着，额角上的血管凸出在外突突直跳，真有一股认准了的理，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劲头。朱可夫今天是横下一条心的：说服不了斯大林，就请求辞去总参谋长的职务。一听到斯大林仍是如此执拗不准，便接口道：“如果您，最高统帅同志，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在胡说八道，那就请您撤了我的职，我可以作为一名普通士兵上任何一条前线去！”斯大林怒目而视，死死盯住朱可夫足足有一分钟。朱可夫也直视着斯大林，紧抿着嘴唇，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立在一旁一直没有吱声的沙波什尼科夫更是紧张得张着嘴巴，不知说什么好。室内的空气好像凝固了一样，等待着斯大林下面的话语。过了好一会儿，斯大林并没有发火，只是挥挥手，愤愤地说：“你出去吧，等待对你新的任命！”

朱可夫转身走到屋外。一会儿，沙波什尼科夫走了出来，默默地来到朱可夫跟前，用低得简直连自己也难以听清的声音说：“已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你必须马上到任，你的职务由我接替……”

朱可夫便卸去总参谋长之职，到格扎茨克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现在斯大林想来想去，派往列宁格勒的最好人选，还是朱可夫。他指示立即通知朱可夫来莫斯科见他。朱可夫很快来了。时隔不过十几天，朱可夫觉得斯大林更瘦了，双腮凹陷，颧骨突出，脸色黄中透灰，眼中布满了血丝。朱可夫心想，他不知道又有几个不眠之夜了。斯大林指指旁边的椅子，示意

朱可夫坐下。然后，他自己缓缓地站起身，又慢慢地踱开了步，走了一会儿，没有开场白，开始了直接进入主题的谈话：

“列宁格勒的局势极其严重，我看伏罗希洛夫是无能为力了。列宁格勒绝对不能丢。统帅部决定派您到那里去，接替伏罗希洛夫的指挥权。”顿了一下，用低低的、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更改的话语说：“朱可夫同志，您要么阻止敌人的前进，要么……同别人一起牺牲。第三条道路没有的。”

朱可夫默默地点点头，没有别的要求，只请求允许他带几位得力的军官一同前往。

斯大林同意了朱可夫这个小小的要求，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一张纸条，递给朱可夫，“今晚就起飞，把这个纸条给伏罗希洛夫。祝你成功。”边说边紧紧地握了握朱可夫的手。

朱可夫就这样临危受命，担当起保卫革命摇篮——列宁格勒城的任务。

朱可夫来到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从伏罗希洛夫手中接过指挥权。伏罗希洛夫一行立即飞回莫斯科，而朱可夫在通信兵主任的陪同下，到设在地下室里通话所向斯大林报告完毕，就埋头研究起双方的态势来。

朱可夫独自研究了一会儿列宁格勒面临的局势后，把军事委员会成员叫来。没有一句开场白，就让西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长戈罗杰茨基上校，报告最新情况。在听报告时，朱可夫眼睛盯着地图听得全神贯注。戈罗杰茨基显然很紧张，不时地用手指擦擦额头上的汗，讲得很吃力。也难怪，他接任参谋长一职刚刚几天，许多情况他也是刚刚了解到，还来不及做出应有的分析。他报告说，在列宁格勒南方，新组成不久的第42集团军和第55集团军经过几天苦战之后，顶不住敌人的进攻，又后撤到普耳科沃高地一线，这里离列宁格勒只有几公里远。在北面，芬兰军队突入并切断了卡累利阿地峡，已构成对列宁格勒的威胁了；西面，整个波罗的海沿岸都已被敌人占领，只有东面通过拉多加湖还与苏联其他地区保持联系。但是，由于敌人拥有制空权，所以仅剩下的这条通道能维持多久，还是个问题……”

朱可夫身子坐得很直，听到这里，伸直胳膊点着地图说：

“我们应当充实第42集团军的兵力，他们防守的普耳科沃和乌里茨克方向，是全线的防御重点。我命令，马上从第23集团军中抽出一部分兵力调归第42集团军指挥，立刻执行！”

参谋长记下朱可夫的命令，又有点犹豫，小心地说：“可是，司令员同志，第23集团军防守的卡累利阿地峡压力也很大，这样一来，就会削弱那个地段的防守力量，这……”

“别讲废话！”朱可夫打断他说：“一个普通的作战参谋都明白，每一次调动部队，都是削弱一个地段，加强另一个地段！今天普耳科沃、乌里茨克是最危险的地段，不加强这里加强哪儿？如果以后几天，卡累利阿地峡成了重点，再调部队去加强它！这里前一段吃亏，就是设防没有明确的重点……”

朱可夫指的是他从列宁格勒州的大地图上看到的卢加防线失守前敌我双方兵力部署态势图：上方布满了红、蓝小旗。红的小旗代表苏联的武装力量，少而分散，特别是在卢加防线地区，只是稀疏地排成一线，看不出有防御纵深，防御的后备力量也明显不足。代表德军的蓝色的小旗，组成了两个大大的箭头，一个指向纳尔瓦，一个逼迫卢加。从部署图中看出伏罗希洛夫没有判明敌人进攻的重点，担心前方防线出现缺口，所以全线处处布置力量，结

果力量分散了。敌人通过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普斯科夫，然后扩大战果，攻破了防线。现在部队已紧缩到列宁格勒城周围狭小的范围，但设防仍需有重点，根据判断，敌人正把他们的兵力集结在普耳科沃高地和乌里茨克，他们打算从那儿冲进列宁格勒，这个意图已十分明显，必须尽快增强那里的防御兵力，朱可夫在独自研究敌我双方势态时就下定了决心。

“还等什么！快去执行吧！”朱可夫看到戈罗杰茨基参谋长仍迟疑地站在那里，用眼睛扫视着周围的几位军事委员，意思好像是寻求支持者，于是便大声地命令道。当参谋长刚要转身出去时，朱可夫又接着说：“下达命令后，你把工作向霍津中将交待一下，我将任命霍津中将接替参谋长一职。”霍津中将就是朱可夫当面向斯大林点名要两个人之一，另外一位是费久宁斯少将。“还有”，朱可夫继续说：“费久宁斯少将任方面军副司令员。现在，费久宁斯将军已到普耳科沃高地了解情况。如果有必要，他将接替伊凡诺夫将军第42集团军的指挥权。有不同意见吗？说着，环视了一下军事委员成员，众人有的点头，有的沉默不语。朱可夫双手一撑桌子，站起身来：“就这样了！”迈开又重又大的步子走了出去。

朱可夫到位几天之中，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那种刚毅果断、沉着冷静的作风不知不觉地感染了周围的许多人。在他严厉、有时近似于粗暴的督促下，短短几天中，在原有的基础上，在列宁格勒近郊，迅速形成了一道新的防线。这道防线北起芬兰湾斯特列尔纳附近，经西南的乌里茨克，正南的普耳科沃，东南的科尔皮诺，然后沿涅瓦河到拉多加湖西岸的什利谢尔堡：整个9月份；双方就是在这条防线上，拉锯般地展开酷烈的浴血争夺。果然不出朱可夫所料，敌人把主攻方向放在乌里茨克和普耳科沃一带，而这里也正是由刚接替伊凡诺夫的费久宁斯所指挥的第42集团军防守地段。乌里茨克几次失落、又几次夺回来，德军就是无法摧垮这条防线。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地流逝，德北方集群总司令李勃元帅心急如焚，在设在普斯科夫的司令部里如坐针毡。近几天他心情尤其不好。乌里茨克再次得而复失，在普斯科沃和科尔皮诺的进攻也被苏军顶了回来。俄国人以近乎于疯狂的劲头拼死抵抗，这与在波兰或者法国的情形比较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可希特勒一天几次派人打听进展情况，语气也越来越不客气。那个可恶的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也跟着起哄，明着不说什么，却给他寄来一份外电报道，借一个该死的英国记者之口奚落他，说什么“冯·李勃元帅接到迅速占领列宁格勒，不惜任何代价的命令。毫无疑问，他正在执行这命令的下面一半：付出可怕的代价，但俄国人仍旧坚决地表明这位元帅无力执行命令的上面一半……”，简直是恶毒至极！他堂堂的帝国元帅，指挥千军万马的，弹指一挥就决定千万人生死存亡的元帅，现在要受到一个耍笔杆子的嘲讽，这全是由于俄国人，由于那个其貌不扬的朱可夫！一想到俄国人和朱可夫，李勃脸上的肌肉就恨得禁不住抖动。恨也是徒然，他无法改变列宁格勒城坚不可摧的事实！直到希特勒命令他抽调两个坦克军去参加攻打莫斯科时，也未能向列宁格勒前进一步，后来希特勒也无可奈何地放弃攻占列宁格勒的企图，命令他的部队包围这个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军轰炸，把它夷为平地……当然，列宁格勒军民没有被希特勒的封锁、轰炸所吓倒，英勇地坚持了长达900天的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第七章 莫斯科！世界屏住气息

一、“台风”行动

朱可夫指挥西北方面军打退了德军迂回普耳科沃高地的进攻后，正全神贯注地分析着李勃下一步还会玩什么新的花招。忽然，方面军侦察处处长叶夫斯季格涅耶夫走进来，他看到朱可夫眼睛并没有离开地图，也没有要与他招呼的意思，犹豫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怕打断了司令员的思考，站了一会儿，轻轻地走到朱可夫身旁说：

“司令员同志，有个情报我认为很重要，必须现在报告。”

朱可夫仍然盯着地图，从嘴里迸出一个字：“讲。”

“据我们的侦察小组报告，德军两支坦克部队，昨天夜里隐蔽撤出阵地，沿姆加至莫斯科铁路线，向莫斯科方向开去。”当侦察处长开始说的时候，朱可夫俯身在地图上似乎没在听，但讲到“隐蔽撤出阵地”，朱可夫身子虽没动，可眼睛一翻，目光已跃出地图，看着桌沿，显然他对这个消息感到兴趣。最后一句话刚说完，朱可夫“呼”地一转头，同时挺直了身体，目光咄咄逼人，语气更加严厉：

“什么？这不可能！李勃正准备对我们发起新的进攻，怎么会调走部队？！你们是不是听信了间谍分子的谣言？要不就是你手下的人中有帮着德国人干活的！这可能是李勃的新花招，想麻痹我们，你知道吗？！”

叶夫斯季格涅耶夫深知朱可夫的脾气，但也忍不住要申辩几句，刚说了一句，被朱可夫手一挥喝住了：“行了，现在不是申辩的时候，赶快再去侦察，核实了再来告诉我，否则，我送你上军事法庭！”叶夫斯季格涅耶夫迟疑了一下，转身稍慢。朱可夫一拳砸在桌子上：“快去！磨蹭什么！”

叶夫斯季格涅耶夫再次来向朱可夫报告情况属实的时候，朱可夫已经不看地图了，坐在办公桌后，把双脚交叉着一搭，放在桌面上，将军帽遮住眼睛，好像睡着了。门一响，没等侦察处长开口，朱可夫先问道：“核对了？属实？”

“属实。”这回叶夫斯季格涅耶夫毫不犹豫，而是十分肯定的回答。

“那就是说，李勃这个老家伙”，说着，朱可夫推开帽子，一跃而起，“已经没有力量再发动进攻了！可是，他们去了莫斯科，这可不是好兆头。”说着，“噹噹噹”几个大步走到门口，侦察处长知道他要去向莫斯科报告。

朱可夫的分析没有错，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最后一步——进攻莫斯科！

9月30日开始，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群，按照希特勒的指令，以“台风”为代号，集中了74个师、148万人、1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90架飞机、14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从南翼向莫斯科发起进攻。10月2日，德军从中部突破了苏军防线，妄图在莫斯科前沿歼灭苏联红军主力，继而一举攻克莫斯科，摧垮苏联武装力量，以至苏维埃政权。

莫斯科，是苏联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它位于东欧平原的中部，莫斯科河两岸，同伏尔加河有运河连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公元1147年，莫斯科首次见于史册。它最初只是一个小小村庄。1156年修筑城堡。1237—1238年遭蒙古鞑靼人破坏。1480年，莫斯科人摆脱了蒙古鞑靼人的枷锁。自13世纪下半叶，为独立的莫斯科公国的中心。约在14

世纪中叶，莫斯科公国又扩大为莫斯科大公国。1547年，伊凡取得了沙皇的称号，从这时起，一直到1711年，莫斯科成为不断向外扩张的沙俄首都。1711年，彼得一世将首都迁往圣彼得堡（今列宁格勒），此后的莫斯科依然是重要的城市，沙皇每年总有一部分时间在莫斯科度过。1812年，拿破仑占领莫斯科并纵火焚烧。名将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军队和人民一起打败了拿破仑侵略军，迫使它仓皇撤退。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于1918年3月10日将首都迁入莫斯科。

十月革命后，莫斯科的建设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不仅是全苏铁路、公路和航空运输的中心，而且在水路运输上，自伏尔加河——顿河列宁运河建成后，各大河连接起来，莫斯科成为五海（波罗的海、白海、黑海、亚速海和里海）通航的港口。在经济方面，莫斯科于十月革命后变成苏联最大的工业城市，它的产值占全苏工业产值的15%，几乎每种制造业都有，而特别生产复杂和精密的机器制造业著称。现在，法西斯暴徒逼向莫斯科，莫斯科将接受严峻的考验。

希特勒在“台风行动”前夕，向他的300万士兵发表了一篇得意洋洋的公告，他呼吁士兵“必须有破釜沉舟的气概，一鼓作气，在冬季来临之前把敌人彻底消灭。”他列举了6月以来所作的种种努力，这使他们大开了眼界——“为部队修建了2000座公路桥，400多座铁路桥，修复了18000英里铁路现已通车，其中有1万英里在改建后合乎欧洲轨距的规格。现在他可以对普通柏林人讲：我们在俄国的运输上的困难已不复存在了。”

“台风行动”开始之后，希特勒更为他们部队眼前的胜利高兴得不能自己。在他“狼穴”的餐室里，听到秘书、副官们议论战局，他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这一行列，冷嘲热讽地说：“英国拨出一周生产的坦克也救不了俄国人的命，俄国一天损失的坦克比英国一周的产量还大。现在俄国的唯一希望是，只有英国能够迫使我们把坦克和飞机从东线撤回来，那么英国只有进攻大陆这一着了。可是丘吉尔已经回绝了斯大林的要求（指开辟第二战场）。”希特勒还拿英国的主张开玩笑地说，他最近几个月没发表讲话，因为没什么使人欢欣鼓舞的事向德国人民讲。“但是，这期间，众所周知，丘吉尔却发表了近10次演说。可是如果您比较一下双方的行动和成就，那么我觉得象我这样让历史作出评价不是心安理得吗？”和希特勒同桌共餐的人无不开怀大笑。

两天之后，即在发布“台风行动”消息的第二天，他又专程赶回柏林，向国人摇唇鼓舌地把这些话重新演说了一遍，“今天我宣布，我毫无保留地宣布”，他得意地说，“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在希特勒的头脑中，东方战役，胜利似乎是注定了。古德里安正接近奥勒尔。有如在海上撒下两张大网，包克的几个军把猎获物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拖上来，里面又装上了67万俘虏。在亚速夫海，伦斯特消灭了苏联的第18集团军，又抓到10万余俘虏。在莫斯科前沿的提莫申科好像尚未意识到他的军团将遇到什么厄运——他们有的在进攻，有的在撤退，而就在这时，包克的大网越拉越紧。

到了10月7日，勃皮斯克的袋子口完全捆紧了，装甲师也要最后合拢对维亚兹马的巨大包围圈了。海军元帅约雷尔在谈话中讲到，苏军在这两个口

袋里将要损失 72 个师，迄今为止无线电侦察出只有 1 个师在圈外。约雷尔描绘希特勒当时高兴的劲头时指出，“这种戏剧性的军事形势攫住了希特勒的心；那天他连饭都没有吃——尽管还有主宾希姆莱在场，那天是希姆莱 41 岁生日。赫维尔在日记中惊叹道：‘维亚兹马夺下了。大网紧紧兜住了提莫申克集团。这是整个俄国战争最为关键的日子。可以称作柯尼拉茨战役’”。

从驻莫斯科外交人员的密码电报中监听到的消息也给人鲜明的印象：战争结束的日子不远了。土耳其大使说，俄国的伤亡数以万计。俄国政府已安排外国使馆和政府机关撤离莫斯科前往古比雪夫。城里人心的动荡和混乱之甚，非语言所能表达，不少百姓已逃向乌拉尔山……

在这种胜利的冲动下，希特勒酝酿着更大的计划——参谋总部把目光放在莫斯科以远的地方，希特勒则又旧情萌发，把目光放在南方。党卫军的勤务队夺取亚速海上的马里乌波尔（日丹诺夫），曾一度鼓舞希特勒考虑再推进几百公里直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占领这个高加索的门户，进而占领那儿的油田。爱德华·瓦格纳将军，这位陆军军需总监再也掩饰不住他对希特勒的崇拜之心。10 月 5 日晚，在私人信件中写道：“我总是对元首的军事判断力惊叹不已。这次又是他进行了干预——而且人人都承认，他的干预在军事行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迄今为止每次都是他对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如潮水般滚滚向前，直奔莫斯科。给我们的印象是俄国最后垮台就在眼前，今晚克里姆林宫就要卷起行李走路了。现在重要的是装甲兵攻占各自目标。新的战略目标就要确定下来啦，那会使你目瞪口呆——莫斯科东边！！我想到那时，战争就会结束，他们整个制度也许随之垮台，从而我们可以同英国作战了。”

攻占莫斯科，希特勒认为简直是囊中取物，于是，在 10 月 7 日签署了一项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不准包克接受莫斯科的投降，主动投降也不予接受；德国军队也不要进入莫斯科，只需用炮击和轰炸予以毁灭，希特勒觉得用炮火还不够——需要使用大量燃烧弹和高效炸药，直到把它夷为平地才能解除心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仇恨。

——德国法西斯处心积虑要把厄运降落在莫斯科头上，如今又确实象一群饿狼一样疯狂地向她扑过来！莫斯科——着实让全世界屏住气息！

二、朱可夫北拼西杀

当朱可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正准备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德北方集群的季勃，撤出装甲部队，扑向莫斯科的消息时，在楼道里，他恰巧碰上通信部主任。主任告诉他，斯大林让他一小时后听电话。利用这段时间，朱可夫在脑子里把列宁格勒周围的局势，作了一番分析，包括自己对今后形势的看法，准备向最高统帅报告。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急于要了解的。谁知，当朱可夫站在“博多”式通话机旁，向最高统帅部报告：

“朱可夫在听电话。”

最高统帅部回答：“请等一下。”

过了不到两分钟，最高统帅部守机员说：“斯大林同志在这里。”

斯大林：“你好！”

朱可夫：“您好！”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莫斯科这边情

况相当严重，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必要的措施。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听到莫斯科那边问题严重，准备好的情况也来不及报告了，马上说：“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霍津不在列宁格勒，建议由费久宁斯基接替我的职务。”

斯大林：“好。明天在莫斯科等你。”

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卫队长到机场迎接，并告诉朱可夫，最高统帅病了，在他的住所里工作。于是，一行直接到那里去。斯大林正在等他，象见到任何一位熟人一样，斯大林只是点点头作为对他问好的回答，然后马上站在地图旁进入了正题。

“你看，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我们这里情况很糟。”斯大林边把朱可夫引到地图前边说，朱可夫看到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地图。斯大林指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说：“看来，他们已经在这个方面上行动了。地图上标出的情况就已经这样了，而实际情况只能比这更坏些。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目前我们与西方方面军失去了联系，无法得到前线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对敌人进攻的地区和部署、我国的状况都不能及时了解，这将妨碍我们的判断，迟缓我们的行动。”斯大林停顿了一下，并慢慢走到写字台前，顺手点燃了烟斗，刚吸了一口，就从嘴里抽出来，也不看站在身后的朱可夫，接着说：“形势不等人，你现在马上到沙波什尼科夫那儿去，他已经给你准备好西方方面军的地图了，然后，一分钟也不要耽搁，立即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说到这儿斯大林转过身，直视着朱可夫的眼睛，加重语气：“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即刻打电话告诉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打！”

朱可夫两脚跟用力一磕，一个立正：“是，斯大林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斯大林点点头，两鬓花白的头发，眼角上、额头上密密的皱纹，在远处看得相当清楚。朱可夫一下子觉得，仅仅一个多月，斯大林就苍老多了。可也是呀，谁能称得出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恐怕早就压垮了。

告别了最高统帅，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那里。沙波什尼科夫告诉他：“最高统帅命令为你准备的西部方向的地图，马上拿来。”并在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后，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你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受最高统帅部的委托。

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 1941年10月6日19时30分编号2684”

在等地图时，双方都发现对方非常疲劳，严重的睡眠不足，沙波什尼科夫给朱可夫倒了一杯很浓的茶给他提神。朱可夫一边用鼻子嗅着浓烈的茶香，一边关切地盯着这位颧骨高凸、眼窝深陷，脸色苍白中泛着微黄的总参谋长，问道：“你脸色不大好，鲍里斯·米哈伊诺维奇，身体不舒服吗？”

“太累了……有时我真想好好睡上一觉，就四五个小时，不要有任何报告、电话来打扰……”沙波什尼科夫双手抚腮，喃喃地说，那语气好像这样的要求跟小孩子幻想自己身上长出翅膀一样，又羡慕又无可奈何。

“ 觉恐怕要等到胜利以后再补了。 ” 朱可夫这句打趣话，既是安慰这位总参谋长，又是说给自己听的。

途中在手电筒光下，朱可夫研究了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朱可夫不得时常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朱可夫来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和军事委员、参谋长和作战部长等人，正在几支蜡烛的昏暗的亮光下开会，尽管房间很暗，朱可夫还是能看见大家脸上的紧张表情。朱可夫说明了斯大林派他来的用意。参谋长马兰金中将立即向朱可夫介绍战况。第一句话就让朱可夫暗吃一惊。马兰金说道：

“ 我军设置的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已于 6 天以前，即 10 月 2 日被德军突破，昨天传来消息，我西方方面军第 19、第 20 集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第 24、第 32 集团军在维亚兹马地区陷入合围。 ”

“ 怎么又是陷入合围？ ” 朱可夫心里在想，嘴上没说，但身子不由得更靠近地图。在场的人尽管谁都没有解释造成 4 个集团军被全围于维亚兹马的原因，但朱可夫从图上一看，心里就明白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领导们，与原西北方面军领导们在卢加防线上，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没有及时、准确地判断出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甚至根本就没有试图去作出判断！而是平均部署力量，处处设防。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从尔热夫以北，经过维亚兹马，南到布良斯克以北。纵贯南北，犹如在莫斯科正西距它 300 公里，拉起一道绵亘 400 公里的巨大屏风。这么宽的正面，平均部署本来就不富余的兵力，于是面对敌人强大的突击集团，形不成拳头，而像五指伸开的手掌，在局部力量对比上，处于明显的劣势，怎么能挡住敌人呢？既然挡不住敌人，又缺少快速撤出部队的时间和手段，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合围。“ 两翼突破，分割包围，这是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现在惯用的战术，已经使用了许多次了，作为方面军领导，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平均部署力量，不善于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这是我们用许多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为什么就不吸取呢？难道这样的悲剧非要在每条战线上都重演一遍吗？ ” 朱可夫心里很恼火，真想把这番话喊出来，但终于忍住了。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不同于去列宁格勒的时候。那时候，他兜里装着最高统帅的任命，他一去就是西北方面军的司令员了。而现在，他只是最高统帅部派来的代表，职责是了解情况并且上报最高统帅。但是，他心里更明白：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是抵挡德军冲向莫斯科的第一道防线。现在，这道屏障不仅被多次突破，而且更严重的是竟然有 4 个集团军被敌人合围在防线中央的维亚兹马。如果这 4 个集团军被消灭，那么敌人就可以从最短的距离直扑莫斯科了！一想到这儿，朱可夫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继续问道：

“ 两翼的情况怎么样？ ”

“ 情况也很严重。 ” 马兰金指着地图说，“ 右翼加里宁方向，敌人对我预备队方面军的防线施加了很大压力，在司切夫卡至格道茨克一线，我军已被迫后撤。左翼，市良斯克方向，第 3 和第 13 集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

听到这里，朱可夫知道，现在这条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指望下一道防线——莫扎伊斯克防线了。

莫扎伊斯克防线距离莫斯科 150 公里，位于尔热夫——维亚兹马防线和莫斯科中间。300 公里长的防线上，不仅兵力单薄，而且修筑阵地的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朱可夫在向斯大林汇报情况时，着重讲到：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汇报一结束，又立即请示去预备队方面军找布琼尼元帅了解情况。

朱可夫动身去找布琼尼。天正下着小雨，乡间田野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10月8日拂晓，朱可夫来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看见两名通信兵拉着电线从普罗特瓦河桥上走过来。他问他们往哪里拉线，他们回答很唐突。一个战士冷冷地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朱可夫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讲明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这时那个拉电线的战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个小时以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屋子里去了。你看就在那边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哪里走。”

经过实地了解和勘察，现在情况进一步清楚了。到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接近地防御的有3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什廖缅科中将。截止10月初，3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而敌人方面，其兵力却超过苏联三个方面军的总和：部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

两天以后，斯大林打来电话找朱可夫：“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预备队方面军和莫扎伊斯克防线上的部队都归你指挥。”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只是请求尽快增派较大的部队到这里来。”朱可夫在电话里接受了这一新的任命。

从此，朱可夫的特有的精力着手执行他的新任务——保卫莫斯科。

现在问题很明显，在大敌当前，必须科学地使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必须加强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于是朱可夫同科涅夫和参谋长李科洛夫斯基一起开会决定，一致同意把方面军司令部迁到阿拉比诺；科涅夫带人前往加里宁，去协调那个极其重要方向上的各支部队的行动。朱可夫则同军事委员布尔加宁一起前往莫扎伊斯克，到现场视察防御状况。

三、佐尔格的情报

朱可夫在接受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任命，担负起保卫首都莫斯科的神圣使命时，只对斯大林有一个请求：“尽快派较大的部队到这里来！”

斯大林知道，朱可夫把要求压到了最低限度，这一点要求是最基本、最必要的。然而，就目前形势来看，又是最难办的。能从什么地方抽调部队来加强莫扎伊斯克防线呢？斯大林一直盘算着，现在各条战线上的战斗都十分紧张，兵力普遍不够用。靠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是不行的。可是这条防线无论如何又是必须加强的，这可是一个难题！正想着，波斯克列贝舍夫轻手轻脚地走进来，把一个橙红色的文件夹子放在斯大林办公桌上，简单地说了句：“佐尔格的情报”。便退了出去。斯大林刚刚划着火柴要点燃烟斗，听到是佐尔格的情报，马上把火柴和烟斗都放在烟缸里，打开了文件夹。情报很短，就一句话：“据悉日本政府不会在1942年秋季以前对苏开战。”斯大

林把这句话反复看了好几遍，不由得心花怒放，嘴里连说：“好样的，佐尔格，好样的！你这一句话，帮了我们大忙……”

日本是轴心国成员，又与苏联的远东地区毗邻，因此，日本对苏德战争的态度，直接决定着苏联会不会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同时，日本究竟是北击还是南进，国内一直争论不休，考虑到日本的国策和它与德国的关系，苏联不得不把相当的一部分部队部署在远东地区，以随时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进攻。正是由于日本所处的这种地位，凡是来自日本的情报，都受到高度重视，立即呈送斯大林。眼下佐尔格这份简短的情报，告诉远东地区将有一段宝贵的“平静”，它将给斯大林从这一地区抽调兵力支援苏德战争前线缓解紧张局势提供了可能的条件。斯大林当然抑制不住那激动的心情。

佐尔格何许人也？他的情报竟如此能得到斯大林的重视呢？他是一个神通广大，机智勇敢的传奇式的人物。在西方直到今天，仍是把左尔格称为“20世纪最大的间谍”。

左尔格，1895年10月4日生于俄国南高加索的阿吉肯德，父亲是德国人，在巴库一家德国石油公司当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出身于贫困的铁路工人家庭。佐尔格3岁来到德国，在那儿住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多，随后移居到苏联。佐尔格的祖父曾在马克思、恩格斯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在卡尔·马克思的提议下，担任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总书记。年青的佐尔格为有这样一个革命的祖父而自豪。但真正决定他本人走上革命道路的还是他参加了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他憎恨战争，憎恨造成战争根源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从而决心参加共产党的队伍，从1920年11月到1921年底，他在佐林根党报任编辑，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

佐尔格是在中国“9·18”事变后，奉苏共中央之命开始搞情报工作的。先在中国住了几年，然后回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了德国。那是法西斯政变之后不久。1933年趁希特勒刚上台，他“积极地”表示“想为元首和他所复兴的帝国服务”，争取到了东京当记者的机会，从而在东京负责拉姆扎小组的情报活动。莫斯科要他们查明：日本是否打算在满洲边境进攻苏联？日本是否因此而训练陆海军？希特勒上台后东京和柏林的关系如何？日本对中国、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如何？是哪些势力在决定日本的国际政策？……佐尔格本人则负责研究纳粹德国和日本政府的关系。

为了获取德日两个法西斯统治集团相互勾结的情况，佐尔格在德国大使馆里偶然认识了一个名叫欧根·奥特的军官。奥特说，他到日本有好几个月了，他是作为军事观察员派来的，住在名古屋一个日本炮兵营的营房里，只有妻子来的时候才到旅馆里住。目前，他正在替冯·包克将军写军事评论，可是对于外交部分感到很困难。不知道佐尔格能不能给他介绍一位可靠的熟悉情况的人。佐尔格看到奥特同德国将军团的最上层有联系，而且来东京也是为德国情报部门搜集情报，自己正好有利用价值，于是攀谈起来。

“我认为”，佐尔格说：“只有了解日本的历史，才能了解它的现行政策。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明治天皇就说过，大和民族只有实现了三个阶段的计划才能征服世界。这就是：第一步占领台湾；第二步合并朝鲜；第三步占领满洲，乃至全中国。不管怎么说，日本人从来不忘称霸全球的传统政策。在他们眼里，欧洲不过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

奥特聚精会神地听着佐尔格的宏论。他自己的报告里就是缺少这样一些

远见卓识。这位军事观察员心里明白，他的前程取决于他将向柏林提出什么内容的报告。奥特派驻日本的时候，接受了一项机密而具体的任务：为军国主义日本和德国两家的谍报机关建立合作关系，他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不够，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预见到今后的前景。如果能吸收佐尔格参加，那就太好了。

佐尔格见奥特听得入神，又继续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慷慨激昂地说：“现在还有一个题目：日本需要一个军事盟国来实现它的大陆政策。这是显而易见的。它能指望谁呢？苏俄？不行！美国和英国？也不行！那还有谁呢？只有德国。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和日本的政治神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还记得‘生存空间’和‘向东方挺进’的口号吗？难道日本军方就没有这种意图？依我看，元首的德国也需要盟国，这个盟国就是今天的日本。这就是我们的远景和我国远东政策的基础。”

奥特越听越过瘾，越谈越投机，简直有相见恨晚之感。佐尔格也觉得这个人对于自己的工作会有帮助，所以有意给他一些启示。

奥特在与佐尔格交谈之中，写回国的报告，果然受到柏林的好评，尤其是受到希特勒的赏识，被提升为武官，不久又晋升为上校，后来又当上了德国驻日本国大使。祝贺的电报纷至沓来，其中有希特勒的顾问约雷尔、冯·包克、凯特尔和其他将军、政坛要人。现在的奥特真是青云直上。他的官运亨通多亏有佐尔格暗中相助。如果没有他，他奥特写不出那样出色的报告，也就不能象现在这样出人头地了。奥特明白这一点，所以对佐尔格感激不已，他们俩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甚至为佐尔格自由出入使馆机要室开了绿灯。

利用奥特这层关系的掩护，佐尔格曾把日本侵华的绝密计划、诺门坎事件的军事部署以及希特勒准备在1941年6月份进攻苏联、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的谈判等重要情报及时发到了莫斯科。

佐尔格今天发出的关于“日本政府不会在1942年秋季以前对苏开战”的情报，就是与奥特的交谈过程中得到的。

10月上旬的一天，佐尔格又来到德国驻日使馆找奥特。一见面，平常有说有笑的奥特，今天却显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便问道：“大使先生，好久不见了，今天您气色可不太好。怎么了？”

奥特无精打采地摇摇头：“一言难尽。佐尔格先生，您来得正好、我正有事想请教您。”说着顺手关上门并上了锁。

“您知道”，奥特转过身就说，“柏林天天着急询问，为什么日本政府还不发动对苏战争。而日本的近卫内阁又总是推三推四，哼哼哈哈，鬼知道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它们解释立即加入对苏作战的必要性，向有关人士晓以利害，可是这帮笨蛋就是不开窍。可是柏林却对我不满，甚至打算召我回国。听说还要把我派到前线，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去。佐尔格先生，您帮我想想办法，怎样才能让日本政府积极起来？”

佐尔格见今天的谈话，这么容易就进入了自己想要了解的主题，心里着实高兴。但表面上却耸耸肩，表现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奥特先生，我很同情您，体会得出您现在的处境，真的，跟一群傻瓜打交道，再聪明的人有时也会毫无办法的。不过，据我观察，日本人的逆反心理很重，这大概跟他们不愿甘居人下，受人歧视的民族性格有关。你说行的，他们往往说不，你说不的，他们却偏要证明行。因此，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要去催促日本政府对苏开战，而是相反，尽量在这个问题上谈漠他们，也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看到奥特若有所思，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刚才这番话上，佐尔格不动声色，似乎是很随便地问了一句：“不过，您得先能肯定日本政府不打算对苏作战……”说着，从桌上的烟盒中拿起一支香烟点燃，吸下一口，慢慢吐出，一缕烟雾。眼睛端详着手中的香烟，像是漫不经心地在研究香烟上的标牌，而实际上是等待着奥特的下语。

奥特果然顺嘴说：“这勿需怀疑，据可靠消息，日本政府打算再维持一段时间中立，至少 1942 年秋季之前不会对俄开战“日本近期内不会对苏联采取行动。”这一消息对于苏联来说，意义简直是太重大了！不亚于从天空投给兵员几近枯竭的苏军最高统帅部几个、十几个、几十个师的兵力。而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往往有几个师，甚至几个营的生力军的注入。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佐尔格觉得应迅速将这一情报告诉莫斯科。于是装着是忽然想起什么，忙着看表：“差点忘了，我是顺路来看您的”。佐尔格说，“一会儿还有个记者招待会，发布有关日本金融和资源的消息，我得去参加，告辞了。”

佐尔格告辞出来，驱车直奔存放电台的秘密地点。

很快，在发报员灵巧的手指下，一条对日后的战争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情报，从东京飞到了莫斯科：

“1941 年 9 月 15 日以后，可以认为苏联远东地区不会受到来自日本的进攻威胁。拉姆扎。”

“拉姆扎”是佐尔格谍报小组的代号。而这条消息竟成了这个小组发出的最后一份情报。几天之后，拉姆扎小组的成员相继被捕，佐尔格也未幸免。

斯大林看到这份情报时，还不知道佐尔格出事了。他马上给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鲍里斯·米哈伊诺维奇，我刚刚得到一份我们在东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情报，据说日本人不会在 1942 年秋季之前参加对苏作战，这具有重要意义，它使我们可以从远东军区调来一些部队，多少满足一下我们的急需了。请您迅速与远东军区联系，让他们抽调若干个师，作好出发准备，最高统帅部安排特别军用列车负责运送，要快，一分钟也不要耽搁，明白吗？！”

四、博罗季诺恶战

10 月 10 日朱可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以后，最高统帅部从远东和友邻方面军向莫扎伊斯克防线增援部队。调到这里来的共有 14 个步兵师、16 个坦克旅、40 多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重新组建了第 16、第 5、第 43 和第 49 集团军，到 10 月中旬大约已有 9 万人。当然，如果要建立一道绵密而坚固的防御，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最高统帅部已尽了最大努力。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朱可夫决定首先占领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和卡卢加等几个最主要的方向。炮兵和防坦克兵器的主力也集中在这些方向上。为了增大防御纵深，在西方方面军第一梯队的后方完成了大量的工程作业，在所有坦克危险方向上设置了防坦克障碍物，方面军预备队也调到了主要方向上。为削弱德国空军力量，苏军航空兵按最高统帅部命令，于 10 月 11 和 12 日对德军机场实施了袭击。方面军司令部很快就转移到了佩尔胡什科夫，并由此地向方面军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架设了电话电报线。最高统帅部的电话线也拉到了该处。这样一来，实质上重建了西方方面军。它担负的历史使命是防守祖国的首都——莫斯科！在 10 月这个艰难的日子里，

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军队书：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铁的纪律，组织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

从10月13日起，在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诺沃扎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拉水库——伊斯特拉——红帕赫拉——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这一条主要防线上，战斗更为激烈。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来到了。

博罗季诺距莫斯科120多公里，这个地方是个古战场。早在1812年拿破仑大军进犯莫斯科时，库图佐夫曾率军在此地与法军决战。当时俄法两军20万人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俄军守住了阵地，给法军以重创。此地便也随之名垂千古了。谁能想到，130年后，库图佐夫的后代又会在这里再次坚守祖先战斗过的阵地，与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恶战。

坚守博罗季诺阵地的是由波洛苏欣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2师。由莫斯科“镰刀锤子”工厂的工人组成的三个民兵营和一个减员严重的坦克营，也归波洛苏欣指挥。第32步兵师是刚刚从远东军区日夜兼程赶到这里的，齐装满员，生气勃勃，自然成了主力。

波洛苏欣让坦克营的18辆坦克隐蔽在阵地左侧的一片小树林里，准备出其不意的进攻敌人侧翼。留下民兵营作为预备队。布置停当，就听一阵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转眼间几架“美塞什密特”轰炸机几乎擦着树梢，呼啸着从阵地上掠过，四周立即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波洛苏欣举起望远镜一看，只见远处尘土飞扬，画着“铁十字”符号的坦克群在前面开路，装甲车紧随其后，三轮摩托掺杂其间，向这边滚滚压来。波洛苏欣转身大声告诉通信员：“德国法西斯来了，告诉炮兵团长，瞄准了给我来个集束射！”

炮兵阵地上，团长姆拉采夫迅速定好标尺，下达了射击命令，反坦克炮一阵集束射，立即有几辆德国坦克起火不动了，但大多数坦克仍旧全速冲击，并且开火还击。几发炮弹落在炮兵阵地，与师指挥所和各炮位的电话线被炸断了。姆拉采夫一急之下跳出掩体，对着下一个掩体的战士喊道：“听我的命令，往下传，标尺80——”，一个战士跃出掩体，朝着下一个掩体重复着姆拉采夫的命令，就这样一个接一个传下去，一直传到每个炮位。姆拉采夫又大喊一声：“集束——射！”于是就像在山谷中喊了一声似的，“集束——射！”的喊声此伏彼起在阵地上回荡。几乎是同时，双方的炮弹都落地开花了，双方的阵地都硝烟弥漫。

德军队形中有几辆装甲车中弹起火，坐在车里的德国兵，大叫着从浓烟中钻出来，向后奔逃；苏军阵地，几个跃出掩体传达命令的士兵被弹片击中，扑倒在地。这时，有几辆德军的坦克已经冲到了苏军阵地前沿。同时，波洛苏欣从观察所中发现，在炮火拦截下，德军殿后的装甲车和摩托车与开路的坦克部队之间距离拉大了，德军的主要部队现在正失去了坦克的掩护，暴露出了侧翼。于是一面下令组织力量干掉冲到阵地前沿的坦克，一面冲着通信兵大喊：“德国人侧翼暴露了，命令坦克营，出击！”

早先隐蔽在小树林的苏军坦克手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接到命令，马上全速开动，杀将出来。

德军被突如其来的苏军坦克打了个措手不及，队形被拦腰切断。有的夺路而逃，不择方向：有的掉头向后，躲避炮火；有的忙中出错，不是熄火抛锚，就是撞到了一起，整个战斗队形乱成一锅粥，苏军坦克兵乘机扩大战果，又报销了几辆装甲车。坦克营长刚要命令追击，忽然觉得坦克随着四周的土地不断的跳动，经验告诉他，这是敌人用重炮或是飞机投弹进行还击了。他马上下令：“全体撤退，退回树林隐蔽……！”话还没说完，就觉得坦克象是被谁推了一把地一跳，不动了。他使劲推拉了两下操纵杆，没有一点反应。他骂了一句，下令弃车转移。等他最后一个钻出坦克，飞机的怪叫声，炸弹的爆炸，立即劈头盖脸地撞击着耳膜。

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师部观察所外面的战壕里传来一名男子愉快的话声：“请问你们的指挥员在哪儿，我带着姑娘们慰问大家来了。随着声音，一个大个子上尉走进观察所。见到波洛苏欣军衔最高，一个立正：“第59独立炮兵营营长叶戈罗夫向你报告，我营路过此地，请问是否需要帮助？”说着，冲波洛苏欣挤了挤眼睛。

波洛苏欣礼也没还，没好气地说：“什么他妈的姑娘们，你带她们到这儿来干吗？这是什么地方？乘我还没发火，带上姑娘们见你的鬼去吧！”

叶戈罗夫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位上校为什么这么大火。他眨着眼睛，结结巴巴地说：“上……校同志，您……您大概搞……错了，我说的姑娘不是别人，而是‘卡秋莎’……，对，就是那管火箭炮……”他的手朝观察所外面指了指。

“什么火箭炮？能发射吗？”波洛苏欣一下子来了精神。

“瞧您说的，不能发射我上这儿来干吗，您没见过‘卡秋莎’？那好，我马上安排一次齐射，让您和战士们开开眼，让德国鬼子尝尝苦头！”叶戈罗夫迅速恢复了刚才的愉快语调。

“就一次齐射？太少了，干吗不多打几发？”波洛苏欣还有点不满足。

“这就足够了，上校同志。德国鬼子肯定屁滚尿流！对了，也跟我们前沿的战士们打个招呼，别吓着他们，这些‘姑娘们’干起活来动静可大罗。”说完调皮地挤挤眼睛，一转身钻出了观察所。

波洛苏欣拿起望远镜凑近观察孔，他看到德军又恢复了进攻的队形，七八十辆坦克，拖着一道烟尘，向自己的阵地冲来。忽然他觉得脚下的土地颤动了一下，然后就听到头顶上响起一串他从没有听到过的怪叫，就像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撕裂了手中的布条一样，随即一条条刺眼的火龙，划破天空卷起一阵热浪，裹着细小的沙石、草根、落叶迎面扑来，使波洛苏欣和身旁的几个人，不约而同地从观察孔前后退了一步，还没等他们站稳，倏地，犹如平地落下一串霹雳，闪电般的亮光透过观察孔把昏暗的观察所刹那间照得雪白一片，棚顶和四壁扑扑簌簌落下溜溜泥土，耳膜被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嗡嗡直响，一下子什么都听不见了。

“卡秋莎！这就是我们的卡秋莎！”波洛苏欣大喊了一声，也不知道别人都听见没有，一步跨到观察孔前，举起望远镜一看，哪儿还看得见德军的影子呀，刚才还是尘土飞扬的地方现在成了一片火海，火焰窜起三四米高，从左到右，形成了一道火幕，一道火墙。火光上面，是一股浓浓的黑烟，翻腾直上，遮天蔽日。借助望远镜，波洛苏欣看到德军一辆坦克被炸得翻了个，履带朝天，炮塔在下；相隔不远处的另一辆坦克，上半截被炸得不知去向，只剩下履带之下的部分，秃秃地被烈火所包围。还有一辆装甲车，车头没了，

只剩下后半部，被大火烧得通红。他粗粗一算，就这一次齐射，就报销了敌人 20 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波洛苏欣鼓动双拳，高兴得大喊大叫：“卡秋莎！真带劲！卡秋莎！卡秋莎，亲爱的，可真行啊！嘿！你们快来看哪！”

就这样，在博罗季诺地区，波洛苏欣指挥的部队把力量上绝对优势的敌人挡住了整整 5 天。

与此差不多同时，在博罗季诺以北的沃洛科拉姆斯克，仗打的也是惨烈异常。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上，敌人先是加强的第 5 集团军后又增加 2 个摩托化军实施进攻。德军仗着掌握着优势，全然没把这里的苏军放在眼里。第一次的冲锋集中了 50 辆坦克，坦克之间还有一辆吉普车，车顶上固定着两个高声喇叭，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瓦格纳的乐曲，坦克伴着悠扬的乐曲隆隆开着，倒像是一次阅兵而不是正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争。

受命守卫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的是第 16 集团军所属的 316 步兵师。师长名叫潘菲洛夫。他这个师是刚从中亚地区调来的，齐装满员，朝气蓬勃。官兵们看到德军这副嚣张气焰，早恨得咬牙切齿，一个个巴不得立即跳出掩体去教训这些凶残而傲慢的法西斯侵略者。但为了坚守阵地，不得不耐心地等待着德军坦克的靠近。

连长基洛夫斯基眼看着敌人的乌龟壳来到了本连的阵地。于是与指导员克洛奇科夫一商量，把 5 门反坦克炮分成两组，先用一组射击，待把敌人注意力引过去后，另一组再瞄准射击。部署停当，敌人正闯进了反坦克炮射程之内了。在右边的基洛夫斯基让战士瞄准冲在队形最前面的一辆坦克射击，两声炮响之后，那辆坦克停止不动了。又是两发炮弹，右侧的一辆坦克履带被打断，只能原地打圈。这时，德军指挥官从后面指挥车上用无线电把苏军炮火的发射方向通知了各辆坦克，于是，几乎所有坦克的炮口都转向基洛夫斯基的方向，喷出了火舌，整个队形也有点向右偏斜。这样一来，正好把一个侧面暴露给了埋伏在阵地左侧的克洛奇科夫那一组。说时迟。那时快，没等德军坦克再打出第二发炮弹，这边三门反坦克炮便响了，两次齐射，又有 4 辆坦克动弹不得了。德军又赶快重新调整队形，慌乱之中，又有两辆坦克轧响了地雷。一辆冲到旁边河里。剩下的坦克怕再往前走还会碰上地雷，丢下 8 辆冒烟和 1 辆进水的坦克暂时退了回去。向其他阵地进击的德军，也都被打了回去。

一连两天，德军均未能攻破 316 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的防线。于是他们把主攻方向转向 316 师的右翼，由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军事学校的学员团负责防御的阵地。学员编成的步兵团由 3 个反坦克炮兵团支援，防守着第 16 集团军最重要的防御地段。

学员开往指定的防御地区前，校长兼团长姆拉坚采夫就对他们说：

“凶恶的敌人要闯入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我们应该阻断它的道路，保卫神圣的首都。现在没有时间进行你们的毕业考试了。你们将在前线，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经受考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光荣地通过这次考试……”

该团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出发，急行军 85 公里，于 10 月 7 日晚到达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进入阵地就投入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校长没有看错自己的学员。在战斗中，每个学员都表现出不怕危险、不怕牺牲，用自己的血和肉，牢固地扼守着他们所防守的地段。

时间就在这血与火的伴随下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 10 月底。敌人虽然在某些地段有所突破，但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加之离莫斯科越近，苏军抵抗越顽强，几乎步步设防，处处死守，使德军每前进一公里，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第八章 撼不动的红都

一、众志成城

在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攻下莫斯科的指令下，德军虽然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仍取得了一些进展。10月中旬，苏军西方方面军的几个集团军被严重削弱，其基本力量集中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卡卢加八个重要方向，分别由第16、新编第5、第43、第49集团军防守。德军企图沿最短的途径扑向莫斯科，坦克第4集群从西面经莫扎伊斯克向莫斯科突击。在博罗季诺这个古战场上，苏军第5集团军与德军进行了英勇的搏斗，5昼夜内多次击退德军冲击。10月18日，在德军坦克猛攻之下，苏军不得不放弃莫扎伊斯克。10月底至11月初，德军攻占了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卡卢加等要地。苏军经过顽强的战斗，将德军阻止在纳拉河、奥卡河至阿列克辛一线。莫斯科已成为靠近前线的城市了。尚留在市内的国防工厂和科学文化机构紧急东迁。10月15日，莫洛托夫通知各国外交使团随苏联政府部分机关迁到古比雪夫。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最高统帅部和由总参谋部人员组成的作战组仍留在莫斯科。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从10月20日开始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宣布戒严。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作出在莫斯科近郊歼灭德军的决定，采取攻势防御的果断措施。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红军依靠前线防御工事系统，组织了坚强的攻势防御，以削弱和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赢得时间，准备集中后备力量，在一定时机，转入反攻，给予德军以歼灭性打击。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10月17日建立了加里宁方面军，从莫斯科西北面阻击敌人。10月19日，国防委员会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20日，《真理报》发表《阻止敌人向莫斯科前进》的社论，动员全市人民在敌人到达首都之前，用自己的鲜血把他们埋葬。莫斯科召开全市积极分子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把首都变成攻不破的堡垒。

在莫斯科危急的日子里，全市人民积极响应党组织的号召，表现出了“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誓死与敌人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他们豪迈地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在哪里歼灭他们！我们要在红场上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的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三天之内，就组建了25个工人营，12万人的民兵师，169个巷战小组和数百个摧毁坦克班。参加民兵师的有各种专业人员：工人、工程师、技师、作家、学者和艺术工作者。当然，这些人员不是都具有军事技能，但却都有一颗爱国家、爱首都的心，都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很多自动编成的民兵组织参加了侦察、滑雪、袭扰敌人军营和截击敌人军车等活动。当他们取得必要的战斗经验之后，就成为出色的战斗兵团，担任正规的攻、防任务。全市约有45万人参加修筑防御工事，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11月，在莫斯科附近，他（她）们构筑了7.2万米的防坦克壕，约8万米的崖壁和断壁，设置了5万米长的桩荅和许多其他障碍物，挖掘了近13万米的战壕和交通壕。硬是在冰冻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挖出了300多万立方的土方。

留在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们，同样表现出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全部贵重设备都已搬迁撤出，他们坚持用旧的、老的设

备，生产前线极需要的武器装备。时间紧迫，军工产品必须在最短期内完成，而工厂人员又严重不足。于是，工人们依靠加班加点，夜以继日的工作，大家一心想着的是保证按时超额完成任务。例如，负责生产帕金 7.62 毫米冲锋枪枪机的第一轴承厂、奥尔忠尼启则工厂，12 月的产品比 11 月份多出 34 倍！

为了支援前线，许多民用工厂即时改为生产军用产品，钟表厂生产地雷引信；无轨电车修理厂制造手榴弹；机械厂生产坦克和炸药，甚至有的原来是生产居民服饰用品的小厂，现在竟能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资料、设备、技术等方面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为了支援前线，为了保卫莫斯科，都是争先恐后接受任务，献计献策使转产符合前线的需要。

敌人对莫斯科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可千百万莫斯科人一面井然有序地工作、生活，一面积极参加反空袭的战斗。

战斗正在莫斯科西郊接近地激烈进行着。莫斯科市民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越来越困难。为减少损失，他们冒着空袭，对莫斯科市内和市郊的大型工业企业继续进行大规模疏散。8.8 万辆铁路货车，满载着设备、金属材料和各种半制成品，满载着工人及其家属，奔赴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奔赴乌拉尔、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在开始疏散之前，莫斯科共有 7.5 万台金属切削机，经过疏散只留下 2.1 万台。战前，莫斯科供电系统发电能力大大超过 1400 万千瓦，到 1941 年秋，不足这个数字的一半。但是，他们硬是克服各种困难，保证了前线任务之急需。

前线指战员感受到，全城的人都在保卫首都，全国都在保卫首都，给了他们取得莫斯科保卫战的鼓舞力量和可靠支柱。

朱可夫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当我们谈到莫斯科保卫战的英勇战绩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军队英雄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战绩。在西方方面军以及在尔后各次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是首都及莫斯科军民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全体苏联人民对军队和首都保卫者进行有效支援的结果。”

二、红场阅兵

11 月 1 日，一辆黑色吉斯—101 小轿车，把朱可夫送进克里姆林宫。

汽车在一处台阶前停下，朱可夫走下车，疾步登上台阶。

台阶上的两扇雕花大门同时打开。他进门后，沿一条比较狭窄，但光线充足的走廊走了一段，然后从一条很普通的窄窄的楼梯登上二楼。二楼的走廊宽阔多了，铺着红色的长条地毯，走过十多米，终于来到一扇高大的深棕色的大门前。

这条路他走了不知多少遍，现在确实一切依旧。他习惯地正了正军帽，扯了扯军衣的下缀，准备进去见斯大林。斯大林只是通知他回克里姆林宫开会，内容没讲，他认定情况肯定重要，于是风风火火从前线赶回来。

朱可夫跨进门，只见到在一张铺着绿呢的长桌两边坐着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国防委员会成员，斯大林依然坐在长桌一端。朱可夫与众人打过招呼，斯大林示意他坐下。然后，‘自己缓缓站起身，从长桌一侧慢慢走到朱可夫身后，说道：

“朱可夫同志，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有一个打算。今年十月革命节，除

了要召开庆祝大会外，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我们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作为负责直接保卫首都的方面军司令员，你认为怎么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搞阅兵式吗？”

斯大林话音刚落，长桌两旁所有的人都以探寻的目光直视着朱可夫的脸。他知道自己的回答，不管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事关重大。

在敌人眼皮底下搞阅兵式，危险性是很大的，否则，斯大林也不会请他来商量，可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隆重地庆祝节日，搞阅兵式，其意义又是何等重大，它不仅能充分显示出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蔑视，对本国军民的鼓舞，而且能给世界上的同盟者、同情者一种莫大的宽慰，说到底，它甚至比在前线消灭法西斯几个集团军所引起的震动和反响还要大。一想到这儿，朱可夫便坚定地说：

“这个想法我认为是可行的。据我们的观察分析，敌人正在全线构筑防御阵地，备条战线上的进攻基本都已停止。这说明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在前一段作战的严重损耗，加之不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恶劣天气，补给不足等等，都不允许他们马上发动地面进攻。但是，危险是有的，这就是敌人的空袭。”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看到众人或是朝着朱可夫点头，或是相互对视着点头。

“你有什么建议吗？”斯大林不慌不忙地问。

“我建议加强对空防御，增大高射炮的密度，同时，把友邻方面军的战斗机调一些到莫斯科附近待命。这样构成空中和地面双重打击力量。”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并作了补充。

“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斯大林最后坚定地说，“就是说，阅兵式一定要搞，并要通过无线电向全国直播实况。”

此时，希特勒在他设在腊斯登堡的“狼穴”大本营，着实表现得烦躁不安。

这个“狼穴”，的确名副其实。它修建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四周高大浓密的树林，蔽风遮日。湿漉漉的林间空地上，到处铺着一层绿色的苔藓，空气中弥漫着腐叶败草的气息。几栋灰色的房子由一条沥青小路相连。希特勒办公、起居在“第一安全区”，那时是由一群木造营房和分成小分隔间的一层水泥地堡组成。“又冷又湿的暗堡”，一位文职人员当年写道，“在这里我们夜间冻得要死，电气通风设备不停地咔咔响声以及那可怕的气流使得我们不能入睡，每天早晨醒来时都伴有头疼。”几百码以外，在腊斯登堡通往安格堡（大本营的参谋总部）的那条路对面，约雷尔的作战局占据了同样大小的营地——那就是“第二安全区”。当年，一位女秘书问希特勒：“为什么叫‘狼穴’？”希特勒还得意洋洋他说：“这是我‘斗争’岁月的代号”。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他就乘火车进入这个暗堡，开始了指挥旨在打败苏联的战役。

在希特勒6月23日进入“狼穴”不到两个月时，他曾在这里夸下海口——预计冬季开始之前就能越过莫斯科——大概在10月中旬。他当时认为斯大林已损失300万军队，恐怕再也没有什么力量与他较量。他甚至想入非非地认为斯大林可能前来向他求和。

当德军沿着当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进时，一开始，气势汹汹，煞是像一股台风似的。10月上半月，德军包围了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之间的两支苏联部队，并使之受到严重损失。到了10月20日，德军装甲部

队的前锋已进抵离莫斯科 40 公里的地方。这时纳粹的将领们也满以为凭着希特勒的大胆领导，在苏联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柏林纳粹广播电台大吹大擂地说，进入莫斯科的仪式已经安排好。希特勒要骑着一匹白马从波克隆山方向进入莫斯科。文武高级官员都已定做了礼眼和白手套。可是，苏联的秋季雨雪，却冲走了希特勒的梦幻。

10 月 7 日，希特勒的“狼穴”大本营就首次降雪。16 日，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回到大本营受勋时告诉希特勒，苏联原野全都被 6 英寸深的积雪覆盖起来，列宁格勒的气温下降到华氏 32 度，在北方较远的地方已是 5 度了。

中部和南部秋雨连绵。几场秋雨过去，昔日一望无际的俄罗斯草原，变成了黑黝黝的大泥潭，纵横交错的土路，已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围攻莫斯科的包克中央集群，几乎被积雪淤水和烂泥搞瘫痪了。除了步行和最小的手推车之外，什么也无法行动。“俄国的道路难以用笔墨形容”，卡纳里斯的一位在东线巡视的助手这样写道：“路面常常有 100 码之宽，任走路的人自选车辙。表面是厚厚一层令人讨厌的粘泥，有深有浅：如果慢慢驾车前进，会把卡车陷下去，如果把车开得很快，车轮又要打滑空转；尽管路面很宽，错车却极端困难，因为两边车轮都想走那条轧出来的路，因为很难从老车辙中开出去，所以常常发生撞车事故。”包克及他的将军们从未见过这种情景。卡车陷得没了轴，只好使用绞车往外拖。很多车子就这样被拖得支零破碎。50 万辆车顿时损失了 15 万辆，象坦克、装甲车、野战炮这样的重型武器开动的困难，就更不用说了。唯一一条好公路（斯摩棱斯克到维亚兹马），又被苏军埋设了高效炸弹，通过远距离操纵爆炸之后，顿时可留下数个 30 英尺宽，8 英尺深的弹坑。气温连夜降低，积雪和泥浆已冻结，上午冰雪融化，路面又无法通过了。

在德国进攻部队中，常常见到的是这样一种场面：一群涨身穿夏装的德国兵，在绵绵秋雨，瑟瑟寒风中缩成一团，或是无精打采地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或是滚一身污泥，拼命地拖拽着陷入泥潭水坑的坦克、装甲车、大炮、摩托车。昔日横扫西欧的威风没有了，战争开始时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气消失了。于是，诉苦、责怪、发牢骚的报告，纷纷送到中央集群总司令包克元帅的办公桌上，送到希特勒的“狼穴”大本营。尽管希特勒心急如焚，催促包克早点拿下莫斯科以遂其愿。但面对该死的天气，糟糕透顶的道路和疲惫不堪的部队，他也无可奈何，只得听任在蜿蜒 1000 公里长的中央集群的战线，全线停止前进以待大地封冻。莫斯科以西激烈的地面战斗暂时减弱，双方都利用这个间隙，积聚力量，重整旗鼓，准备决一死战。

希特勒的烦恼，我们不去管他，还是来看看雄壮威武的红场阅兵！

11 月 6 日上午，先是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大厅举行了十月革命节庆祝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斯大林作了演说：

“同志们！”斯大林用人们已经熟悉的、低缓、稳重、又略带沙哑的声音开始讲道：“从我们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二十四年过去了……”

斯大林在演说技巧上并不讲究，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去注意这一点了，对于在马雅科夫斯基地铁站的每一个人，对于在此时此刻聚集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个苏联人，以及能收到并且正在收听广播的外国人来说，斯大林注不注意演说技巧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现在面对着德军正逼近莫斯科，仍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还站在战争的前线，就凭这一点，一切善良和正直的人

们，就已经感到莫大的欣慰和鼓舞，无不是充满激动的、全神贯注地听着斯大林的演讲。

斯大林讲到了战争开始四个月来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他用沉痛的语气承认战争使苏联面临着严重的危险；承认敌人占领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的一些地区，现在乌云正笼罩着列宁格勒，莫斯科受到威胁；承认苏联和平居民正在受到屠杀和蹂躏，连妇女、儿童、老人也没能幸免……听到这里，会场异常肃静，许多人微微低下了头。

“但是，事实证明，法西斯的‘闪电战’计划是十分轻率和毫无根据的。”斯大林讲到这里稍稍提高了声音。“现在应该认为这个疯狂的计划——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消灭苏联——是彻底破产了。”会场里响起了斯大林开始报告以来第一次掌声。

斯大林不紧不慢地举出他的理由，第一，……第二，……接着，他用一种少有的激昂说：“德国侵略者预计红军是薄弱的，他们以为可以一举击溃和驱散我们的军队，但是德国人打错了算盘。……我们的军队固然还很年轻，他们一共只打了4个月仗。但是这场卫国战争的战火正在锻炼，并且已经锻炼出一批新的苏联战士和指挥员，他们明天将成为德军的威胁。”……又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这演讲，这掌声，通过无线电传到前线的战壕、传到掩蔽所，传遍苏联各地，守在收音机旁边聆听演讲的人们，多少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第二天，11月7日中午，灰色云层压得低低的。纷纷扬扬的雪片无声地飘落下来。落在圣母升天教堂巨大的圆顶上，落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外的红场上，落在红场上排成方阵肃立的红军将士身上。塔楼上的大钟，敲了8下，斯大林等人登上列宁墓，这回没有掌声和欢呼，整个红场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雪片沙沙地落地声。

塔楼大门开启，一位元帅骑着高头大马，在卫队护卫下，走了出来。这位元帅，头戴白色羊羔皮帽，身上一件黑色披风，高筒靴锃光瓦亮。这就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后备队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此次阅兵的检阅官布琼尼。布琼尼骑马来到队列前，队列中一位中将骑马迎上前来，然后勒住马向布琼尼举手行礼报告。

“受阅部队指挥官阿尔捷米耶夫中将向您报告，受阅部队整队完毕，请检阅！”

布琼尼还礼之后，骑马检阅部队。每到一个方阵前都勒住马，大声向部队问候。回答他的是一阵阵干脆有力的喊声：“为苏联服务！”检阅完毕，布琼尼驰入克里姆林宫并登上列宁墓，向最高统帅报告。斯大林接受报告后，拿出一份讲话稿。随即他的声音便在红场上空回荡。

“红军战士们，指挥员和工作人员们，男女工人们，男女集体农庄庄员们，智力劳动者们，在敌后暂时处在德国强盗压迫下的兄弟姐妹们，破坏德国侵略者后方的我们光荣的男女游击队员们，同志们！斯大林深情地一连贯念出战斗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各条战线的勇士们的名称，好像要逐个一一向他们问好，向他们致意。

“今天我们是在严重的情况下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的。不过，这并没什么可怕，我们的国家曾经经历过比现在的处境更加危急的日子。想想1918年的情形吧……比起那时，我国的状况现在要比23年前好得多。因此，我们能够而且一定会战胜德国侵略者，这是不用怀疑的！”

斯大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舒展开细细的眉毛，向着飞雪飘扬的红场，向着静静地站在飞雪中的队伍看了一眼，然后又说：“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处在德国侵略者压迫下的欧洲各国人民都注视着你们。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个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里、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的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我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我们！”斯大林抬起右臂向前有力地一挥。

分列式开始了，最先走过列宁墓接受检阅的是穿着呢大衣，戴着皮军帽的军校学员方队。接着是穿着白色带帽雪地伪装服的摩托化步兵方队，穿着深蓝色呢大衣的水兵方队，……最后，坦克编队驶入红场，马达的轰鸣和履带转动时产生的金属响声，震撼着红场，震撼着大地，也震撼着每一个人。斯大林频频举手向受阅的方队致意，不时地抬眼向已经走远的队列望去，弯弯曲曲的队列，正一点点地融入茫茫雪幕当中……

从红场上接受检阅的部队，有许多就从这里直接开赴了前线。

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消息，传到希特勒的耳朵里，已是当天傍晚了。闻听此信，希特勒大发雷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斯大林竟然能在德国空军机翼底下，检阅部队！这是对帝国空军的公然蔑视，蔑视！……”他歇斯底里发作了一阵子，觉得还是难消心头之恨，于是大喊：“哈尔德，你马上与包克联系，问问他，为什么在今天放过了俄国人？难道他对俄国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吗？不知道11月7日这一天对他们有多么重要，因而对我们来说也就十分重要吗？红场阅兵……这是一种挑衅，赤裸裸地挑衅！对这种挑衅，只能用炸弹加倍惩罚！告诉包克，今天晚上必须对莫斯科实施最猛烈的空袭！”陆军参谋长哈尔德本来想说，在这样重大的纪念日举行这样重大的活动，莫斯科是下会没有充分防备的。德军若在这时进行空袭只能是自投罗网，但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说什么都是没用了。

三、包克向莫斯科再次冲击

这一天，太阳爬过树梢，把橙黄色的光洒在洁白晶莹的雪地上。天空万里无云，四周没有一点风，看得出这是一个好天气。扼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的5连指导员克洛奇科夫走出掩蔽所，顺着战壕来到阵地前观察敌情。

眼前这一伙敌人，已经是5连以及他们所在的第16集团军316师的对手了。从10月下旬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敌人在飞机、大炮支援下，依靠着坦克、装甲车向这个方向发动了几十次猛烈进攻，企图逼迫他们退出阵地。但红军战士顽强抵抗，在近距离内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斗是残酷的，激烈的，但他们没有后退一步。该连防守的“鲍雪契沃”国营农场西南的阵地，就曾经几次易手，全连只剩下28个人，却仍然在指导员克洛奇科夫率领下，顽强地战斗着。

今天一早，克洛奇科夫从望远镜里，看到德军营地一派繁忙。德国士兵正在集合，大概是要开早饭；坦克和装甲车排得整整齐齐，黑压压地一片，坦克手们正忙着在每辆坦克下生起一小堆篝火，为冻了一宿的机件预热。据一个德国俘虏讲，因为当初设计和制造坦克时，德国人没考虑到会在如此寒冷的气候条件下作战，现在不经预热，坦克就发动不起来，克洛奇科夫一看

到这种情形就觉得好笑，没想到这个动起来气势汹汹的“铁乌龟”还这么怕冷。而苏联的坦克，甭管哪种型号，都没这样“娇惯”，零下三、四十度的天气，照样一开就走。

克洛奇科夫正看着，忽然一个小战士来报，说师长找他听电话。克洛奇科夫赶快回到掩蔽所，一拿起听筒，就听到师长那鼻音很重可嗓音却很尖细的声音：“啊，克洛奇科夫上尉，你们那里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敌人又在烤他们的‘乌龟’呢。可不少，黑压压的一片。看来今天又有一场恶战……”

克洛奇科夫的猜测没有错。希特勒受了“红场阅兵”的强刺激，加之派飞机轰炸莫斯科又遭到苏联空军的顽强拦截，效果欠佳，损失却十分惨重，变得恼羞成怒。于是立即批准并敦促包克执行再次从地面进攻莫斯科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德军将组成两大突击集团，从莫斯科的西北和西南两翼实施突击。赫普纳的第4装甲集群与赖因哈特的第3装甲集群并拢，在施特劳斯的第9集团军的配合下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进攻，力争从西北接近并迂回包抄莫斯科，如有可能就从北面突破。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向图拉、卡希拉、科洛姆纳进攻，从南面逼近莫斯科。而莫斯科以西宽大的正面，则由克鲁元帅的第4集团军实施攻击，与一北、一南两个突击集团相比，中间的进攻力量稍弱。这样，战役打响之后，以求形成如下态势：在莫斯科周围，兵力部署犹如一个半张开的巨掌，上边是并拢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下面是最粗壮的大拇指，中间则是密不透风的掌心。这个巨掌对莫斯科既可以掐，又可以捏，直至死死地攥在手心里！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对这份“杰作”十分满意，于是向部队下达了战斗指令：从11月13日起，中央集团军全线进入进攻，目标——莫斯科！

临近上午10点，德军的进攻开始了。按照老样子，先是飞机对苏军阵地一阵狂轰滥炸，大有把每一寸地皮都翻过来之势。然后坦克部队开始进攻，通过望远镜，克洛奇科夫看到白茫茫的雪地上，数不清的坦克、装甲车就像一片甲虫向前爬着。他放下望远镜，对聚集在战壕里的战士们大声说：

“今天可够咱们干的，小伙子们。德国人真大方，把这么多靶子送上来让咱们过瘾，咱们可得对得起人家，别让客人来回跑腿儿。把反坦克炮和手雷准备好，远点的，让它们吃炮弹，近点的，请它们尝尝这个！”说着，举起一颗手雷晃了晃。27个战士用各自不相同的笑脸作了回答。

很快，敌人的坦克部队开近了，从三面向克洛奇科夫他们坚守的小山岗压过来，尽管克洛奇科夫的部下也算经过大战的洗礼，对德军的各种兵器和战法也领教过，可是看到今天敌人一下子开上来这么多坦克，不免心里有点慌乱，待敌人一阵紧似一阵的炮火打来，一些战士从前面的散兵坑，纷纷跑回了阵地上的主战壕，蹲在战壕里不敢抬头了。克洛奇科夫急了，他从战壕的一头冲到另一头，嘴里不停地大喊大叫：“喂，安德烈，你给我打呀！别给红军丢人！还有你，萨拉，你站起来数数，不就那么点坦克吗？还不够咱们分的哪！快，快起来，大个子，你不觉得蹲在这地方难受吗？打！同志们，给我打！就看你们的啦！”战士们一个跟一个地直起身，操起枪炮，一阵射击，立即有几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停住不动了！

可是，敌人的坦克毕竟太多了，前面的被击中，后面的又蜂拥而上，整座小山岗，都在轰隆的炮声中嘎嘎的履带下颤动，克洛奇科夫和手下的战士拼命反击，画青铁十字的坦克还是一公尺一公尺地接近了主战壕。终于，

一辆、两辆、三辆坦克轧向了战壕。就在坦克轧向战壕的一刹那，克洛奇科夫看见离他最近的安德烈，两只手各抓着一颗手雷，后背紧顶住战壕的后壁，平伸双臂，把冒烟的手雷对准了轧过来的坦克，安德烈的眼睛睁得极大，眼里虽然闪出了一种对死亡的恐惧，但却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直到坦克巨大的躯体，劈头盖脸，泰山压顶般地把她吞没，就在这时，随着两声巨响，坦克下面的战壕里腾起两道浓浓烟尘，就像火车头放蒸气一样，整个坦克被震得跳了起来，随即横跨在战壕上一动不动了。另外两辆坦克轧过了战壕，继续向前开，但是没开多远，就被从后面战壕里扔出的几颗手雷炸毁了，没等克洛奇科夫和战士们喘口气，一排炸弹在战壕附近爆炸，十几辆坦克喷着火花，又冲到跟前。又是一次血肉之躯与钢铁之躯的搏杀，又有几辆钢铁之躯被血肉之躯挡住了，战壕里本来就不多的战士，也所剩无几了。

这时，跟在克洛奇科夫身后的通信兵喊道：“指导员，师长的电话，……”话音未落，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通信兵一下子扑到克洛奇科夫身上，烟尘落下，克洛奇科夫见通信兵前胸后背一片殷红，瘫倒在地，一只手还紧紧地握着连着导线的听筒，听筒的上半截早不知被炸到哪里去了。克洛奇科夫双眼通红，好像喷着火，又像在滴血。这时，又一辆坦克向着他隆隆开来，克洛奇科夫一把抓下了滑到前额的皮帽，顺手拿起两颗手雷，咬住导火线狠狠一拉，一股青烟从手柄里冒出，滋滋作响。他呼地挺直了身体，把嘴里的线头一吐好远，双目圆睁，大声喊道：

“你妈的，法西斯混蛋，来！来吧！俄罗斯大地辽阔，可我们已无退路了，后面就是莫斯科！混蛋，来吧，送死来吧！”他用尽全力喊出的最后几个字，被淹没在轰隆隆巨响中了……

牺牲的通信兵手中紧握的那半截话筒，把克洛奇科夫生命的最后一次呼喊，忠实地传到了师长潘菲洛夫耳中，巨响之后，那边一片沉寂。潘菲洛夫静静地又听了一会儿，才缓缓地放下听筒，然后，默默地摘下军帽，合上了眼皮，他周围的人不知道克洛奇科夫那里出了事，可他们却能看见，这位平常不动声色，坚强刚毅的师长，眼里淌下了两行热泪。良久，潘菲洛夫睁开眼，目视前方，低声说：

“把克洛奇科夫上尉的这句话告诉全师，不，告诉莫斯科的每一位保卫者。‘俄罗斯大地辽阔，可我们已无退路，后面就是莫斯科！’”

事后查明，克洛奇科夫和他的 27 名战士，在这天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他在牺牲前说的那句话，马上在莫斯科保卫者中传开，成了当时最普通也最不普通的一句名言。克洛奇科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此乃后话。

莫斯科的保卫者宁死不屈，拚死抵抗，使德军新的攻势进展不太理想，但德国法西斯这次也是摆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上上下下都想毕其功于一役，早点拿下莫斯科，尽早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因此倒也抖擞起一阵精神，发出一股股疯狂。在莫斯科西北和正北方，德军占领了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并且正一步步接近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在亚赫罗马地区甚至渡过了运河；在莫斯科西南和正南，德军占领了塔普萨，从三面包围了图拉”并且接近了卡希拉……

形势异常紧张，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灯火通明，发报声。电话声昼夜不停。在里问屋里，朱可夫身穿皮大衣，双手握着冒着热气的茶杯，坐在椅子上，用一张熬得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地图，好象一位老练的棋手紧盯着棋盘，面部表情虽然平静，但脑海里翻腾着双方的每一步棋，思索着自

己下一步的对策。

“德国人的进攻还是老一套，两翼突破，包抄合围。北面的罗科索夫斯基和南面的扎哈尔金的压力要大得多，他们能坚持多久？部队伤亡很大，急需人员和装备补充。可是人呢？从哪儿能弄着人呢？”朱可夫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向战线后方标写着几支预备队番号的地方看去。几天来，他已无数次地把眼睛投向这里来了，让他焦心的是，这里的番号一天天减少。也就是说，调出投入战斗的预备队越来越多，而又没有什么补充。他多次打电话给总参谋部要求增派人来，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每次都是痛快的答应，可真正调归他指挥的预备队却迟迟不见人影。朱可夫心里明白，其他战区同样吃紧，同样的要求：增加人！大本营手里有一点预备队，可那是直接掌握在最高统帅手里，斯大林不发话，谁也休想调动一兵一卒。所以还得自己想办法。他的眼睛沿着战线搜寻着，希望能从自己本战区内再挤出一点可供调用的力量……忽然，他的心里怦然一动，死死盯住战线的中央地区”，眼睛渐渐地亮起来：“啊哈，包克呀包克，你用两翼包抄的老战法，战争初期在比亚威斯托克突出部，对巴甫洛夫使用过，并且得逞。但我已看出你这个循规蹈矩的笨蛋的破绽：你只注意两翼集中力量，猛打猛攻，而中央战线却不会积极地配合行动。好吧，我就来个将计就计，从中间部分抽调一些兵力去加强两翼！”一想到这里，马上喊副官通知军事委员布尔加宁、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等人前来商量。众人听完朱可夫的想法，觉得有一定风险，不过，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也只有如此。

大家正议论着，隔壁的电话铃响起。副官报告说，最高统帅找朱可夫听电话。朱可夫一拿起话筒，斯大林直截了当地问：“北边的情况怎么样？”

“敌人已经前出到伏尔加河，并且很有可能把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压到河对岸。如果敌人渡过运河，……”

“无论如何要守住运河，不得后退一步，用上你的后备兵力顶住！”斯大林一听到运河受到威胁，知道情况危急的程度，所以不等朱可夫讲完，就急切地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无后备兵力了，一点也没有了。因为按照您的命令，后备队全部投入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去了，并且，至今还被牵制在那里。”

讲到这里，朱可夫觉得有些失言，尽管自己是叙述事实，没有丝毫的埋怨和不满，但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处呢？！朱可夫不往下说了，对方也没有答话，话筒里一片“空白”。可能双方都回忆起前几天那次不愉快的谈话：

那天，疲惫的朱可夫刚刚和衣在沙发上躺下，准备睡上一两个钟头，以使有些麻木的头脑得到必要的休息。刚刚闭上眼睛，副官轻轻走进来，附在朱可夫耳边说：“最高统帅要你听电话。”朱可夫一骨碌蹦起来，拿起话筒通报姓名后，就听见斯大林慢慢地说：

“你那里的敌人有什么新动向吗？”

“根据侦察，敌人将发动更强大的攻势。从目前态势来看，敌人的主攻方向，似乎又想搞南北合围：在南边，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可能绕过图拉，扑向卡希拉；在北边，重点是沃洛科拉姆斯克，就是潘菲洛夫师的防区。”

话筒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见斯大林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和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我们有必要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

组织的进攻。大本营考虑，反突击的地点就选在你刚才提到的沃洛科拉姆斯克，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朱可夫听到此话愣住了。心想，是不是别的战线形势有所好转，才促使斯大林做出这个不太切合实际的判决？他急忙问一句：“斯大林同志，是不是其他战线的情况有了新的变化，使您说的反突击有了现实的可能？”

“各条战线的形势仍然很紧张，敌人还在向我们压过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进攻！”

“我们用什么兵力进攻？光靠西方方面军目前的兵力只能防御！”朱可夫显然有些激动了。

斯大林再次沉默了。要是换了旁人，对他的决定提出质问，他是会发脾气的。但是眼前是朱可夫，不但性格倔强，又极具军事才能，尤其是上次那一幕：朱可夫不同意斯大林坚守基辅的决定，被他一气之下斥为“胡说八道”并贬到预备方面军里去了。现在兵临莫斯科城下，惹恼了朱可夫那可不好办。于是耐着性子，对朱可夫说：“其实，你还是有多余兵力的。”说着斯大林就说出了一串部队番号。朱可夫一听，急了：“这些部队是方面军最后一点后备力量了。倘若投入这次并无把握的反突击，一旦敌人转入进攻时，我就再没有兵力去加强防御了！”

一听到这里，斯大林的语气严厉起来：“你还没有突击怎么就知道没法取胜？再说，你手下有6个集团军，难道还少吗？”接着他用肯定的语调说：“反突击的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把计划报上来。”

“命令就是命令，军人就得服从。”朱可夫尽管很不情愿，也只好找来同僚们商量反突击的事。

结果，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反突击，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苏军投入那一点力量进行反突击，显然是太单薄了。不仅使反突击的部队被牵制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而且用掉了方面军仅有的一点后备兵力……

正当朱可夫一边想着部队的实际情况不得不照直说出，一边又觉得自己有些失言而懊恼时，只听见斯大林用一种朱可夫从没听过的轻声细语问道：“您……坚信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痛苦的心情问你这个问题，作为一名党员，请你跟我讲实话。”

朱可夫握着听筒的手有点微微发抖，不知是这个问题是他思考千百次，而当斯大林问起时又有些突然，还是感到事关重大。但他很快平静下来，用坚定的语气回答：“是的，我坚信我们能守住莫斯科！但是，我至少还需要增加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和200辆坦克。”

好像是受了朱可夫感染的感染，斯大林又恢复了他平时的语调和语速：“你有这样的信心，很好。你给总参谋部打个电话，商量一下你要的两个集团军集结的地点。它们在11月底可以准备好，不过，坦克我现在还没有，不能满足你。再见。”

朱可夫放下电话，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最高统帅答应给两个集团军的消息告诉了大家，众人听后欢欣鼓舞。朱可夫和大家商量之后，下了一道命令：

“在11月底之前，各部队务必坚守阵地，未经方面军司令部许可，不得从阵地后撤一步。”

四、“球门”凶勇扑救

正当朱可夫下达了“不得从阵地后撤一步”的命令的时候，德军中央集群的包克元帅也一直在他的指挥所里毫不留情地督促他的部队向前推进。

在莫斯科东南方，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集团军进展还稍慢。直至 11 月 24 日，他的部队前出到乌兹洛瓦亚和韦涅夫，并且深感苏军的抵抗顽强有力，而自己的部队极端疲惫。

对莫斯科构成直接威胁的是从北面进攻莫斯科的赖因哈特的第 3 装甲集群和赫普纳的第 4 装甲集群。他们集中兵力企图摧垮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的防线，把苏军逼过莫斯科运河。于是发起了一次猛似一次的冲击。在苏军每一个防御地段上，都进行着白热化的战斗。

负责防守这一地区的第 16 集团军罗科索夫斯基这时候在司令部坐不住了，他带上警卫队，开始到前线巡视。

冒着敌人的炮击，罗科索夫斯基到潘菲洛夫师，他费了好大劲儿，才在一个居民点一间临时搭起的简陋的指挥所里见到师长潘菲洛夫。只见他正站在观察孔前，举着望远镜向外看着，神情十分镇静沉着。

潘菲洛夫见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进来，放下望远镜，行了个礼，慢悠悠他说：“报告司令员同志，德军调集 3 个坦克师和 2 个步兵师，以 4 倍于我的力量展开进攻，不过，阵地还在我手里！”说得那么简洁、肯定，好像他十分吝啬语言。

“这我看到了，你们师打得十分英勇。为此……”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在离指挥所很近的地方爆炸，震得指挥所顶篷上扑扑簌簌落下一阵尘土，罗科索夫斯基抬手在脸前挥了挥，潘菲洛夫一动也不动。“……为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奖给你们师一枚红旗勋章，并命名为近卫第 8 师。我代表集团军司令部祝贺你们，潘菲洛夫将军！”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精制的小锦盒。打开，一枚金灿灿的勋章在红色天鹅绒上闪闪发光。

这红旗勋章，是苏联最早设立的勋章。它专门授予直接参加战斗而表现特别英勇的个人和部队。潘菲洛夫接过来不出声地笑了，然后伸手拿起搪瓷缸，递给站在身边的一名上尉：“酒。”上尉从一只军用水壶中倒了小半缸酒，潘菲洛夫接过来，把奖章轻轻放入搪瓷缸，微笑着举到罗科索夫斯基面前。罗科索夫斯基心里明白，按照俄国军队古老的传统，奖章在酒里浸过，才更纯洁。他从酒中捏起奖章，放在掌心里，再次递给潘菲洛夫。潘菲洛夫把奖章放在唇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接着是一阵“乌拉”声和掌声。正当这种简单而又庄重的授奖仪式进行着，“轰”！一颗炸弹落在指挥所附近，角落里的一根木头应声而落。

“司令员同志，请您离开这里，此地很危险。”潘菲洛夫声音不大，但却没有商量余地。他轻声对那个上尉说：“你负责把司令员同志送到汽车上。”

罗科索夫斯基看了潘菲洛夫一眼，他看到了一双坚定的眼睛和平静的脸，他知道对这样的人不放心是没有理由的。于是他跟着上尉沿临时挖成的交通壕离开了指挥所。他们走出还不到 100 米，一阵猛烈的炮火打在指挥所四周，腾起一股浓烟，罗科索夫斯基和上尉就地卧倒，等他们再抬起头来看指挥所，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原来那指挥所已成一堆废墟。上尉发疯般地往回跑，罗科索夫斯基也一下子站起身来跟着上尉跑到废墟前，跪着用双手扒着，扒着，扒着，慢慢地停下来了，就那么跪着，慢慢地从头上摘下军帽，

双手抱在胸前，垂下了头，罗科索夫斯基闭上了双眼，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向莫斯科西北的克林和南面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方向巡视。

在通向克林的公路上，他看到慌忙撤退的苏军，不禁勃然大怒。他让司机把车横停在公路上，自己双手抱肩，叉开两腿站在路中。撤退的士兵看到前面有个高个子将军挡路，便放慢了脚步，离罗科索夫斯基 10 米来的地方站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该怎么办好。这时，从后面挤过来一名上校，气喘嘘嘘地报告道：

“将……将军同志，第 80 步兵师第 1127 团团团长别洛多夫向您报告。敌……敌人已经攻占了克林，正以 4 个坦克师和 2 个步兵师的兵力沿这条公路开进……”

“够了！”罗科索夫斯基厉声打断了上校的话：“敌人在开进，你在干嘛？和敌人比赛看谁先到莫斯科吗？你为什么不组织力量进行抵抗！”

“将军同志，我们师是经过顽强抵抗才撤出克林的。……伤亡太大，全师伤亡 60% 以上，各团平均只有 60 至 100 人。我们是为了保护有生力量才……”

“现在要保卫的是莫斯科，莫斯科！懂吗？！我没让你考虑代价！你也用不着自作聪明去保护什么有生力量？懂吗？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它！”说着用手有力地一指身后，上校和战士们都知道那是莫斯科方向。

“扎哈罗夫将军”，罗科索夫斯基向身后蓄着小胡子的一位将军一抬手，扎哈罗夫急忙上前：“我命令你在此就地组织防御，收留任何一支撤下来的部队及个人，一定要挡住敌人向前的推进，至少也要尽一切努力迟滞敌人，然后可以向季米特洛夫方向转移，把情况及时向我报告。”说完，转身登上车，关上车门，然后又随之打开，伸出头来冲着扎哈罗夫喊了一声：“不惜任何代价！”“我明白，将军同志。”扎哈罗夫双腿一并，一个立正，腰杆挺得笔直，大声地答道。

说完，罗科索夫斯基沿着公路，转向克林以南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没走多远，前面一公里以外，炮声隆隆，烟尘飞腾。罗科索夫斯基跳下车，举望远镜一看，只见十几辆德军坦克，一字排开扑将过来，射出的炮弹，溅起一束束白色的雪柱，雪柱落下之后，留了一个个黑黑的弹坑，像是在洁白的床单上用烟头烙下的一个个黑印。

“快，开下公路，从那条小河上开过去，绕过对面那片小树林后面。”司机把车头一转，冲下了公路，开到了河面上。河面上的冰看着很厚，可汽车开上去，还是发出一阵吓人的断裂声，两辆警卫车不得不拉开一定距离，跟在后面。

罗科索夫斯基的车刚开上对岸的河床，刚才走的那条公路上，突然冒出一辆德军坦克，距离之近，用肉眼就能看清坦克身上的一大块凹陷。坦克也发现了他们，马上转动炮塔，瞄准尚在河中心的最后一辆警卫车开火，一发炮弹落在警卫车的左前方，把冰面炸了个大窟窿，警卫车一个紧急刹车，总算没掉进去，可是冰面煞车打滑，这辆架着一挺四联机枪的吉普车借着惯性打着出溜，车身横了过来。把侧面更大的部分展现在敌人炮口之下，德军坦克趁此机会一个连射，直接击中吉普车，一团火光在车中央一闪，整个车身像被一只巨手用力向下按了一下，在爆炸声中，四联机枪被抛起老高，驾驶

棚飞出老远，一只轮子沿着冰面迅疾向前翻滚。四名战士被炸得粉碎罗科索夫斯基亲眼目睹这一切，两眼通红，他大骂一声：“混蛋！”一伸手抄起身边两颗手榴弹，打开车门就要跳下去。身边的副官手疾眼快，一把拉住他的胳膊，大喊：“不！危险！”又冲着发愣的司机吼道：“快开车，冲进小树林！快！”汽车怪叫一声，蹦跳着朝小树林冲去，剩下的那辆警卫车，这时已经上岸，也加足马力冲进了树林。罗科索夫斯基的车刚开走，坦克的炮弹也随之落下，在汽车留下的两行车辙之间，留下了一个黑窟窿，这前后还不到10秒钟。

两辆车刚开进树林，就隐隐约约听见树林外面有坦克和装甲车的马达声，而且越来越近。罗科索夫斯基立即命令大家下车，分散隐蔽，准备与敌人拚个死活。一会儿，一个漆成绿色的坦克炮筒，慢慢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着炮筒的移动，一辆苏制T—34坦克出现面前，鲜艳的红五星让大家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又放回到肚子里。接着又一辆、二辆，……罗科索夫斯基一行人看见是本军的坦克，一声欢呼，冲上前去。坦克群一看从树林跑出几名自己人，其中还有一位将军，赶快停车，在最前面的一辆坦克顶盖打开，一名上尉从中探出半个头，举千向罗科索夫斯基行礼：“报告将军，坦克25旅3营，奉命向克林进发。”

罗科索夫斯基手一挥：“克林已被敌人占领，你们可能去不了了，不过，我命令你消灭河对岸那辆法西斯坦克！他刚刚欠下一笔血债！”

“遵命，将军同志。”然后弯腰拿起对讲话筒：“我命令，成战斗队形散开！”说完，“咣”地盖好舱盖，卒队绕过树林，朝河边开去。

德中央集群总司令冯·包克元帅，得知他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克林和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后，异常高兴。他那长期被胃病折磨得黑灰白色的脸颊上，也浮起一点红润。以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对他的参谋长格赖芬贝格说：

“不能给俄国人以喘息的机会，他们在我们强大的‘台风’面前已经站不稳了。莫斯科城下的防御，处在危机的边缘，情报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大多数兵团已经精疲力竭经不住重击了，而他们大后方的兵源也已经枯竭。我们到莫斯科大街上散步的日子，指日可待了！”他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轻声说：“莫斯科，莫斯科，都说你神秘莫测，命中注定，130年后这块神秘面纱要由我再次揭开了……”

熟悉军事历史的格赖芬贝格知道，包克这是用自己与1812年攻入莫斯科的拿破仑相比。于是一边奉迎包克的意思，一边又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当年拿破仑虽然攻陷了莫斯科，但最终还是一个败军之将，被库图佐夫给赶了出来，会不会重蹈拿破仑的覆辙？

他接着包克的话语说道：“是啊，元帅，我看今天的情况与当年的马恩河战役有点类似，谁能最后投入一个营的兵力，谁就能决定交战的结局。因此，您最好再跟元首谈谈，让元首尽一切办法保证我们的后备力量。”

包克没接参谋长的话茬，而是按了按铃，对应声而进的副官说：

“接第3和第4坦克集群的赖因哈特将军和赫普纳将军和第2坦克集群的古德里安将军，我要分别与他们通话。”

副官退出，包克这才走到格赖芬贝格面前：“好吧，就按你刚才的意思，以我的名义给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发个报，但愿是我而不是俄国人投入最后一个营……”说着，轻轻拍拍格赖芬贝格的肩头。

在电话里，包克果然决定投进他的最后一个营，发动对苏联心脏的最后

进攻。这是有史以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了最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莫斯科正北赫普纳将军的第4坦克集团军和霍待将军的第3坦克集团军向南进迫，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2坦克集团军从图拉北上，克鲁格的庞大的第4军团居于中央，穿过市郊的森林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包克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这样声势浩大的军事部署上，他除要求几个坦克集团军司令勇猛进攻之外，还透露了他准备效仿希特勒在布拉格的做法：坐第一辆坦克冲进莫斯科去。因此，他先告诉这三位将军，要把前线进展情况不分昼夜地及时报告，以便使他有会了却他的夙愿。

这几天，德军似乎在给包克争气，进攻频频得手，推进速度虽然不快，但却是一步步地逼近莫斯科。苏军的抵抗也近乎疯狂。常常是打得整营、整团地不剩一人，枪里的子弹一颗不留为止，到了11月底，德军在经过激战之后，占领列宁格勒至莫斯科铁路上的克留科沃车站，切断了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铁路联系。这里距莫斯科的列宁格勒火车站仅40公里，几天以后得不到很大补充的苏军又被逼退。12月3日，德军第4坦克集团军攻占了红波利亚纳。

这个红波利亚纳，今天改名为梅季希，在莫斯科西北郊，距莫斯科仅有27公里，坦克只需一个多小时便能抵达莫斯科了。赫普纳将军把这一消息马上报告了包克，包克当即坐着卧车赶到了这里。

战斗过的红波利亚纳，到处是断壁残垣，焦烟缕缕，几公里外，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炮声、枪声不绝于耳。包克的车队开到一座教堂前停下。这座教堂已被改为前线指挥部，在一群军官的簇拥下，包克趾高气扬地进入教堂，一边走一边问攻占此地的坦克师师长：

“怎么样，你的部队士气还高吧？”

“是的，元帅，部队还在战斗。可是……”师长犹豫了一下，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包克斜了一眼师长，问道。

“敌人的抵抗越来越顽强，因为它们已无退路可走了。我们的部队还在战斗，可已经十分疲惫。再加上气温骤降，别说士兵受不了，就是坦克在这种温度下，也受到影响，因此我想……”

“你想停止前进？”包克盯着师长，以一种诧异的口气问道。

“不不不，元帅，这怎么可能呢？！”师长一接触到包克的目光，不禁打了个冷战，连忙改口道，“我们一路拚杀过来，现在莫斯科就在我们鼻尖底下，怎么会放手哩！噢，元帅，请您登上塔楼，从那里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克里姆林宫。”师长急中生智，用这招分散了包克的注意力。

“是吗？你带路吧。”包克果然满意地回答。

包克等人登上塔楼顶部，莫斯科郊区大地尽收眼底。雪盖的农田，冰封的河面，交叉蜿蜒的铁路，以及一片片树林和掩映在其中的农舍。虽然显不出什么生气，但那种空旷浩大的气势，让人能感觉到内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一种可能会突然咆哮起来，吞没一切的力量。包克不禁打了个寒颤，下意识地拉了拉大衣约皮领把头往里缩缩。师长递过一架望远镜，包克连忙举到眼前，嘴里低声自语：“看到了，看到了，红星……大教堂……我总算看到莫斯科了……”

包克的参谋长格赖芬贝格看到包克已有些留连忘返的神情，于是凑近他的耳边，小声说：“元帅，这垦的局势还未稳定，苏军随时可能反扑过来，咱们还是先回避一下吧。”

包克没动，又看了一会儿，这才放下望远镜。边走下楼梯，边吩咐道：“准备一些 200 毫米远程炮，从这里直射莫斯科，让炮弹先给我们开路。”

说完，包克钻进汽车，走了。他当时怎么也没想到，这不仅是他此生此世能到达的距离莫斯科最近的地点，而且也是德国军队第一次和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

就在包克登上塔楼的当夜，斯大林的电话打到了第 16 集团军司令部，罗科索夫斯基接过听筒，就听斯大林问道：

“你是否知道，德国部队出现在红波利亚纳地区？你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击退他们？请注意，有情报说，敌人企图在该地用大口径炮轰击莫斯科！”

罗科索夫斯基心里惊叹斯大林对情报掌握得及时，好在这些他也知道，而且已在筹划反击，所以从容不迫地答道：

“斯大林同志，我知道敌人已经出现在红波利亚纳地区。是的，他们是有炮轰莫斯科的企图，但请放心，我不会让他们的企图得逞的。我已从其它地段向那里增派了兵力，只是，您知道，这些兵力还太少……”

“你必须在明天日落前肃清那里的敌人。我们马上设法给你加强兵力。祝你成功，再见！”

没过多大一会儿，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用电话告诉罗科索夫斯基：“老兄，你阔气了，1 个炮兵团和 4 个‘卡秋莎’炮营，还有 2 个步兵营统统归你。不过，你知道，这可不是白给的。”

“你怎么一下子这么大方了？是不是大本营给你派来了后备队？”罗科索夫斯基掩盖不住他那惊喜的神情。

“过几天你就清楚了。”朱可夫只给罗科索夫斯基一个含糊的回答。

第二天，第 16 集团军在红波利亚纳地区发起反击。红波利亚纳镇，数次易手，苏军与德军在镇外展开坦克战，镇内则进行巷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天黑，苏军终于把敌人逐出红波利亚纳地区。

与红波利亚纳地区相仿，莫斯科周围其它战线的战斗，也是异常激烈，犹如角逐的足球场，敌人的“前锋”已带“球”闯入禁区，寻找一切机会凶狠地破门，苏方“后卫”狠命扑救、补位，保护着自己的大门。双方都是不遗余力，双方都感觉到是紧要关头。12 月 5 日是最关键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 200 公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苏军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还得后撤，朱可夫询问罗科索夫斯基，夺回红波利亚纳之后，“敌人有没有再反扑的迹象和力量？”罗科索夫斯基告诉他目前已看不出来，因为敌人白天的反扑力量明显一次比一次小……

于是朱可夫立即接通了最高统帅的电话，谈了自己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请把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第 1 突击集团军从后备队调给我指挥，我要用它从亚赫罗马地区开始反击！”

当斯大林问他是否确信德国人已经没有力量再推进时，朱可夫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稍加考虑就同意了朱可夫的建议，并且说：

“那好吧，你很快会接到把第 1 突击集团军转归西方方面军的命令。你要狠狠地追打法西斯。”

第二天，12 月 6 日，朱可夫首先从莫斯科西北发起了反击，接着在莫斯科前沿从北起加里宁，南至叶列茨长达 1000 多公里长的战线上，苏军 7 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 100 个师——全线出击。这些部队中有新从内地及

远东地区调入的，也有长期坚守莫斯科防线的；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的。这样一支有着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空军组成的强大的兵力，突然出现德军面前，是德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等包克元帅反应过来，苏军的反击攻势已锐不可当。反攻的前三天，苏军便推进了 30 至 50 公里，而且攻势没有一点停下来的意思。德军上上下下对此迷惑不解，被弄得措手不及，惊慌失措。

一连几天，德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从前线得来的都是不祥的消息。包克给他打电话时，几天前那种以为攻占莫斯科胜券在握的兴奋神情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而是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语调，有气无力的说道：

“哈尔德将军，不得不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中路的第 4 集团军的进攻没有成功。两翼也无法跟上去。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将军，尽管我很不愿意说，但作为军人我必须说，我们快要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元帅，您的部队就在莫斯科城下了，再加最后一把劲儿，莫斯科城门就要为您洞开了。您知道，元首日夜盼望着您的好消息……”哈尔德企图继续为包克打气。

“我又何尝不想，可是，难哪……”对方完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

“那您打算怎么办？”“也许我们应该转攻为守，准备打防御战了。您是知道的，最好地防御是坚决的进攻！”

“当然，兵法上都是这么说……”

哈尔德这边放下电话，那边第 2 坦克集团军指挥官古德里安的报告又送到他的案头。哈尔德打开一看，越来越丧气了。这位天天与坦克打交道的“闪击英雄”古德里安报告中写道：

“我集团军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努力已被制止。我没办法，这里的气温已下降到零下 30 度以下，坦克差不多动弹不得了。由于我的侧翼威胁日增，因此很可能还得后退。最后说一句，我感觉，我们以前的牺牲和煎熬很有可能归于徒劳了。对此，我很痛心。古德里安。”报告尽管写得生硬，但十分明了。

傍晚，第 4 坦克集团军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也打来电话，报告前方进攻失利的情况。哈尔德跟他私交不错，所以他小声问勃鲁门特里特：

“你总的感觉怎么样？我们真的要重演拿破仑的悲剧么？”

对方没有急于回答，显然是在想措辞。沉寂了一会儿，他说：

“你在足球场上肯定见过这样二种局面，我们三个前锋，已经带球突入禁区，把对方的后卫都甩在身后，面前只有一个守门员了。左边锋射门，球被挡了回来，右边锋补射一脚，又被挡了回来，中锋在离球门很近的情况下，以为天赐良机正要起脚射门，后卫补上，守门员更是扑救格外凶狠，门前一阵混战，终于在最后一秒钟将球捉住了。于是，一切都成了泡影……”

哈尔德明白了勃鲁门特里特话的意思，也明了前线的局势。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是前锋太笨还是守门员太强，是上帝的旨意还是鬼使神差，谁又能说得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球已在对方守门员手里。比赛还远未终止，所以前锋只好往回跑吧……”

哈尔德心事重重地来到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契办公室，见这位陆军的最高统帅，坐在沙发里，一只手支着头，似乎在打瞌睡。哈尔德干咳了一声，布劳希契抬起那惺松的眼皮望了一眼进门的人，见是哈尔德，便示意他坐下。

哈尔德简单讲了包克、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的报告，布劳希契默默

地听着，静静地点着头，未了，他说：

“是的，他们是对的，现在除了转入防御之外，看不到有什么使德军摆脱绝境的办法。”说着，很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一张纸，递给哈尔德。“最近我的心脏病一再复发，体力明显不支，看来无法完成元首交给陆军的那些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已决定向元首递交辞呈……”

希特勒听到前线准备后退防御，布劳希契要求辞职（尽管他一直对布劳希契缺乏好感）的消息，怒不可遏。他两眼闪着冷光盯着站在面前的哈尔德，那特意留着小胡子的上唇不时抽搐、抖动着，就这样足有两分钟。弄得哈尔德浑身不自在。突然，希特勒一拳砸在桌子上，随即呼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发作了：

“愚蠢！愚蠢透顶！我们好不容易离莫斯科只有一步之遥了，这层薄纱只要指头一戳就要破了，为什么要停下？！为什么要转入防御？！包克、古德里安、赫普纳，脑子里塞满了稻草，难道您也是个木头人吗？几个月的战争，我们损失仅仅 50 万，而俄国人却是我们的 10 倍！凭什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优势？！不对，优势还在我们这边，还在我手里！”希特勒张开双手，在空中抓了一把，又紧紧地捏着拳头，放在脸前晃动着。

由于过于激动，希特勒额边那用来掩盖秃顶的不多的几根头发散落下来，他随手往上推了两把，背起手走了几步突然一转身，冲着哈尔德喊道：“你告诉包克他们，不许撤退，后退一步都不行！”哈尔德一句话也没说，赶紧退了出来。

第九章 胜利的曙光

一、德国人抱怨上帝加入了俄罗斯籍

历史总会出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1812年，拿破仑一世统帅着浩浩荡荡的法兰西大军横扫欧洲，但在莫斯科城下大败而归。据说，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当拿破仑胜利在望时，严寒突然降临。

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国人的一边——

10月6日，莫斯科周围的广大地区就飘飘扬扬地下起了第一场冬雪；

11月3日，第一次寒潮降临俄罗斯，莫斯科的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

13日零下8度；

27日，一阵凛冽的寒风，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以内气温骤降到了零下40度。

出生在那个温暖的奥地利的阿道夫·希特勒根本没有领教过什么是俄罗斯的严寒。可是严寒之中的德军官兵却领教了挨冻的滋味，成千上万的德军官兵被冻成了残废，没严重冻伤的也很难再保持什么战斗力。还不止于此，德军的坦克在严寒中根本无法启动，机枪和其它自动武器几乎全部失灵，汽油变成了一种粘乎乎的怪物，甚至大炮也无法瞄准，步枪被冻油凝固竟然拉不开枪栓。

希特勒的将领们，开始虽然确信莫斯科战役将获得成功，但也不能不看到因恶劣天气给他们带来的困难。11月19日，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呈送希特勒的报告中，就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画。他在报告中说，由于天气恶劣，补给品供应中断，南方集团军群停滞不前。在50万辆卡车中，百分之三十已损坏得无法修复，另有百分之四十需要大修或全面检修，只有百分之三十仍在使用。中央集群每天至少需要31列火车运送补给品才能维持下去，但实际上只提供了16列火车。

报告还依次详尽地描述了东线各集团军群的情况，一再提到“补给品供应中断”和兵力不足。

第6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师位于第9集团军的左翼，在莫斯科西北方大约100公里处。自战争开始至11月1日，这个师伤亡大约3000人，这还算轻的。但与其他任何师一样，寒冷的天气到来时这个师已远离后方约100多公里。10月间，补给品的供应完全中断，第一线的炮弹消耗殆尽，也弄不到铁丝网。口粮也断绝了，他们设法“就地取食”，大量宰杀俄国的马，在将近6个星期的时间内部队基本上是吃马肉。各部队都组织自己的“征集队”到处搜寻马匹和粮秣。由于缺乏马匹，无法把需要14匹马才能拉动的火炮都拉走。他们注意到苏军用拖拉机牵引火炮，即使战争初期损失了大部分野炮，但仍保存了大量的中型和重型火炮，因此装备明显比自己好。

德军士兵到12月份，昼间气温下降到零下25度时，还没有得到冬装。希特勒是想打一个战役就结束战争，然后只留60个师，其余部队全部撤回德国。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百分之百地发放冬装，他甚至禁止提起普遍发放冬装的问题，以防引起部队的不安。早在7月份哈尔德就提出了冬衣和冬天的膳宿问题，8—9月间作了计划并开始供应，但发给部队的冬装只有十分之一。于是纳粹党便着手在德国老百姓中募集冬衣，结果德国士兵得到的是各式各样的衣服，其中包括妇女的皮大衣和皮手笼。夜间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

30 几度，所有的士兵在室外呆了 1 小时以后都得回到室内待 1 小时，以便使身体暖和过来，血液恢复流通。

寒冷的天气既带来了痛苦，也造成了挫折。车辆和车轴都被冻在泥里，无法开动。必须用镐把车辆和火炮周围的冻土一点儿一点儿的刨开，有许多车辆和火炮就是在试图把它们从冻土中拖出来时损坏得无法使用了。如果不加防寒罩，车辆的发动机就会在行驶过程中冻坏。在卡车和坦克中途停车时，必须在发动机下面生火烘烤以防结冰。火炮驱退辅进机的液体都凝固了。

由于饮食不周，食用冰冷食物，有些人餐后呕吐，有些人得了胃病。部队没有领到伪装用的罩衣，有许多部队连内衣和结实一点的靴子也没有。士兵们至少要有两人以上结伴而行，这样才可以相互观察对方是否出现了冻伤的征候。伤员倒下就会死去，并不由于伤势重，而是由于失血引起休克和冻伤。

至 1941 年 12 月 5 日，德军中央集群的 74 个师已失去进攻能力，被迫在加里宁、克留科沃、图拉以南至叶列茨宽达 1000 余公里正面转入防御，部队精疲力竭。

与德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这种严寒中长大的红军将士却显得十分活跃。

12 月 6 日清晨，西方方面军转入反攻，朱可夫给方面军编成内各集团军部队的任务是：

库兹涅佐夫指挥的第 1 突击集团军在德米特罗夫—亚赫罗马地区展开自己的全部兵力，并在第 30 和第 20 集团军协同下向克林方向实施突击，尔后向捷里那瓦—斯洛博达的方向进攻；

第 20 集团军队红波利亚纳—白拉斯特地区出发，与第 1 突击集团军和第 16 集团军协同，向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方向实施突击，从南面迂回该市，尔后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突击，此外，第 16 集团军以其右翼向克留科沃实施突击；

第 10 集团军与第 50 集团军协同，向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博戈罗季茨克方向实施突击，尔后继续向乌帕河以南进攻。

反攻的意图在于完成在西方方面军两翼攻击的当前任务后，就可以粉碎德中央集群的突击集团，排除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

听到反攻的消息和指令，红军将士无不兴奋异常。半年来失败的耻辱、退却的痛苦、对侵略者越积越深的仇恨，此刻都转化为一种巨大的能量，推动着他们对疲惫不堪的敌军发起猛烈的攻击。他们都怀着一个心愿：“是该出口气了，让法西斯看看回家的路，尝尝背朝枪子的滋味！”

进攻的第一天，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德军防御前沿，越过结冰的伏尔加河上游之后，开始还能遇到德军猛烈的抵抗，后来，这支部队前进迅速，插进到敌第 9 集团军的右翼，到达了德军后方大约 20 公里的图尔吉诺沃。

12 月 13 日，列柳申科指挥的第 30 集团军和第 1 突击集团军部分兵力逼近克林。苏军从四面包围了该城，并攻入市内，经过激战，于 12 月 14 日夜肃清了克林之敌。

第 20 和第 16 集团军的进攻更为顺利，12 月 9 日日终前，第 20 集团军粉碎了敌人的顽强抵抗，逼近索尔奇诺戈尔斯克，并于 12 月 12 日将德军驱逐出城。第 16 集团军 12 月 8 日解放了克留科沃，并向伊斯特拉水库发起进攻。

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右翼部队也积极向前推进，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第16集团军的胜利。

苏军在解放克林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到了那里，返回伦敦他在谈到访苏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我有幸看到了俄国军队的某些功绩，真正伟大的功绩。”

西方方面军右翼的反攻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他们得到方面军航空兵（为加强西方方面军的防御，斯大林命令将其飞机增至1000架，大大超过德中央集群）、国土防空军航空兵和戈洛瓦洛夫将军指挥的远程航空兵的积极支援。航空兵对德军炮兵阵地、坦克部队和指挥所实施了强大的突击。

当苏军发起反攻时，德军不得不在没有足够的冬季装备的条件下进行激烈的战斗，伤亡惨重，无力阻止苏军的攻势，防线到处出现危机被迫撤退。德军第2坦克集团军指挥官后来写道：“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后撤）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德中央集群司令包克几天以前，还准备坐第一辆坦克冲进莫斯科，现在他说“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准备将部队撤往库尔斯克—奥廖尔—勒热夫一线作为德军的“冬季阵地”。12月13日，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契来到斯摩棱斯克中央集群司令部，也确信部队已无力扼守阵地了，并且认为，如果还想坚守就是自取灭亡。于是，他企图改变希特勒“转入防御，不许后撤”的命令，起草了一道密令并已下达到指挥官，指示他们与苏军脱离接触，向后撤退100公里，占领另一条防线。第二天，希特勒的命令到达，撤销了前一天的命令。这些反复无常的命令引起了德军部队的严重的不安，对高级指挥机构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工兵在一天之内三次接到命令要他们放好炸药准备炸桥，而又三次接到命令要他们撤出现场。

坏消息在前线到处流传，急得希特勒怒不可遏，他下令大量撤换前线将领：12月19日，希特勒免去布劳希契的陆军总司令的职务并亲自兼任此职，接着又免去中央集群司令包克的职务，以第4集团军司令卢格元帅接任。古德里安也因与希特勒意见分歧于12月26日被免职。不久坦克第4集团军司令赫普纳也因在战斗中擅自下令部队撤退而被免职。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中央集群（67个师又3个旅）的防线仍多处被苏军突破。

此时的德军士兵已是极度恐慌，尤其害怕撞上苏军T—34型坦克，对于上级司令部下达的那些强调苏军不堪一击的命令和情况报告已表示出下信任和轻蔑的态度。在莫斯科以北，赫普纳第4坦克集团军中鲁奥大的第5军的官兵，忍受着零下30度的酷寒，一天走7至15英里，整整三个星期，部队没睡过觉，从来不知道夜里有没有住处，也不知道俄国军队是不是已在前面一个村子里等候他们……

抱怨、沮丧情绪充斥德军，许多人开始谈起1812年的拿破仑的失败和俄国在塔鲁季诺的纪念碑，他们无可奈何地哀叹道：上帝为什么加入了俄罗斯籍？！

二、人墙——悲怆的歌

在莫斯科西面反攻前后，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西南方面军，于11月底发动的罗斯托夫进攻战役，是很值得一书的。

这是苏军在卫国战争中第一次实施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堪称打得最为悲壮、惨烈。

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平原上，自古流淌着三条大河。这三条大河，走向自北朝南，并肩曲折蜿蜒，靠西的名曰第聂伯河，主要流经乌克兰境内，前面提到的基辅，就坐落在它的边上。最东边的叫伏尔加河，此乃欧洲第一大河，水流湍急，气势磅礴，它串连着一系列苏联名城，其中有一座就是原来有一场血战的斯大林格勒。位居中间的，即为顿河。三河相比它最小，但名气却不在他人之下，苏联大作家肖洛霍夫的传世之作《静静的顿河》，便是以它为名的。这顿河自发源地向南流下，然后折向东南，绕了一个半圆的大圈，又急转奔西，注入亚速海。罗斯托夫就坐落在临近入海口的顿河北岸。

苏德战争爆发后，隆斯特德指挥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一路猛冲猛打，攻城掠地，势如破竹。特别是经基辅一役，围歼了基尔波诺斯上将指挥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大部之后，推进速度更快，到了11月中旬，当德军中央集群对莫斯科发起第二轮冲击的时候，隆斯特德元帅麾下的第1装甲集团军在其司令官克莱斯特将军指挥下，逼近了罗斯托夫，赖歇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为其殿后。

苏军有两个方面军部署在顿河流域。从顿河上游至弯曲部是重新组建后的西南方面军，从弯曲部到入海口，是南方方面军，而协调指挥两个方面军作战的，是西南方面军总司令铁木辛哥元帅。

11月8日，铁木辛哥元帅请求最高统帅部批准以南方方面军实施进攻战役，以歼灭罗斯托夫方向上的德军，保卫罗斯托夫，阻止德军突入高加索。最高统帅部同意了 this 建议，但明确指出，进攻的人员和装备必须自己解决。

在南方方面军司令部的一间大屋子里，聚集着方面军阶最高领导和各集团军的主要领导。铁木辛哥来到之后，会议马上开始。方面军情报部长指着墙上的一张大地图报告了敌我双方的兵力及部署。他指着罗斯托夫方向那一片代表双方兵力部署的密密麻麻的红、蓝箭头的符号、数字说道：

“……在罗斯托夫以东是我哈里托诺夫将军的第9集团军，以北是科尔帕克奇将军的第12集团军，以南是列梅佐夫的第56独立集团军。现在，扑向罗斯托夫的是克莱斯特的装甲第1集团军，其基本兵力有3个坦克师，2个党卫师和1个摩托化师。根据情报分析，克莱斯特正是把罗斯托夫作为主攻方向，紧跟其后的是德第49山地军，而在罗斯托夫以北沿顿河一线，还有德第6和第17集团军策应……”

从情报部长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是相当强大的，大屋子里一时没有人发言。铁木辛哥站了起来，他用那带着嗡嗡声的嗓门说道：

“克莱斯特要来了，我们怎么办？还是能抵抗多久就算多久吗？同志们，我们是不是也该揍揍敌人了，别让它们老是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是也回头看看回家的路吧！我想你们当中没有全忘了怎么进攻吧？”

坐在对面的南方方面军司令员切列维琴科见铁木辛哥元帅在讲话时眼睛直朝着他看，快速地抿了两下嘴，说：

“总司令同志，我们有了揍敌人的计划，准备对敌人前突的师，实施短促的出击……”

切列维琴科还没说完，铁木辛哥的大脑袋就使劲儿晃上了：“不不不，方面军司令员同志，我说的不是这种不痛不痒的进攻，而是那种能让敌人感到疼痛的进攻，大进攻！而且就在这里——罗斯托夫！”说完，攥起拳头往

地图上箭头、符号最密的地方砸下去。

大屋子里一下子热闹了。七嘴八舌响起一片：“是该出口气了，让法西斯也尝尝挨打的滋味。”“可我们集团军的兵力连防御都不够……”“该碰的时候就要碰，庞然大物有时候也就样子吓人”“要是大本营能给我们调来援军……”，“坦克，我不多要，有50辆就行……”

“克莱斯特是很强大”，铁木辛哥的低音一响，屋子里马上静了下来。“这谁也不否认。但是打仗不光靠数量，还靠本事！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段上调动部队获得优势，不求伤其十指，但求断其一指，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的参谋长博金刚刚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克莱斯特的那几个师，经过几场苦战之后，减员非常严重，也就只有正常状态下的百分之七、八十的战斗力的战斗力，这就等于少了一个师的兵力哪！”听到这里，大家又面露惊喜之色。铁木辛哥看到火候已到，于是，开始布置作战计划：

由第56集团军把克莱斯特集团军牵制在罗斯托夫。第37集团军隐蔽在第9、第18集团军接合部，这个集团军下辖6个师，4个炮兵团，4个反坦克炮团，3个坦克旅，2个卡秋莎炮营。这样，第9集团军在左，第37集团军居中，第18集团军在右，同时向被牵制在罗斯托夫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的背后发起攻击。整个战役的关键环节有三：隐蔽集结、坚决牵制和迅疾反击。

经过一系列紧张隐蔽的调动、布置，担任进攻的三个集团军先后集结于指定位置。担任牵制任务的第56独立集团军，也在罗斯托夫城内城外，加固了防御，单等克莱斯特来投陷阱。

再说克莱斯特对身边苏军的变化全无警觉，在他眼里，南方方面军几个集团军在前一阶段受重创之后，至今已楚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了。现在他一门心思要拿下罗斯托夫，打升进入高加索的门户，夺取早就令希特勒垂涎三尺的苏联石油基地。因此，他催促自己的装甲兵团，日夜兼程，杀气腾腾直奔罗斯托夫而来。一场恶战，终于在罗斯托夫城内外展开了。

一连两天，敌人发疯般地冲向罗斯托夫。在罗斯托夫城北12公里处的一个叫大萨雷的村镇，是353师的防区，德军投入上百辆坦克突击，第56独立集团军其他各师也是战斗激烈。由于力量悬殊，还是被压得步步退向罗斯托夫城里。集团军司令员列梅佐夫将军把所有的后备队都用上去，其目的是要死死地缠住敌人。

利用克莱斯特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罗斯托夫无暇多顾。第9集团军从东，第37集团军从东北，第18集团军从北，向克莱斯特侧后方，发起连续的冲击。克莱斯特以为是小股策应部队，也不介意，只是一门心事直攻罗斯托夫。第56独立集团军经过拚命抵抗，没能守住罗斯托夫。部队被迫放弃罗斯托夫，从冰上到达顿河南岸。克莱斯特攻陷罗斯托夫之后，也深感部队疲惫，于是开始在该城休整，准备回头收拾他认为只在外围策应的敌人，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已陷入苏军的包围圈中。

11月27日，预定反攻的日子到了。

这天早晨，风雪已停，细小的雪粒铺满顿河两岸干枯的秋草。寒风中，第56独立集团军等待反击命令的先头部队，在掩体内默然肃立，一只只盛满烈酒酌搪瓷缸，在指挥员和红军战士手中传递，没有欢笑声，没有说话声，只是偶然听到搪瓷缸或枪械的碰击声。列梅佐夫等人一会儿看看腕上的手表，一会儿盯住对岸的敌人，河对岸敌人用来构筑工事的沙袋以及沙袋上架起的机枪都看得清清楚楚。9点整，两颗信号弹从对岸远处腾起，苏军阵地

刹那间沸腾起来，随着惊天动地的炮吼声，一阵阵从千万个喉咙里发出的“乌拉一！”“乌拉一！”的喊声，好像飞自天边，又好像迸自地底，以一种排山倒海的冲力，撞进每一个人的耳鼓，与那炮声融为一体，震撼着人们的心扉。战士们一个跟一个地跃出掩体，展开散兵战，冲下河堤，冲到了落下了一层雪粒的河面。忽然，对岸的机枪响了，沙袋上闪出一串串橘红色的火光，“乌拉”声嘎然而止，冰面上倒下一排冲锋的战士。有的卧倒射击，有的负伤，边呻吟，边蠕动着身体，也有的往回便跑。这时，第二批战士又冲占了掩体，同样高喊着冲向对岸，又是一阵弹雨，又是一阵退潮……就在这当口，从掩体内冲出一人，佩着少校军衔，迎着退回的战士奔去，边跑边大声喊道：“同志们！别让法西斯吓住！他们已被我们包围了，对面就剩下一个师了！来呀！冲啊！来呀！”说着抓起身边两个战士的胳膊，两臂各挽一人，向前冲去。在他们左右的战士先是愣了一下，然后一个、两个；十个、几十个人索性把枪往身后一背，你挽住我，我挎着他，结成一堵人墙，向对岸走去。在第一排人墙之后，马上又出现了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每排相距十来米，远远望去，如果不是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弹雨横飞，这倒更像是操练，是在列队接受检阅。队伍中不知谁起了个头，随后，几百只喉咙又一齐高唱出一首战歌——

啊，士兵们，
迈开大步向前进！
愉快地作战，
胜利就在前面！
战胜敌人并不容易，
但只有我们能打败法西斯，
使它们遭遇失败的命运！
铁木辛哥，我们英勇的将军，
指挥我们迎着胜利的曙光前进！

……

歌声在空旷的河面上飞旋，以隆隆的炮声伴奏，独显出一种悲枪、雄壮的穿透力，一种视死如归的威慑力量。

对岸的机枪响了，走在第一排的人东倒西歪地倒下了，但他们的手臂还是紧紧地挽在一起，没有一个向后跑的。第二排人墙队形不散，步伐不乱，歌声不断，紧挽着一步步走上前去。机枪仍然喷吐着火舌，在第一排倒下的地方，第二排人又倒下去，平滑的冰面上隆起了两行人岗。但是在这两行人岗之后，第三排人墙又走上来了……

机枪还在响，但听得出有点发抖……

人排还在一行接一行地走，但他们倒下去的地方却越来越接近对岸……

终于，机枪声稀少下来；也许机枪后面的德国兵承受不住这样的刺激，也许他们的子弹打光了，枪管打弯了，反正见到一个德国兵瞪着恐怖的眼睛，一扔枪，跳起来哇啦哇啦叫着往后跑去。然后，像受到传染，沙袋后面的德国兵纷纷爬出工事。向后转移。这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对他们刺激太大了，在他们的战斗经历中，还从没见过人会这么不怕死，仗是这么个打法。他们习惯了一打就散的冲锋，习惯于抱着机枪打一阵歇一阵，而今天的一切，使他们震惊，让他们恐慌……

当晚，罗斯托夫西面防线被第56独立集团军攻破；城东，第9集团军已

摧垮德军防线；城北，第 37 和第 18 集团军正步步逼近，而向他靠拢的德军又被苏军顽强地挡住。克莱斯特终于明白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马上电告德军大本营，要求撤出罗斯托夫。并且，不等大本营的答复，便急匆匆率队从罗斯托夫向顿河以西的米乌斯河撤退。

罗斯托夫的撤退，是希特勒入侵苏联以来一个小小的转折点。在这里，纳粹军队头一回遭受重大的挫折，古德里安后来评论说：“我们的灾难是在罗斯托夫开始的，那是危机迫近的预兆。”德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伦斯特陆军元帅因此丢了官职。在伦斯特撤退到米乌斯河的时候，希特勒突然下了一道命令：“留驻原地，勿再后撤”。伦斯特立即复电：“要想坚守，简直是发疯。首先，部队固守不住；其次，若不撤退，将被歼灭。我再次请求撤销这项命令，否则请另派别人接替。”当晚，希特勒的复电就来了：“同意所请，望即交出指挥权。”伦斯特就这样被革职回家了。

苏军这次罗斯托夫战役的胜利，军事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但制止了德军向高加索的突进，稳定了苏德战线南翼，而且，由于南方方面军经过这次战役有效地牵制了德军“南方”集群的兵力，使其不能抽调兵力去加强在莫斯科方向进攻的“中央”集群，为苏军莫斯科反攻奠定了基础。

三、希特勒的战争刺激消失

1942 年 1 月 5 日，朱可夫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被召到最高统帅那里商讨苏联红军的总攻计划。参加会议的还有各方面军的总指挥。

会议开始，斯大林站在高高的拱形窗前，凝视着窗外被凛冽的寒风冲刷干净的天空，缓缓地把烟斗从嘴里取出来，转过身慢条斯理但还是以掩饰不住内心激动的语调说道：

“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敌人企图把我们的进攻拖迟到明年春季，以便他春季集中力量再转入积极行动。他想赢得时间，获得喘息的机会。”

说到这里，斯大林环视了一下房间里所有的人，见大家都报之以赞许的目光，于是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像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继续说：“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寇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把它向西驱赶，迫使它在春季以前就消耗尽自己的预备队……”

他特别强调“春季前”三个字。停了一下，他解释说：“到那时，我们将有新的预备队，而德国人将不会有更多的预备队了……”

斯大林在描述了战争可能的前景之后，走到写字台后面，指指沙波什尼科夫，说道：“下面让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介绍各方面军的实际行动和任务。”

沙波什尼科夫站起身来，用右手习惯地扶了扶眼镜。在这一瞬间，朱可夫瞥了他一眼，只见这位老朋友与两个月前比，虽然仍是颧骨高凸，眼窝深陷，但眼窝四周黑黑的一圈已显得模糊不太明显，仍然显得有些苍白的脸色中泛出一层薄薄的、薄薄的富有生气的红润。沙波什尼科夫抬眼看了看斯大林，也看了看四周的与会者，开始说道：

“这次总反攻的计划是向敌人‘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预定粉碎该部敌人的方法是：以西北方面军左翼部队。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从两面迂回并随后围歼勒热夫、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地区的敌人主力。进

攻路线是，科涅夫的加里宁方面军从加里宁和托尔若克地区向斯摩棱斯克方向发起突击；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的左翼与已紧逼古德里安的由切列维琴科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一起从南面走一条弧线向北推进，即从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到苏希尼契，然后再向维亚兹马和斯摩棱斯克推进。整个总攻的意图是用左右两路大军（右路为两支军队）将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包围在从莫斯科附近到斯摩棱斯克纵深大约为 200 公里的口袋之中。”说到这里，沙波什尼科夫稍加停顿，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众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述，便继续说道：“最高统帅部要求为配合主攻方向的有效进击，库罗奇金的西北方面军必须在科涅夫的西面实施辅助性的但更为深远的突击，牵制并力求歼灭敌‘北方’集团军群；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而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任务是解放克里木。”

“预定必须在最短时期内转入总攻！”沙波什尼科夫最后提高嗓门以肯定的语气说道。

沙波什尼科夫讲述完计划后，斯大林让在座的人员发表了意见。

1942 年 1 月 8 日，从列宁格勒城外雪深齐腰的森林，到莫斯科以西冰封的大地，从静静的顿河流淌过的乌克兰平原，到黑海北岸的克里木岛，苏军在这条纵贯南北的战线上，9 个方面军以及波罗的海舰队，黑海舰队在空军的支援下，先后以 110 万之众，7652 门火炮，774 辆坦克，1000 架飞机，向德国及其仆从军发动了全线进攻。

总攻以加里宁方面军（5 个集团军、1 个骑兵军）于 1 月 8 日实施瑟乔夫卡—维亚兹马战役开始。这一战役也是勒热夫—维亚兹马进攻战役的一部分。进攻第一日，方面军第 39 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突破德军防御，至 1 月 21 日挺进 80 至 90 公里，前出至德军第 9 集团军勒热夫集团的后方。26 日前，方面军第 22、第 29 集团军在奥列尼诺包围了德军约 7 个师。骑兵第 11 军从北面突至维亚兹马，并切断了维亚兹马—斯摩棱斯克公路。敌坦克第 3 集团军、第 9 集团军在经过顽强抵抗后退至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区。

西方方面军以 9 个集团军和 2 个骑兵军实施勒热夫—维亚兹马进攻战役，1 月 10 日开始进攻。方面军右翼第 1 突击集团军、第 20、第 16 集团军突破德军沃洛科拉姆斯克防线，17 日切断了莫斯科—勒热夫铁路。方面军中线部队第 5、第 33 集团军发起进攻，于 1 月 20 日收复莫扎伊斯克；第 43 集团军则向尤赫诺夫方向进攻。方面军左翼第 49、第 50 集团军、近卫骑兵第 1 军、第 10 集团军从北面和南面迂回包抄了由德军第 9 集团军约 9 个师组成的尤赫诺夫集团，这样使苏第 33 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 1 军分别在尤赫诺夫以北及其以

南突入德军后方，并向维亚兹马发动进攻。为配合正面部队围歼维亚兹马的德军，苏军从 1 月中旬至 2 月中旬先后在维亚兹马东南地域，空降了空降第 201 旅、第 8 旅、第 4 军主力共 1 万余人。2 月 1 日和 2 日，第 33 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 1 军从东南和西南向维亚兹马进攻。为抵抗苏军的进攻，德军匆忙从西欧调来 12 个师和 2 个旅，于 1 月底至 2 月初对进攻的苏军实施了数次反突击，激战一直持续到 4 月 20 日左右，春季泥泞时期已经开始，苏军才转入防御。

西北方面军左翼 3 个集团军，为配合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进攻，于 1942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6 日实施托罗佩茨—霍尔姆进攻战役。1 月 21 日第 4 突击集团军收复托罗佩茨。2 月初，德军以预备队 4 个师加强防御，

阻止苏军的进攻。此次战役苏军在维捷布斯克方向推进约 250 公里，从南面迂回了德军第 16 集团军杰米扬斯克集团。

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当面，德军坦克第 2 集团军和第 2 集团军于 1 月底退至奥廖尔地区。此时苏军第 16 集团军从莫斯科正面调到布良斯克方向与第 61 集团军协同向南进攻，威胁到德军罗斯拉夫利—布良斯克—奥廖尔铁路。

苏军强大力地总攻，使德国法西斯，不论是前线部队还是远在后方的大本营，全都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希特勒免去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契的职务，由他亲自担任此职，并下令，强迫他的军队不准撤退坚决死守，直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为止。但事情的决定权已不在纳粹头子希特勒手里而是在苏联统帅斯大林手中了。希特勒虽能勒令德国军队拼死固守阵地，但是他再也阻挡不了苏军的前进。1 月 8 日，哈尔德在他的日记中记下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万分危急的一天！”“莫斯科西南的苏希尼契的突破，使克鲁格的处境更困难了。”因此，他坚持要求撤出第 4 军团，这位参谋总长为此和希特勒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坚持要求撤退。到了晚上，“元首”不得不勉强同意。他批准克鲁格“逐步地”后撤，“以保持部队的联络”。

经过三个月的鏖战，到 1942 年 4 月中旬，苏军在各条战线上，先后把德寇击退了 150 公里到 400 公里，解除了德军占领莫斯科和北高加索的危险，改善了列宁格勒的处境，加强了对列宁格勒的供应。苏军完全解放了莫斯科州和图拉州，部分地解放了列宁格勒州、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奥廖尔州、库尔斯克州、哈尔科夫州等，收复了剑赤半岛，夺回了 60 多座城市，12000 多个居民点。在整个冬季战役中，德寇损失重大，约有 50 个师被击溃，仅陆军就伤亡 83 万多人。德陆军参谋总长在 2 月将尽时，在日记中记下入侵苏联以来德军损失的数字，他写道，到 2 月 28 日为止，兵员损失共计 1005636 人，相当于他们全部兵力的百分之三十一，这还不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军队在苏联的重大损失。

对于希特勒来说，遇到一个斯大林，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尽管开战以来，苏军屡遭失败，苏联不但没有崩溃，而且打得无所畏惧，甚至到现在，竟能发动强大的冬季攻势，使德军不得不向后撤退好几百公里，从而对唾手可得的莫斯科只能望而兴叹，成为历史憾事。

历史的福星已不再高照希特勒，而让他祸不单行。从冬季开始，英国又恢复了轰炸。11 月 7 日，400 多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攻击柏林、曼海姆以及其它几个目标。次日下午，当希特勒回到慕尼黑，在纳粹元老一年一度的啤酒馆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城里人因为害怕几乎每天夜里都不可避免的空袭，全都逃掉了。

就在这天夜里，隆美尔在北非的部队的供应线受到最严重的打击，虽然他那位盟兄弟——墨索里尼的战舰曾提供强大保护，没想到整整七艘战舰组成的意大利护卫舰队被英国的由两艘轻型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小舰队击沉。尽管几天之后，雷德尔的一艘潜水艇击沉了英国皇家“橡树号”航空母舰。11 月结束之前，又一艘潜水艇击沉了“巴勒姆号”战舰，可是，18 日英国在北非开始反击时，德、意两国围困托尔鲁克的几个师由于缺少燃料、又缺少人力物力，战斗力大大减弱。

战争出乎希特勒的意料地延长了，他的战争刺激消失了，现在不得不考虑根本军备决策问题。因为他清楚，象 1940 年、1941 年上半年那样的闪电战，德国经济还承受得了，再长就不堪负担了。当他的军需部长弗里茨·托

特 11 月底视察俄国前线返回来，向他汇报东部战线糟糕透顶的后勤供应和不容乐观的战局时，他已郑重其事地询问：“那么我怎样才能结束这场战争呢？”

四、冻土毁利剑

希特勒在莫斯科战役和冬季战役的失败，既标志着法西斯“闪电战”的破产，又是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受到的第一次大失败。他们曾经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就占领了西欧和北欧六个国家，逞凶一时，不可一世，造成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并妄称在 6 个星期之内，把苏联彻底打败，从地球上抹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希特勒清楚地意识到这一赌博已经失败了。不仅在 8 个月内办不到，而且永远也办不到。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 1941 年 11 月 19 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在德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十几公里而且正在死命进攻这个城市时，便已经放弃了在年内打败苏联的希望，而在打第二年的主意。哈尔德记下了“元首”的打算：“明年（1942 年）的目标：首先拿下高加索。目的：俄国南方边疆。时间：3—4 月。北路方面，今年战事结束之后，进攻沃洛拉格达或高尔基，时间只能在 5 月底。明年还有什么目标，尚待决定。关于将来要建立一堵‘东壁’的问题也待以后决定。”

莫斯科会战对许多德军指挥官来说也是无法忘记的。在会战期间，担任德军第四集团军参谋长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流露出他凄楚心情。他写道：

“莫斯科会战，使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次遭到重大失败，它标志着希特勒和德国军队曾赖以在波兰、法国和巴尔干各国赢得辉煌胜利的‘闪电战术’的完结。第一个致命的决定，正是在俄国作出的。从政治观点看，一切决定中最致命的决定，乃是决定首先进攻这个国家。因为我们与之交战的敌人比我们以前遇到过的敌人要强大得多。在那无穷无尽的东线，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打胜仗了。”

“我们的很多人严重地低估了这个新的敌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无知，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既不了解俄国人民，也不了解俄国军队。我们的一些负责的高级军官，从来没有在东线作过战。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是在西线度过的。因此，对于地理条件造成的困难，对于俄国军人的顽强，他们是毫无所知的。”

对于纳粹侵略者们来说，这一认识一定是起了当头棒喝作用的。

莫斯科战役后，德军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只要纳粹的武库中失去了“突然性”的因素，它就要走下坡路了。与此相反，苏联军队在莫斯科战役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壮大。苏军开始为争夺战略主动权而斗争。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红军在因德国帝国主义者背信弃义的进攻而暂时退却以后，夺得了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由积极防御转入向敌军有效进攻，……由于红军的胜利，卫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希特勒妖孽手中解放苏联国土的时期。”

希特勒一心想用他的剑为其开辟疆土，不曾想，东方坚硬的冻土，开始使之卷刃，并最后予以毁灭！

